





3 0528 0167 1

倪序

大塊荒荒羣生莽莽往已浮漚來亦幻夢吁嗟乎造物不仁不返斯世於懷葛時之舊俾人類得安其渾噩而必蛻古產今濬智淪識總四萬萬人呼號跳踉於情天漫幕中酷哉酷哉嚮使假吾儕爲太初原民穴居野處不識不知歡樂於何有哭泣於何有絕情望欲何必非吾儕之所優爲卽不然而位置吾身於山荒野僻間憧憧心目中莫非此鄉嫗村婦攀耳椎警之倫則情愛可以不興卽情瀾可永無復作再不然而生吾情種惹吾情魔而境地懸懸無自希冀則絕望之中初無餘望吾亦可以爲忘情太上矣顧乃造物弄人無奇不有有吳江之際遇而復有吳江之磨折經百端磨折而作合之幾經憂患幸締良緣美滿之憐愛不言自喻而疇知禍變之來又忽與此憐愛相應和破空飛雷中流折楫有同駮焉嗚呼英仲雖曰善歌無能引吭雖曰善舞無能揚袂多情之潘郎今後其何以爲情

哉。是故吳江之相值。正造物之欲靳姑與也。吳江之結婚。尤造物之欲擒姑縱也。不經無數之波折。不足以見情之真。不有刼後之玉成。猶不足以見鍾情之摯。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蒼蒼者。固守有成例也。嗟嗟。風風雨雨。攔斷春光。總總林林。長淪浩劫。天賦之情根。不知斷送。青年幾許矣。則李子是書之作。傳吳江正以爲未來之吳江懺也。讀者而僅爲文字之激賞焉。猶淺之乎。測李子也已。

民國四年十一月鎮海軼池倪承燦序於春江寄廬

陳序

青。天。渺。渺。碧。海。茫。茫。憤。媯。皇。之。不。作。怨。精。衛。之。告。勞。遂。使。仰。瞻。穹。蒼。終。古。
傾。側。俯。瞰。渤。澥。萬。里。汪。洋。而。棲。息。于。兩。間。者。亦。蒙。其。氣。化。同。此。沈。淪。是。以。
仁。天。盜。壽。狂。達。聖。窮。僧。富。而。俊。傑。貧。姦。佞。進。而。賢。豪。隱。嗚。呼。噫。嘻。此。皆。
天。地。間。之。缺。陷。人。海。中。之。潮。流。也。其。餘。猶。有。令。人。悲。憤。者。則。以。古。之。傷。心。
人。迹。世。之。抱。憾。事。滿。擬。月。圓。花。好。奈。何。玉。隕。珠。沈。情。脈。脈。兮。終。身。恨。綿。綿。
而。歿。世。如。曇。花。影。所。載。者。非。如。是。乎。書。述。吳。生。與。江。女。士。事。吳。本。建。業。清。
流。江。亦。維。揚。淑。媛。金。張。悉。是。名。門。秦。晉。不。嫌。非。耦。加。以。客。遊。黃。浦。同。植。青。
年。彼。慕。思。曼。之。風。流。此。懷。雲。英。之。姿。態。合。瓊。紅。豆。互。弄。青。梅。以。天。下。有。情。
人。結。前。身。注。定。事。雖。曾。歷。經。患。難。居。然。不。致。批。離。遂。成。眷。屬。無。異。神。仙。是。
亦。足。慰。兩。小。之。素。願。矣。無。如。天。地。不。仁。閻。摩。最。忍。素。以。萬。物。爲。芻。狗。慣。拆。
人。世。之。鴛。鴦。遂。爾。明。鏡。分。飛。寶。釵。難。合。使。吳。生。遽。作。遺。懷。之。元。相。悼。亡。之。

潘○郎○徒○想○像○于○茂○矣○美○矣○之○情○影○佇○望○乎○是○耶○非○耶○之○芳○魂○使○情○天○既○補○
之○石○有○罅○恨○海○未○填○之○水○仍○波○不○亦○悲○乎○

民國四年冬穎川秋水書於元龍百尺樓

黃序

李子定夷有曇花影之作。將刊行於世。囑余爲之序。余乃撫卷歎曰。天可長乎。有時盡也。地可久乎。有時滅也。人可長生乎。不逾百歲也。天地茫茫。塵寰擾擾。不知聚幾億萬人。成一世界。一身之於世界。滄海一粟耳。渺乎小哉。雖然。卽此一粟。亦不能長保其生。人事云乎。哉。夢影耳。世界云乎。哉。空幻耳。空幻之中。有無量數物。無量數色。無量數衆生。無量數情事。此一。切無量數。到得盡頭。亦不過一空字。是故無所謂世界。無所謂物。無所謂色。無所謂衆生。無所謂情事。顏回三十夭也。彭祖八百壽也。然而等是盡耳。無所謂天。亦無所謂壽。佛家有曇花。其開也。暫其滅也。迅其卽所謂色歟。亦卽所謂空也。空空色色。色色空空。要亦不外乎庸人自擾耳。定夷之作曇花影。殆有所悟耶。果也。余知定夷必悟到上乘。佛云。下乘乘已。中乘乘已。亦乘人上乘。乘大可以普度一切衆生。慨乎近世。熙熙攘攘。何莫非。

利。欲。是。求。世。風。日。澆。漓。人。情。日。偷。盜。苟。非。申。公。說。法。難。使。頑。石。點。頭。不。有。
苦。海。慈。航。誰。指。迷。津。覺。夢。定。夷。此。書。視。爲。天。女。之。散。花。也。可。視。爲。菩。薩。之。
般。若。亦。無。不。可。世。間。不。少。癡。男。怨。女。與。其。煩。惱。自。煎。沉。迷。罔。覺。曷。弗。憑。此。
曇。花。妙。諦。爲。靈。臺。智。燭。作。覺。路。金。繩。塵。夢。回。頭。會。心。不。遠。九。根。無。礙。四。大。
自。空。心。地。既。淨。自。無。煩。惱。億。萬。衆。生。齊。登。樂。境。皆。出。自。定。夷。之。所。賜。也。

民國四年十二月四日白沙黃花奴序於花花室之南窗下

257.48
291.0-3

小說
曇花影目錄

- 第一回 敘家世江南推望族 求婚姻海上訂香盟
- 第二回 芳草斜陽心傷小別 落花流水腸斷相思
- 第三回 半夜談心客來不速 扁舟赴約予情信芳
- 第四回 芳衷細訴一片痴心 塵劫重提兩行血淚
- 第五回 正名定分禮謁北堂 下榻留廂光分東壁
- 第六回 麗句清歌卿多夙慧 憂時感事僕本恨人
- 第七回 並肩談心薄言情慄 彈棋遣興競奪錦標
- 第八回 邪侵骨肉嬌女驚心 病入膏肓名醫束手
- 第九回 說前塵回首猶浮夢 喪慈母低頭依短簷
- 第十回 杯弓蛇影弱女含冤 夜月荒江漁郎仗義
- 第十一回 訴悲懷可憐薄命女 聞禍事驚絕多情郎
- 第十二回 相思愈苦相見愈遲 其室則空其人則遠

曇花影 目錄

曇花影 目錄

- | | | |
|------|----------|----------|
| 第十三回 | 夜雨昏燈追談離緒 | 秋風蕪菜偕返故鄉 |
| 第十四回 | 佳婦佳兒天生佳偶 | 慈父慈母齊展慈顏 |
| 第十五回 | 卜良辰共證鴛鴦夢 | 渡蜜月初尋伉儷歡 |
| 第十六回 | 束新裝小別亦傷心 | 感寒氣沉痾又侵骨 |
| 第十七回 | 緣長緣短總是無緣 | 淚少淚多莫非血淚 |
| 第十八回 | 月落參橫輝沉婺女 | 人間天上悼等潘郎 |
| 第十九回 | 幽明路隔環珮空歸 | 殯葬禮成色香長瘞 |
| 第二十回 | 墨和淚揮成長恨歌 | 色卽空悟澈春婆夢 |

小言情

曇花影

毘陵李定夷著
古越劉裴邨評

第一回 敍家世江南推望族 求婚姻海上訂香盟

唉。世界。上。的。人。不。是。都。是。痴。子。麼。什。麼。叫。做。戀。愛。什。麼。叫。做。恩。情。這。一。派。話。頭。實。在。是。痴。人。說。夢。試。看。那。班。才。子。佳。人。有。幾。個。如。願。以。償。即。使。成。了。眷。屬。又。見。幾。個。白。頭。到。老。呢。在。下。記。得。古。詩。上。有。兩。句。說。話。叫。做。美。人。從。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可。見。紅。顏。命。薄。古。今。同。例。哩。大。底。美。人。與。名。花。彷彿。名。花。多。半。柔。弱。全。在。培。養。得。法。他。的。顏。色。方。才。可。以。長。久。偷。經。風。雨。蹂。躪。必。至。一。蹶。不。振。反。不。如。野。花。青。草。任。那。狂。風。急。雨。交。相。摧。殘。他。還。是。欣。欣。向。榮。的。至。於。美。人。呢。他。賦。形。既。異。秉。質。亦。與。平。常。不。同。只。因。聰。明。太。過。每。有。許。多。不。可。思。議。的。思。想。有。了。這。等。思。想。一。定。多。愁。多。病。那。時。自。然。經。不。起。風。浪。了。所。以。美。人。的。命。薄。美。人。的。壽。短。並。不。是。老。天。不。許。他。多。福。多。壽。確。是。他。自。己。弄。到。這。般。田。地。的。列。位。呀。在。下。這。一。派。胡。說。到。底。從。那。裏。講。起。的。呢。因。爲。那。年。上。親。眼。看。見。了。一。樁。可。憐。可。痛。的。事。情。心。裏。太。大。的。受。着。感。觸。就。此。不。免。提。起。這。管。禿。筆。寫。出。幾。句。汗。牛。



充棟的文字來。閑話休提。且歸正傳。話說江蘇南京地方有位少年公子。姓吳名韜。表字英伸。本是湖南湘鄉縣人。身家清白。境况饒裕。他的父親子厚先生。在滿清時候。是個兩榜出身。分發到江蘇候補。當過好幾次差使。又署了兩任知府。手頭狠有些積蓄。後來掛冠歸隱。因為湖南原籍。親朋故舊。沒得飯喫的狠多。恐怕來想他的好處。就此不願回去。入了江蘇江寧縣籍。清涼山下。虎踞關前十畝園林。千紅繚繞。那便是這位先生的菴。裏了。夫人王氏。生過兩位公子。大的叫豪伯。不上五歲。發痘死了。次的就是英伸。生得齒牙伶俐。智慧絕人。面如冠玉。唇若塗脂。飄飄然有張緒當年的玉貌。到了十三歲上。就讀完經史。兼能詩賦。老夫婦因他是個單傳。愈加愛如掌珠。珍若拱璧。一步不肯放他出門。猶如深閨待字的女兒一般。過了兩年。英伸已十五歲。恰值日本和俄羅斯在我們東三省地方大戰之後。清廷受了這樣激刺。廢科舉。辦學堂。這時候子厚先生還在蘇州。差次蘇州爲江蘇省城學堂。狠是發達。英伸眼見時勢一天新。似一天單靠幾句學究的口頭禪。實在無濟於事。因此進了本地的中學堂。老夫婦雖不甚麼相信。看見小孩子狠有志氣。不忍去違拗他。只聽之罷了。像這樣的父母。在我們中

國的舊家庭裏面要算是開通的賢父母了。英仲自從到了學堂把從前的根底去研究新添的智識學問就一天進步一天有了那樣的家世和那樣的手采再加上這樣的才華自然到處受人青眼。今天這家媒翁來說親明天那家月老來議婚不是同寅便是富紳在老夫婦心上確狠願兒子早日成室偏是英仲不贊成非嫌舊人物目不識丁便嫌新人物習氣太深來一個推一個後來人家聽得他這樣古怪就漸漸的冷淡了。英仲倒也落得清靜些原來他自受新教育以來文明結婚四字深印在腦筋裏面覺得我們國裏舊時的婚嫁方法全憑父母作主兒女們竟如處黑洞裏一般還有媒婆花言巧語信口雌黃更屬暗無天日這婚姻的事關於終身幸福男女性情不洽學問不偶能穀做夫妻麼不是出於自己的樂願勉強做了夫妻能穀永遠好合麼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英仲在擇偶上面非常注意況且還沒有到授室年齡儘可置之腦後。這個問題就此擱了起來。光陰如駛不覺已過四年。英仲在中學堂裏得了最優等畢業文憑壯心未已奮志青雲轉學到上海一個高等學堂。此時乃翁已經致仕全家寄居白門。有一年校中寒假期滿英仲從南京趁了招商局的長江輪船動身路過鎮

江。靠。上。碼。頭。英。仲。正。在。憑。欄。眺。望。忽。然。風。裏。吹。來。一。股。清。香。非。蘭。非。麝。沁。入。心。脾。不。知。不。覺。的。回。頭。一。看。迎。面。走。來。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姿。容。綽。約。體。態。苗。條。身。上。穿。一。件。外。國。緞。的。皮。襖。胸。前。掛。了。一。毬。臘。梅。下。截。繫。着。一。條。黑。摹。本。的。外。國。式。裙。裙。底。露。出。天。足。一。雙。年。幾。約。摸。十。七。八。歲。這。樣。手。神。射。將。過。來。英。仲。眼。光。早。已。滉。漾。不。定。幸。是。到。了。跟。前。不。得。不。把。心。神。按。定。閃。在。旁。邊。讓。那。女。郎。過。去。女。郎。瞪。瞪。的。瞧。了。英。仲。一。眼。秋。波。盈。盈。中。人。欲。軟。把。個。英。仲。的。靈。魂。兒。好。像。給。他。帶。了。去。恍。恍。惚。惚。覺。得。那。美。人。還。在。眼。前。正。在。出。神。的。時。候。忽。然。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說。道。英。仲。兄。你。也。是。到。上。海。去。的。麼。英。仲。被。他。這。一。拍。如。夢。初。醒。如。醉。方。解。才。把。靈。魂。兒。送。轉。定。睛。一。看。我。道。是。誰。原。來。是。舊。同。學。江。瀟。然。忙。即。答。道。不。錯。不。錯。我。是。到。上。海。去。開。學。的。足。下。是。從。揚。州。來。麼。瀟。然。道。是。我。今。天。才。渡。江。過。來。走。上。海。到。天。津。去。的。於。是。兩。人。重。新。寒。暄。起。來。英。仲。道。北。洋。那。邊。程。度。到。底。比。南。洋。高。些。只。是。我。因。雙。親。年。高。別。無。兄。弟。不。敢。負。笈。遠。遊。不。得。不。就。近。敷。衍。下。去。一。輩。子。總。趕。不。上。老。兄。呢。瀟。然。笑。曰。一。年。多。不。見。你。就。學。了。這。許。多。客。套。話。就。程。度。而。論。形。式。上。似。乎。北。洋。高。些。其。實。攷。究。他。們。的。實。際。恐。怕。南。洋。還。比。北。洋。

認真呢。況且我是投攷南洋的敗將。若是南洋攷取了。我亦決計不到北洋去的。說罷。又道。我此刻趁的是大餐間。還沒有揀定坐位。等歇船起岸後。我們再談罷。英伸道。我也是趁大餐間。瀟然曰。那麼很好。我們可以長談了。兩人且走且說。同進了大餐間。英伸遙見那女郎也在大餐間裏。心下已是一奇。不料女郎看見他們進來。早已笑盈盈的立了起來。招呼瀟然道。大哥這裏好麼。瀟然搶前一步。四面看了一回。見沒有什麼比這裏再好的地方。也就罷了。便道。明天就要到上海的。可以不用多揀。英伸看他二人的情形。不是兄妹。便是夫妻。但是面龐兒沒有一些相像。以爲定然是夫妻了。那女郎的形狀。還和廬子一般。難道是瀟然的未婚妻麼。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瀟然已竟將行裝安置好了。便招呼英伸坐下。笑指女郎道。這位是舍妹。一向在上海游學的。英伸忙向女郎招呼。由瀟然居間彼此通了姓名。原來女郎字筠秋。名蘊玉。上海中西女校的學生。在下講到這裏。且把這壁攞起。將江筠秋的家世慢慢敘起來。揚州爲自古佳麗出產地方。上海沒有開埠以前。大江以南。他就要首屈一指。當前清乾嘉時候。揚州鹽商。真是富埒王侯。服御宮室園林。飲饌狗馬聲色。無一件不大魁天下。那江氏就

是三大鹽商之一。與汪氏馬氏兩家鼎足而立。汪馬失敗獨早。後來只贖江氏一家。清高宗南游。就駐蹕江家。到了道光末年。鹽法變更。那江氏因虧欠國帑。財產完全籍沒。就此一蹶不振。瀟然和筠秋。便是江家的後裔。他的父親名叫梅舫。在六年前已經去世了。瀟然係嫡母生的。筠秋係庶母生的。兩人雖是兄妹。因爲同父異母。所以面貌狠不相像。筠秋還有一位兄弟。表字浩然。比筠秋小了五歲。這時候還在家鄉讀書。他們家庭裏狠不和睦。梅舫在日。對於筠秋的生母劉氏。非常寵愛。正室王氏。久已看得劉氏像眼裏的毒針一般。等到梅舫死了。劉氏失了冰山。王氏就此大作威福。對待劉氏狠是刻薄。幸虧梅舫在日。劉氏有些積蓄。手頭尙不至十分拮据。不過詬訾的聲音。時常出於室內罷了。這段說話。便是筠秋的家世。與這部小說確是狠有關係。其餘在下也就不再多說。且說當下英仲坐了一回。和瀟然天東地西談了約摸有兩點鐘光景。輪船將要起碇。英仲便別了瀟然兄妹。歸到自己的地方。手裏燃了一枝雪茄烟。一頭吸一頭想道。我生平對於女色。狠是淡薄。自以爲好算木石心腸。不料見了這個絕色。便不覺的動了戀愛的念頭。不知他是待字閨女。還是有夫羅敷。倘然是個羅敷。我便

枉用這一翻心思。就使是個閨女。難道真能如我的願麼？想到這裏。登時把先前慕的心腸。彷彿灌向冰壺。不留渣滓。倒也爽然。開船之後。波平浪靜。英仲獨坐。尋思。靜悄悄的。狠覺無聊。不免仍去招瀟然談話。瀟然欣逢故知。倒也娓娓不倦。英仲有時偷看。筠秋兩頰。暈紅神彩。奔俗話說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筠秋本來有十分的豔色。從英仲看來。便覺得十一二分。了越看越愛。越愛越想。但是不敢多看。既然怕筠秋乖覺。還防瀟然窺破心事。更加難以爲情。有時和瀟然講到得意之處。筠秋也插了幾句。真是妙語解頤。芳生齒頰。把個英仲。愈加弄得如醉如痴。一腔的熱血。早又升到沸點。方才的灰心念頭。飛向九霄雲外去了。只是碍在瀟然面前。不便與筠秋直譚。這便是真個人在咫尺。相思萬里呢。後來到了上海。瀟然卽趁海輪動身。英仲筠秋各自進了學堂。英仲不敢唐突佳人。只得求諸夢裏相逢罷了。過了兩月。英仲忽然接到一封郵信。信面上的筆跡。狠是娟秀。寫明中西女學。江寄英仲。喜出望外。連忙拆開來看。滿篇皆盧文字。確是筠秋寄的。大概說道。近來接到家兄天津來信。囑購英文書籍兩種。問徧書肆。均無此書。聽說貴校藏書樓有此書出售。請每種代買一本。寄下。英仲得了這

信如奉綸旨。馬上恭恭敬敬的寫了一封復信。說是准定禮拜日親自送上。這封信上雖沒有講到什麼愛情的話頭。但是既然有了這樣的好題目。以下的文章便容易做了。當下英仲將信投入郵筒之後。心上想道。今天已是禮拜五。只隔了一天。意中人便可會面。令人好不快活。大概愛情二字。平日蘊蓄在心裏。尚不覺得什麼。一朝受外物的感動。及時而發。那便有不能自己禁止的勢頭。就是葬身情窟。他也死而無憾。這道理。竟有說不出的緣故。像英仲這種人。便是個榜樣。到了禮拜日。他居然換了一身狠光鮮的盛服。如約去訪筠秋。筠秋隔日已經接到復信。故沒有出去。兩人相見之下。寒暄了一番。英仲問起瀟然的現狀。筠秋道。家兄客况尚好。只是內顧多憂。不免爲修業之累。我近來接到他的信。就是託我買這兩本書。因爲天津沒有地方去買。所以想到上海。那知上星期三我告假出去半天。走徧各書坊。沒有買到。返校之後。大家談起這件事。有人講起這書是貴校出版的。所以奉贖先生。今天並辱高軒枉顧。實在感激得狠。英仲笑道。那裏話來。鄙人和令兄的交情。狠是不薄。些須小事。極應效勞的。筠秋停了一回。又問起英仲校中的情形。英仲隨問隨答。等到筠秋問完了。英仲方才起立。

道。遲。日。再。來。領。教。罷。就。此。去。了。以。後。便。時。常。通。信。款。款。深。情。不。免。流。露。於。字。裏。行。間。英。仲。知。道。筠。秋。尚。是。鏡。臺。待。聘。筠。秋。也。知。道。英。仲。未。曾。藍。田。種。玉。更。是。情。投。意。合。好。比。磁。石。吸。了。鐵。針。一。般。每。隔。兩。三。禮。拜。英。仲。必。去。看。筠。秋。一。次。筠。秋。非。英。仲。不。歡。英。仲。不。見。筠。秋。也。覺。忽。忽。若。有。所。失。到。了。端。午。這。一。天。筠。秋。告。假。出。校。英。仲。約。他。去。遊。張。園。自。己。却。先。在。安。壇。第。等。候。筠。秋。果。然。如。約。而。來。英。仲。笑。臉。相。迎。情。人。會。面。分。外。親。熱。兩。人。挨。次。坐。下。好。在。是。午。前。遊。人。並。不。見。多。正。可。暢。談。衷。曲。英。仲。道。女。士。上。次。的。信。我。已。經。細。的。拜。讀。過。了。一。片。深。情。令。人。神。往。就。鄙。人。意。見。而。言。像。女。士。這。樣。丰。采。女。士。這。樣。才。華。斷。不。至。於。落。溷。污。泥。只。要。拿。定。眼。光。立。定。腳。跟。便。可。無。憂。無。慮。了。筠。秋。道。這。確。難。說。像。舍。間。那。樣。家。庭。皂。白。不。分。天。日。俱。無。我。又。是。庶。出。的。生。我。者。尚。且。受。人。躑。躅。何。况。是。我。我。呢。原。想。將。來。事。事。自。立。不。靠。託。家。庭。的。不。知。老。天。能。毅。從。我。願。否。英。仲。笑。道。天。下。沒。有。難。事。只。要。想。情。度。理。自。己。拿。定。主。意。還。怕。他。做。不。到。麼。何。况。像。女。士。這。樣。的。聰。明。更。是。不。用。說。了。筠。秋。道。不。如。意。事。常。八。九。若。果。事。事。天。從。人。願。我。們。字。典。上。就。可。以。沒。有。悲。傷。怨。恨。等。字。眼。爲。什。麼。這。樣。字。眼。常。常。觸。着。眼。簾。呢。可。見。如。願。的。事。狠。不。多。哩。古。

人說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兩句話便是不能事事從願的證據。像我是從小嬌養慣的先君在日融融怡怡家庭何等輯睦。後來先君去世家庭頓然變做狴犴。我便鬱鬱寡歡。懨懨多病。幸虧阿母放我來上海遊學。方才略有生趣。若一輩子株守家園。墓木早已拱了。倘使再經歷折還堪支持麼。英仲聽筠秋的話知道言外還有意思。想了半晌計可心來。不如趁此機會就把婚事解決了。免得彼此心旌搖搖。懷疑不定。便道：女士的隱衷我盡明白了。像我的傾倒女士像女士的厚待我。我們還有什麼事不好直談。擲果贈珠相逢未嫁。正是人生幸事。筠秋女士你覺這幾句話太唐突麼。筠秋聽得英仲說出擲果贈珠的故事。早已一縷紅霞。暈上梨花之頰。頭兒下向眼兒低垂。羞答答的不發一言。英仲又道：女士難道默認我的說話中聽麼。我的心事不言而喻。或者以爲冒昧的。不妨置之度外。恕我一遭。筠秋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們一見如故。交情總算不薄。難道你還不明白我的心。反說出這樣的話來。令人難受得狠。英仲道：我有什麼不知道。不過難於啓齒罷了。說罷。面面相覷。目目相照。不約而同的笑了。笑。英仲更覺得神魂飛越。心不自主。便道：筠秋女士。汝果解人。我終身的幸福已完全。

靠。託。你。了。像。你。這。樣。人。物。真。是。鄙。人。癡。癡。癡。念。的。求。婚。的。心。那。一。刻。忘。掉。只。是。不。敢。輕。易。說。出。現。在。我。已。確。知。女。士。的。衷。曲。所。以。放。胆。狂。言。倘。然。女。士。不。我。選。棄。請。把。玉。手。上。的。戒。指。給。我。一。換。算。做。幾。時。的。定。情。紀。念。筠。秋。你。到。底。什。麼。意。見。筠。秋。這。時。候。愈。加。羞。得。拾。不。起。頭。來。但。見。兩。耳。左。右。紅。如。桃。花。一。般。慢。慢。的。把。右。手。伸。到。英。仲。面。前。英。仲。狠。是。歡。喜。就。把。他。的。戒。指。除。了。下。來。拿。自。己。日。常。戴。的。一。個。換。了。上。去。大。小。恰。是。相。稱。心。裏。愈。加。快。活。好。比。叫。化。子。拾。到。了。黃。金。一。般。這。時。候。筠。秋。方。才。拾。起。頭。來。向。英。仲。嬌。然。一。笑。正。是。

耶。自。多。情。妾。自。痴。

從。此。同。心。證。夙。緣。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曇。花。影。言。情。小。說。也。作。者。以。清。麗。之。筆。描。寫。兒。女。婚。事。淡。淡。寫。來。不。廢。江。夫。却。又。十。分。合。拍。能。使。閱。者。如。身。歷。其。境。不。厭。百。回。讀。洵。佳。構。也。第。一。回。開。宗。明。義。便。根。本。佛。說。色。卽。是。空。之。義。極。力。發。揮。欲。使。世。上。情。痴。悟。澈。四。大。皆。空。運。將。慧。劍。斬。除。痴。心。是。曇。花。影。不。僅。爲。言。情。小。說。直。一。普。渡。慈。航。至。文。字。之。哀。豔。結。構。之。道。勁。猶。其。

餘事耳。

本回詳述兩家家世。縷縷不略。是蓋提本溯源之法。不足爲作者咎。不然閱者未知兩家梗概。能無愉快迷離。若墮入五里霧中。不辨東西南北哉。

人生悲歡離合榮辱存亡等之春婆一夢百年身世俱如曇花泡影名利何用愛情何用。閱曇花影而塵念冰消。

本回處處是詳敘事實却又處處含有議論處處是摹寫愛情却又處處勸人猛醒閱者須從反面看去或是每段落末處注意便知英仲之蹈入情網未始不想勸駁馬於懸崖却是入之也深退之也故難故太上忘情次則莫如下焉者之不及情情多恨多無情無恨如是或可不至蹈入恨海便見是書功效若徒看其正面慕其愛情不亦辜負作者一片苦心哉。

欲寫英仲與筠秋談話則先以瀟然與英仲故人重晤作襯欲寫筠秋與英仲重晤又以瀟然來信購書作引作者之筆抑何活潑乃爾。

第二回 芳草斜陽心傷小別 落花流水腸斷相思

話說吳英仲當下和江筠秋換了戒指。筠秋便對英仲道：「像我這樣蓬門陋質，居然得邀君子青睞，我此刻的快樂，真是沒有什麼可以比喻。不過還有一層我們的婚約，沒有經兩下父母許可，只可算做私約罷。倘使不能得家庭的同意，如何是好？我的家裏聽見和府上聯姻，自然沒有不答應的，只怕府上嫌我是庶出的哩。」英仲道：「豈有這理？做父母的沒有不愛兒女兒女，倘使拿定了主意，父母沒有不答應的。今天我非常歡喜，直是有生以來從沒有像今朝這樣。我們姑且去談賞心樂事，這種無謂的憂愁，可以不必掛在心裏。妹妹以為是不是呢？」筠秋也以爲然，點頭笑了一笑，彷彿有無限的深情，含蓄在裏面，停了一回，問起英仲學堂裏的畢業年限。英仲道：「高等二學年畢業，我還有三學期哩。」桃穠梅熟之子，于歸待我畢業後，舉行諒妹妹無不贊成的。筠秋道：「哥哥我的希望不止如此，倘使能等到大學畢業，或是留學回國後，最好在許多學生成了家室，還去求學，你想能毅專心麼？若是真個有心求學，就應該把婚事拋開。若是心猿意馬，還不如不去的。爲是像哥哥這樣家計正可奮發，有爲若然高等畢業而止，豈不可惜？」英道：「贈我良言，重於金玉，只是情之所鍾，我便覺得和你早敘一

天好一天。我知道你的心裏未嘗不是這樣。不過希望心勝過私情。必定要等到出洋回來再行婚禮。那就要索我於枯魚之肆了。英仲還要說下去。筠秋不覺齒齧起來。雙波一轉道。譬如我不允你今天的求婚。你便怎麼。英仲也就不說下去。這時候已竟過了午時。陽光漸漸的西移。筠秋便欲告別。英仲也因他事沒有完結。兩人就此別了。從此英仲心上事。既有把握。便格外用功。想不負意中人的期望。又逢暑報前的學期。考試更是忙個不了。兩人就沒有空閑工夫會晤了。後來英仲先放假兩天。在上海等候筠秋。兩人同乘長江輪船回去。在船上的時候。說不盡的離愁。別恨。把個筠秋弄得像淚人兒一般。他道。哥哥這樣熱天。狼易生病。今年又逢大水。你回了南京。千萬自己保重些。我也就可以放心下去。英仲道。舍下還算清潔。我狠念的。只是妹妹家裏像這樣的。不睦。妹妹又處短簷之下。不是活受地獄的苦麼。還望你自己看開些。不要把悶氣悶在心裏。憂能傷人。像妹妹這樣瘦弱。樹上落葉吹下來。還恐怕經不起。怎能禁得多愁呢。筠秋歎了一口氣道。家庭和睦。是人生第一件幸福。若是一家人各人肚裏一條心。就是生長帝王家。也沒有什麼樂趣。哥哥我前半世的缺憾。只可待後半世填補。

的。了。只。恐。怕。我。是。庶。出。的。人。家。眼。光。不。能。盡。像。哥。哥。哩。萬。一。令。尊。令。堂。因。爲。這。個。緣。故。竟。不。允。許。如。何。是。好。英。仲。道。妹。妹。那。裏。話。來。我。從。前。已。經。說。過。做。父。母。的。沒。有。不。愛。兒。女。的。倘。使。家。君。家。母。果。然。有。了。這。條。心。我。便。終。身。不。娶。他。們。願。做。若。敖。氏。之。鬼。麼。這。樣。想。來。自。然。沒。有。不。如。願。的。了。筠。秋。看。了。英。仲。這。樣。多。情。不。覺。笑。顏。遂。開。又。對。英。仲。舍。弟。浩。然。年。才。十。二。幼。而。無。父。長。而。不。學。不。知。將。來。能。穀。成。立。否。家。母。的。苦。處。真。是。一。言。難。盡。哥。哥。既。經。把。弱。質。累。了。你。還。望。你。愛。屋。及。烏。哩。英。仲。道。飲。水。思。源。那。是。自。然。的。道。理。倘。使。你。有。什。麼。開。銷。儘。可。告。訴。我。我。們。雖。未。曾。結。婚。但。是。山。盟。海。誓。至。死。不。渝。無。論。如。何。將。來。總。是。夫。妻。一。着。客。氣。便。見。外。了。筠。秋。道。眼。前。舍。下。的。境。況。還。可。支。持。過。去。就。是。家。母。手。頭。也。不。過。於。拮。据。像。我。此。刻。的。學。費。便。是。家。母。私。蓄。不。過。有。出。無。進。利。息。不。夠。常。要。去。動。母。金。將。來。總。有。山。窮。水。盡。的。一。天。所。以。我。方。才。將。這。件。事。託。你。留。了。這。個。地。步。英。仲。道。妹。妹。的。話。我。沒。有。一。句。不。允。許。的。妹。妹。的。事。我。沒。有。一。件。不。幫。助。的。就。是。爲。了。你。赴。湯。蹈。火。我。也。義。不。容。辭。筠。秋。道。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朋。友。尙。且。如。此。何。況。是。兒。女。私。情。哥。哥。言。重。了。恐。怕。這。樣。夫。壻。我。沒。得。福。命。享。受。哩。說。到。這。裏。眼。圈。一。紅。不。免。

落。下。幾。點。淚。來。英。仲。看。見。這。般。光。景。狠。是。奇。怪。忙。問。道。妹。妹。爲。何。傷。心。起。來。莫。非。我。有。開。罪。你。的。地。方。麼。筠。秋。道。像。你。的。待。我。真。叫。我。死。也。瞑。目。還。有。什。麼。開。罪。不。開。罪。呢。英。仲。道。既。然。如。此。淚。從。何。來。筠。秋。道。我。實。在。有。難。言。的。隱。衷。告。訴。了。你。恐。怕。你。更。加。念。我。哩。英。仲。道。你。不。告。訴。我。叫。我。東。猜。西。想。狐。疑。不。定。念。你。的。心。腸。比。較。你。直。捷。痛。快。的。告。訴。了。我。還。要。利。害。些。妹。妹。你。到。底。爲。甚。麼。事。傷。心。告。訴。了。我。罷。筠。秋。只。是。搖。頭。轉。臉。笑。道。我。偶。然。開。個。玩。笑。試。試。你。的。心。怎。麼。認。起。真。來。英。仲。道。不。像。假。的。你。不。要。再。守。祕。密。了。筠。秋。被。他。這。樣。相。迫。無。可。如。何。便。直。說。道。哥。哥。我。近。來。咯。血。狠。利。害。恐。怕。是。大。攻。時。候。過。於。用。心。的。緣。故。英。仲。失。色。道。請。醫。生。看。過。沒。有。這。不。是。等。閒。的。事。筠。秋。道。昨。天。方。才。攷。完。還。有。什。麼。功。夫。去。請。醫。生。且。等。回。去。之。後。慢。慢。的。調。養。罷。了。英。仲。道。諱。疾。忌。醫。最。易。誤。事。妹。妹。一。命。就。是。兩。命。你。要。爲。我。吳。氏。的。血。食。想。想。言。罷。不。免。落。了。幾。點。英。雄。淚。筠。秋。極。力。安。慰。一。番。到。了。明。天。船。靠。鎮。江。碼。頭。筠。秋。就。此。告。別。英。仲。放。心。不。下。和。他。上。了。碼。頭。自。己。先。把。行。李。寄。在。客。棧。裏。面。然。後。同。筠。秋。趁。小。輪。船。渡。江。過。去。送。筠。秋。進。了。揚。州。城。兩。下。叮。嚀。珍。重。揮。淚。而。別。英。仲。方。才。回。到。鎮。江。宿。了。一。宵。重。趁。輪。船。到。南。京。

膝下愛兒客遊歸來。老夫婦自是歡喜得了不得。英仲乘間把這段姻事告訴了堂上。也是滿口應允。原來老夫婦因爲英仲擇偶太苛。年上半百還沒有享着含飴弄孫的福。且曉得英仲還有出洋的志向。正要設法阻止。一旦聽得英仲有了意中人。自然順口許諾。好早些爲他成婚。把個出洋念頭打消了。當下英仲得了堂上的許可。忙即寫信給筠秋。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真是寫不盡的相思。講不盡的說話。寄了不上三天。就接到筠秋的信。英仲覺得這樣趕速。很是奇怪。連忙拆開一看。原來不是復信。寫這封信時。還沒有接到英仲的信。從頭至尾讀了一遍。不覺悽然淚下。列位。你道爲何。原來那時揚州癘疫盛行。浩然不幸染着這種毒症。救治不及。就此嗚呼哀哉。筠秋的母親劉氏。只此一子。哀痛非常。從前筠秋遊學時。尚有這佳兒承歡膝下。現在筠秋偷再出門。劉氏便舉目無親了。因此不許筠秋再到上海去讀書。筠秋捨不下老母。也不願再負篋他鄉。所以把這樣情形來告訴英仲。這便是那封信的大概。英仲多情。人見了這信。怎不傷心呢。後了把信又看了一遍。想道。怎麼他的咯血病沒有講到。就是婚約也沒有。一字提及。唉。我知道了。他的病。倘然是好了。曉得我。一定。狠是快活。沒有不告訴我。

的。現在置之不說。恐怕沒有好呢。何況家裏又遭了這樣變故。叫他的病那能會好呢。這樣一想。眼淚愈加多了。至於婚約呢。自然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有了着落。決計沒有不告訴我的道理。現在如此光景。難道還有變卦麼。唉。筠秋。筠秋。你這封信。叫我肝腸寸寸斷了。過了兩天。居然接到揚州的信。這回確是覆信。信裏說道。婚約一事。母親業已贊成。只是沒有完全權柄。嫡母橫梗在裏面。姑且緩待幾天。再把好消息報命。却還是沒有提及咯血。照此看來。嫡母既和筠秋作難。這件事情。還狠渺茫。唉。罷了。罷了。拚我這個身子。和老天一決雌雄。什麼意外的事。我概不怕的。他話雖如此。心裏確很難受。從此咄咄書空。忘餐廢寢。不數日。忽臥病起來。糊糊塗塗。夢兒醒兒。只覺得筠秋立。在眼前。仔細一看。又不是了。正是。

願學莊生化蝴蝶。

時時飛夢到卿前。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天下事每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如筠秋才學既博。閱歷亦深。以爲天下故多薄命人。不如意事。什常八九。英仲之約。亦不過如小說家之談助。相期於來世而已。

故一則以家庭中嫡母之阻梗爲慮。再則以這樣夫壻沒福享受爲說。嗚呼。筠秋之言。何痛筠秋之慮。何遠耶。

吾嘗觀世之小兒女私訂婚者矣。男固愛女以色。女復貪男之財。各以僞情相對待。莫不期於早成眷屬。然未有識大理明大義如筠秋者。筠秋之於英仲也。慕英仲之才而已。觀其所言。一則以英仲大學畢業爲期。再則勉以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之義。筠秋與英仲之愛情何等光明磊落。然則世之青年兒女以色財肉慾爲重者。不將爲筠秋英仲之罪人耶。世之小說家務以摹寫私情爲能者。不將爲社會教育之蠹賊耶。

筠秋希望前半世之幸福。從後半世填補。蓋筠秋已預知英仲之爲人。決不如尋常男子之悅則取之。厭則棄之也。惟其愛情之切。乃能出是語。此筠秋眼光之獨到處也。

第三回 半夜談心客來不速 扁舟赴約予情信芳

話說吳英仲自從臥病以來。不知不覺。已是經旬。這十天裏頭。請過好幾個醫生。個個

束手都道病根在於肝鬱心病還須心藥醫老夫婦眼見兒子的病沒有起色心裏好生憂愁求神問卜件件做到也是枉然有一天郵務局裏忽然送到一封揚州信封裏異常牢固子厚接到手裏拆開一看原來是筠秋寄給英仲的信外還有照片一葉子厚從前雖聽得英仲說筠秋人品如何好學問如何好心上却還有些疑惑現在見了這個相片仔細端詳幽閒莊靜的是佳婦照相後面還題上兩首七絕便是筠秋親筆子厚念道『廿年劫夢等流霞愁裏生涯病裏家小草何如桃李豔也教瘦影比梅花』一封攝影色猶新付與檀郎好寵珍月下燈前休憶念畫中人卽意中人』子厚讀罷不住的點頭像狠歎賞的模樣連忙拿給王氏去看老夫婦兩個又品評了一會同到英仲房裏恰是清醒時候子厚便把筠秋的信和照相片一齊交給英仲英仲接了一看如獲至寶登時立刻便有起精神來先把那封信念道

英仲未婚夫偉鑒溯自春申江頭花前訂約廣陵濤畔舟次分襟猶昨事也曾幾何時已是兩旬南浦停雲徒增悵離亭落月常入夢魂言念君子能毋黯然前寄寸簡未蒙還雲意者洪喬誤我未登記室耶抑或人事纏君不暇修書耶是耶非耶姑

置。勿。論。而。雁。香。魚。沉。實。令。人。望。眼。欲。穿。矣。妹。自。家。居。以。來。前。丁。弱。弟。之。喪。已。極。痛。心。近。遭。分。家。之。爭。尤。爲。扼。腕。塵。劫。頻。來。可。憐。身。世。家。醜。難。訴。幸。是。耶。君。容。略。陳。之。嫡。母。與。吾。母。積。不。相。能。久。矣。眼。中。之。針。刻。不。能。容。浩。弟。在。日。卽。有。異。釁。之。說。時。以。家。難。紛。乘。未。克。實。行。及。浩。弟。旣。喪。嫡。母。以。爲。祖。宗。遺。蓄。盡。應。瀟。哥。承。受。與。吾。母。及。妹。長。此。同居。衣。食。之。需。費。且。不。資。分。家。之。心。益。切。數。日。之。前。趨。吾。母。借。妹。他。適。吾。母。商。之。於。妹。妹。謂。嫡。母。雖。刻。究。是。骨。肉。吾。家。零。丁。日。甚。更。何。忍。分。立。門。戶。自。我。而。始。吾。母。意。不。謂。然。謂。渠。旣。一。心。忌。我。縱。與。相。處。必。難。相。安。不。如。因。而。從。之。妹。不。忍。拂。逆。母。意。唯。唯。而已。乃。吾。母。以。此。復。嫡。母。嫡。母。竟。謂。此。後。長。毋。往。還。爾。母。女。所。有。儘。可。攜。去。祖。宗。遺。資。筠。秋。女。兒。無。分。襲。之。理。不。必。計。也。吾。母。聞。言。氣。極。幾。暈。妹。不。幸。爲。女。子。身。旣。貽。此。辱。於。慈。母。又。無。學。問。以。自。立。謀。爲。菽。水。之。奉。而。致。慈。母。於。如。此。慘。苦。之。境。清。夜。自。維。能不。爲。之。椎。心。泣。血。耶。邇。者。吾。母。將。呈。訴。於。族。長。人。心。不。死。公。論。尙。存。孤。女。寡。母。當。有。重。見。天。日。時。也。吾。輩。婚。約。嫡。母。迄。未。表示。同。意。今。嫡。庶。之。間。旣。成。陌。路。吾。母。謂。自。我。生。之。自。我。嫁。之。固。無。預。他。人。事。斯。則。妹。於。百。憂。之。中。差。堪。自。慰。者。也。寄。贈。小。影。一。葉。

孤燈夜雨。藉慰寂寥。後題二絕。初學吟詠。未曾雕琢。愛我者當不我笑。若能爲我潤飾之。則尤所感矣。炎日天長。作何消遣。此間芙渠盛開。頗可人意。紅酣綠醉之態。當不減莫愁湖上。尙幸蕙然過我。共賞勝景。毋使一池翠黛。笑我辜負好光陰也。暑氣蒸人。伏惟珍玉。蘊玉手奏。

當下英仲念完這信。狠爲筠秋不平。便對子厚道。父親我的病。不知幾時纔能穀好。更不知幾時纔能穀到揚州去。這雖是他們家裏的事情。或者有我在。那面暗中也可幫助他些。現在孤兒寡母。弄到這般地步。我又鞭長莫及。如何是好。說罷不覺眼圈兒紅了。子厚道。你且把病養好。再管他事。胡思亂想。確是毫無益處的。英仲答應幾個是字。就不再講。一雙眼光。直射在筠秋小影上面。好像靈魂兒被他勾了去。一般。一室二人。都是默默無言。子厚嘆了口氣。先自去了。王氏又安慰兒子一番。英仲腹饑思食。便到廚下招呼僕婦去。自此以後。英仲的病。非但不見起色。并且鬱結更深。筠秋這信。無異催命的符兒。有一天家裏來了個客人。這人姓王。表字聯雲。是王氏的內姪。和英仲是姑表兄弟。聯雲一向隨姑丈在任。所掌管文案。子厚狠是信託他。英仲和他也極投契。

自從子厚隱退。他便回湖南辦事。這回到江蘇。是特地來省姑母的。當下問起英仲。王氏把病情細述一番。聯雲便道。醫病第一。當研究病源。像表弟這種病來歷。既然不同尋常的病。治法自然不可泥古不化。照他們那樣方脈。莫說十個藥方不見效。就是百個藥方也是枉然的。姪兒此來。本預備盤桓幾天。表弟的病。就交給我。去辦罷。老夫婦聽得如此。很是愉快。自然一口應允。隨後又和聯雲問些家常瑣語。閒談一回。聯雲便去看英仲。英仲一見聯雲。便欲掙起相迎。怎那腕底無力。支撐不住。聯雲忙教他安眠。彼此寒暄之下。聯雲問起病情。英仲略答數語。轉問故鄉消息。聯雲隨問隨答。坐了一回。恐怕英仲力乏。聯雲退出室外。仍去和姑丈姑母談心。子厚道。你看英仲氣色如何。聯雲道。他本沒有什麼病。原是自己釀成的。所以容顏很是憔悴。倘能教他開懷些。便沒有什麼事了。子厚道。這事全憑賢姪大力。他是舍下一脈宗祧。設有不測。我夫婦不免要做若敖氏之鬼哩。聯雲道。姑夫言重。何至於斯。子厚長嘆無言。到了晚間。王氏從聯雲之意。准他伴英仲同寢。十年舊雨。促膝談心。就是英仲也極快意。當下聯雲先索筠秋的小影。英仲慨然與之。聯雲仔細把視。享享玉立。爽氣襲人。更看那首題詩。心中

愈加欽服。便笑對英仲道：「裴航雲英天生佳耦，無怪老弟一往情深。只是平地害起相思病來，未免駭氣哩。」英仲道：「兄誤矣。疾病爲人生恆，有事相思兩字，夫豈其然？」聯雲道：「這個且不必講。我要問你：像你這樣奄奄一息，自問能穀如願麼？」英仲道：「我的事固然沒有到山窮水盡地步，只是筠秋的處境，我着實爲他擔憂。若說這個病呢，我也恨不得立刻丟開，無奈不自由，主只好聽天由命罷了。」聯雲道：「據我的意思，江女士處境既然不佳，第一着便當早日完姻好叫他脫離那個惡家庭。這件事姑丈姑母固極贊成，就是他們家裏亦沒有不允許的。但是你的病不好，總是徒託空言。」英仲道：「這亦不錯。我還想到揚州去一遭哩。」聯雲道：「既然如此，愈加應該寬解些尊恙好。早日全愈，英仲聽了這一番忠告之言，好像雲翳盡開，重見天日一般，身子便不知不覺的輕快了些。自此以後，聯雲常和吳英仲同榻，每把快活的話給他解悶。英仲的思想也就漸入樂觀方面，不到旬日，已能下床步履，先覆了筠秋一信，略述久疏音問的原故，並謂稍緩當如約來揚。筠秋接到這信，自是喜悅異常，恐怕病後不宜勞乏，當卽函復英仲勸他多養息幾天。那知英仲一日三秋，筠秋復信未到，已先束裝就道。老夫婦雖欲勸止他，

只是不從聯雲見此情形自請伴英仲全行英仲却之聯雲笑道你不必多疑我決不至破壞你們的好事况且揚州爲六朝繁盛之地平山堂畔梅花嶺下這種風景我已心傾神往這回借老弟的光領略一番你也忍拒我麼英仲無可如何便應允了聯雲又道揚州和南京好在相離不遠我到那面或者卽回也未可定當下兩方預備些川資行李等件便到下關去趁輪船宿了一宵船到鎮江渡江過去英仲已是舊地重遊聯雲還是初次瞻仰邢上繁華兩人先擇定旅館筠秋府上英仲確未到過未便貿然過訪先差人送了信去約筠秋明晨到旅館中談話那人得了覆信回來筠秋非但滿口允許并此不待明日立卽過訪情之所鍾兒女皆痴這種情景凡是過來人都這麼樣豈獨筠秋爲然呢英仲得了這個消息非常喜歡等了一會秋筠果然亭亭而來情人枯見分外快意而况久別重逢更是親熱當下筠秋先開口道哥哥你全愈麼許久不見模樣兒大瘦了英仲道險些不及再和妹妹見面現在幸而起床還未復元哩言次又指聯雲道這位是敝表兄王聯雲君筠秋忙向聯雲招呼聯雲和筠秋略談數語便告辭出去他兩人於是重新敘舊起來唧唧噥噥莫非傷心之語啼啼哭哭盡屬

刻骨之談正是

卿真憐我

我更憐卿

誰能遣此

未免有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此回盛寫英仲之對於筠秋。具有款款深情。英仲得筠秋書後。所以疑慮不遑者。正愛之深也。惟愛之深而慮乃深。惟慮之深。疑其意外遭遇。乃愈深。作者如非過來人。不能有如此妙想。

在常人寫英仲接筠秋書後。必謂英仲之病。因此書而得愈。若如此。便非工於寫有情人之心理者矣。蓋英仲多情人也。多情。人必因其意中人所憂而憂。若觀書而病。愈。則但憂其人而不能憂其所憂。不得謂之多情人也。英仲因接書而想及王氏之阻梗及筠秋之咯血矣。是其書而思及其人也。因思及其人而思及其人之所憂也。因思及其人之所憂而已。亦憂之此筠秋之書之所以不能已。英仲病也。作者另寫一聯雲。爲陪客勸導之掖誘之解釋之。然後英仲之病始愈。此用筆之紆徐曲折處。

聯雲殆過來人耶。觀其一番勸導，却對症下藥。知英仲之急於成婚也，便曰：「女處境，既然不佳，第一着便當早日成婚。知英仲痛錡秋受家庭之罪孽也，故曰：『好叫他脫離惡家庭。』」因茲二事而病終不得愈也，則又重言之曰：「但是你的病不好，總是徒託空言，探其理直言。君病既愈，錡秋可脫離惡家庭矣。可早日成婚矣。夫病由愁而來，愁益深，病益重。英仲之愁由錡秋命途多舛而來，聯雲故先入以中心之言。英仲知已既病愈，錡秋之幸福可成，錡秋之幸福而得，則英仲可以無愁。英仲之病愈矣。寫聯雲是國手，卽反寫英仲是情痴。」

第四回 芳哀細訴一片癡心 塵劫重提兩行血淚

話說吳英仲和江錡秋二人在旅館相會，意密情濃，不免把心頭積鬱，暢談一番。英仲道：「瀟然這人，究竟識得大體麼？」錡秋道：「家兄心地確極清楚，只是泥於以順爲孝的話頭，不免逢親之惡。」英仲道：「現在到底如何處置？」前次你給我的信，說聽憑族長辦理，這人能公正無私麼？」錡秋嘆一口氣，說道：「錢能通神，這話的是不錯。你想世間真有公理麼？不是強權便是金錢勢力。像我們寡母孤女，金錢既然沒有，強權更不必說，能毀爭。」

勝。麼。訴。諸。族。長。一。層。原。是。我。的。多。事。偷。使。早。有。這。種。見。地。倒。可。免。得。一。番。羞。辱。現。在。事。已。如。此。說。他。做。甚。英。仲。道。言。之。徒。增。悵。但。我。豈。不。知。只。是。爲。妹。妹。日。後。計。便。不。能。緘。默。了。浩。然。名。下。究。能。分。潤。少。許。麼。筠。秋。道。活。人。尙。且。不。着。半。文。况。是。塚。中。枯。骨。現。在。家。母。和。我。度。日。的。苦。處。真。是。一。言。難。盡。有。出。無。入。便。是。銅。山。也。要。喫。盡。何。况。家。母。從。前。的。私。蓄。年。來。爲。補。助。我。遊。學。之。費。早。已。去。其。大。半。長。此。以。往。將。無。蘊。可。牽。無。贖。可。市。哥。哥。你。想。如。何。是。好。英。仲。遲。疑。半。晌。笑。道。妹。妹。我。有。一。事。求。你。你。能。允。我。麼。像。你。這。樣。苦。中。求。活。自。然。總。非。長。策。我。的。意。思。我。們。早。日。成。婚。罷。筠。秋。想。事。一。回。眼。圈。兒。忽。然。紅。了。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英。仲。忙。問。其。故。筠。秋。道。你。的。意。思。固。然。狠。好。就。是。我。也。未。嘗。不。願。只。是。苦。了。家。母。如。何。是。好。家。母。無。日。不。在。愁。城。裏。面。幸。愛。女。爲。之。解。頤。若。是。我。和。哥。哥。結。了。婚。將。何。以。處。家。母。府。上。呢。二。老。俱。存。斷。無。同。居。的。道。理。何。况。家。母。是。側。室。更。加。不。能。做。到。這。步。你。呢。又。是。單。生。萬。難。入。贅。這。此。一。老。究。將。如。何。哥。哥。照。此。看。來。結。婚。一。層。我。實。不。能。允。你。英。仲。聽。得。這。番。言。語。確。有。至。理。不。住。的。點。頭。等。到。筠。秋。說。完。之。後。皺。着。眉。頭。道。我。本。來。不。急。急。於。此。方。才。所。以。說。到。這。層。原。是。爲。妹。妹。計。如。今。雖。然。辦。不。到。還。應。

該別想一個方法哩。筠秋正在沉吟。英仲又道：「妹妹，我有句笑話哩，照你方才所說的話，你和令堂是永遠分不開的，不就是和我永遠結不得婚麼？這確未免令人難堪呢。」筠秋道：「且待將來從長計議，我不肯負母親，亦斷不負哥哥的，你何苦着急呢？我現在的意思，下學期是決計不再到上海去讀書，就是你能補助我，我也是不去。我想謀一個女教員的位置，薪水不論多寡，縱不能甘旨養親，也可以菽水承歡，只是半途輟學，實在有負初志哩。」英仲毅然道：「這事我可爲妹妹盡力，就是稟告堂上也斷然許可的。且於學費以外，并可略籌家用。妹妹，你不用客氣，我既無兄弟，將來家產當歸一身承受。我的產業就是你的產業，你若客氣，就外視我了。若說自謀生計，以你這樣資質，不求深造，豈不可惜麼？且既有職務，卽有責任，仍是不能長侍膝下，和就學有什麼分別呢？」筠秋道：「我和你還未舉行婚禮，究竟隔膜一層，津貼舍下，意誠可感，施之者固無他辭，受之者實覺名義不正哩。若是我能自立，我到東家母也到東，我到西家母也到西，母女可以晨夕相共，比就學畢竟不同。」英仲道：「令堂對於這事意見如何？」筠秋道：「家母狠是信我，我的主張他無有不贊成的。」英仲道：「據我看來，確是讀書爲是。」筠秋嘆道：「讀

書固好。實逼處此爲之。奈何。哥哥。你再不必提到讀書說來。徒令我傷心罷了。英仲點了點頭。隨又問起浩然的死况。筠秋淚下道。浩弟雖屬染疫而死。實嫡母爲之禍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前半個月。此間時疫流行。舍下有位至親染疫而死。瀟哥不肯去送喪。嫡母就叫浩弟去。吾母未曾想到傳染一層。竟讓浩弟前往。果然不幸波及。豈不是無妄之災麼。若說運數天定。與其死浩弟。還不如死了我。浩弟不死。家母今日好得多哩。英仲道。若然。使我何以爲情。盟言俱在。之死靡他。你偷有不測。我是義不獨生的。筠秋道。我真累你不淺。自今而後。還望你看破些。我能與你訂婚。自然極是快然。但我更不願我心愛的人。因爲我的境遇不佳。受著連帶關係。英仲道。那裏話來。夫妻不同甘苦。和那個去同甘苦。妹妹。你不必爲我計。我是父母俱存。家庭無故。總算沒有不如意事。筠秋聽到這裏。忽然淌下淚來。英仲忙問其故。筠秋歎道。你把美滿的家庭。來比給我聽。我安得不哭。我還想到一件事。更有難言之痛。妻妾不和。人家總說做妾的恃寵欺嫡。話確不錯。常理大都如此。只是難以概論。有時大婦奇妬。氣燄凌人。把小的視同牛馬。也是很多。舍下自從家君去世而後。蜚語橫生。人言可畏。不但重誣家。

母。拜。且。有。辱。及。我。的。說。話。我。們。忍。氣。吞。聲。總。望。安。穩。過。了。幾。年。等。到。浩。弟。長。成。就。有。出。頭。日。子。那。知。待。到。今。朝。還。是。一。場。空。夢。呢。人。生。不。幸。而。爲。女。更。不。幸。而。爲。妾。來。在。短。簷。下。怎。敢。不。低。頭。你。若。稍。爲。反。抗。他。把。欺。誣。寡。婦。的。罪。名。派。到。你。身。上。不。怕。你。不。認。錯。世。界。之。上。那。有。眞。公。理。家。庭。之。中。更。無。眞。是。非。唉。哥。哥。蒲。柳。之。質。能。經。得。幾。回。風。雨。呢。說。罷。情。不。自。禁。淚。下。如。綆。英。仲。慰。勸。一。番。又。問。起。筠。秋。的。咯。血。症。何。以。屢。次。信。裏。沒。有。提。起。筠。秋。道。時。愈。時。發。大。約。由。於。處。境。使。然。偷。得。心。地。寬。廣。這。病。自。然。能。好。現。在。尙。無。大。害。如。入。秋。以。後。加。劇。起。來。我。也。預。備。醫。治。的。英。仲。道。身。心。俱。泰。疾。病。自。無。這。是。斷。然。的。道。理。就。是。有。了。病。還。是。早。日。調。理。爲。是。多。延。一。日。病。卽。深。入。一。層。等。到。利。害。後。再。去。醫。治。恐。怕。來。不。及。了。還。有。一。層。妹。妹。心。境。不。佳。就。是。醫。治。起。來。見。效。也。難。得。糊。塗。處。且。糊。塗。還。是。看。破。些。罷。筠。秋。道。了。幾。個。是。字。問。英。仲。可。以。勾。留。幾。天。英。仲。道。大。約。一。星。期。許。此。間。別。無。他。事。專。待。校。中。開。學。便。了。筠。秋。點。了。點。頭。從。懷。中。取。時。計。一。看。立。起。身。來。道。此。刻。已。是。五。下。鐘。我。來。了。有。兩。個。時。辰。恐。怕。家。母。望。我。就。此。告。別。了。明。晨。再。來。看。你。罷。英。仲。攜。着。筠。秋。的。手。很。有。些。放。不。下。勉。強。答。應。一。聲。筠。秋。又。道。此。刻。天。時。尙。熱。疫。癘。未。

清。你。病。後。身。體。當。格。外。保。重。些。切。勿。貿。然。外。出。我。雖。回。去。心。上。狠。是。記。掛。你。哩。英。仲。聽。得。筠。秋。這。樣。體。貼。不。覺。感。極。而。淚。一。聲。珍。重。筠。秋。便。自。去。了。正。是。

且。將。心。上。事。說。向。意。中。人。蓮。子。比。心。苦。淚。痕。滿。素。巾。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吾。讀。此。回。而。知。作。者。之。心。地。的。確。光。明。磊。落。非。尋。常。小。說。家。之。所。能。及。也。吾。嘗。讀。他。小。說。之。記。載。兩。情。人。之。會。面。也。大。率。以。愛。情。爲。媒。介。以。肉。慾。爲。歸。束。而。曇。花。影。獨。不。然。英。仲。初。見。筠。秋。聯。雲。避。之。在。聯。雲。心。中。以。爲。彼。兩。人。晤。面。時。必。有。須。多。難。言。之。隱。那。知。英。仲。與。筠。秋。竟。不。然。聯。雲。不。在。其。所。語。者。固。出。於。情。理。中。聯。雲。卽。在。其。所。言。者。亦。必。出。於。情。理。中。聯。雲。之。在。不。在。於。英。仲。筠。秋。之。談。話。無。稍。關。害。也。是。寫。仲。英。筠。秋。之。愛。情。的。是。精。神。上。之。愛。情。非。肉。慾。上。之。愛。情。是。小。說。而。含。有。道。德。文。章。之。宗。旨。者。裨。益。世。人。不。少。

筠。秋。對。英。仲。所。言。慷。慨。淋。漓。歷。陳。公。理。之。不。足。恃。有。情。人。聞。之。涕。淚。漣。然。下。矣。雖。然。此。不。特。筠。秋。之。隱。痛。亦。中。國。人。之。所。痛。恨。者。也。作。者。固。有。心。人。信。筆。灑。來。感。慨。無。窮。

英仲是急於成婚者而筠秋偏主張從緩解決英仲固非急色兒然以父母心切含飴勢不能緩筠秋非不欲從速徒因母氏晚景蕭條不忍已樂而使母憂寫英仲是孝寫筠秋亦是孝寶貴筆墨不肯落空

祇此筠秋數語把大婦氣燄得淋漓盡致纖屑無遺作者以生花之筆爲普天下篷室請命余知彼輩必有焚香祝之買絲繡之者雖然世間寵妾凌嫡者亦復不少安得江郎妙筆一棒喝之耶

第五回 正名定分禮謁北堂 下榻留廂光分東壁

話說吳英仲見江筠秋去後一人獨處旅館裏面很是寂寥替筠秋想了一回心上着實擔憂紅顏薄命從前還信他是文人好事紙上空談如今確眼見意中人現身說法了昏燈如豆四壁蟲聲彷彿助他歎氣一般到了晚上九時聯雲方才回來英仲問他到那裏去逛的聯雲笑道人地生疎逛是沒處去逛只是不敢妨害你們的談判在外面去閒蕩一回罷了英仲道那是我大過意不去你也何苦如此我們很是光明磊落你在這裏當講什麼你去了也不過是這幾句話你去不去實在沒有關係的明天他

還要來看我你不必再這樣反令人不安哩。聯雲笑了一笑。歇了半晌。說道：尊夫人真是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美人。前瞻小影。已是欽佩。今覩真容。愈加健羨。老弟你賞鑑果然不凡。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好個豔福。真是不淺。將來應多給我喫幾杯喜酒。大賀你一賀哩。仲英道：休得取笑。將來自然要奉請的。兩人說笑一回。辰光已是不早。便自睡了。仲英輾轉反側。只是不能入夢。其實心上沒有什麼事。覺得心上確有什麼事。後來睡熟了。一夢醒來。已是日上三竿時候。聯雲久已起身。英仲急忙披衣下床。洗了面。漱過口。未及用早膳。筠秋已經來了。今天換過一副裝束。穿着白生絲衫。繫着白生絲裙。上面梳上鴛鴦髻。下面著下番布鞋。淡粧媚潔。彷彿出水荷蕖。令人爲之神往。英仲先請他坐下。這番聯雲果然不走了。筠秋坐後。向英仲道：你初到這裏。昨夜睡得慣麼。英仲點了點頭。說道：此刻什麼時候了。聯雲何時起身。我竟一些沒有覺得。聯雲道：我起來時候。已八下鐘。不敢驚擾你的好夢。所以沒有叫你。現在大約已經十下了。說時茶房恰好拿點心來。英仲連忙用過點心。重和筠秋交談。筠秋道：家母說你既然有二星期的勾留。住在旅館裏面。狠不妥當。舍下還有空屋。

若不嫌。篳門圭竇。請去盤桓。幾天。英仲聞言。正在遲疑。聯雲道。老弟。你不必爲我計。我來的時候。原說就要回去的。炎天熱暑。加以大疫之後。住在旅館裏面。浪費還是小事。身體關係實大。你也不用遲疑。江太太的意思。確是不錯。我次計。今天回去。你就今天去登堂拜母。罷。英仲道。你這樣回去也太覺匆忙。就是我在旅館再住幾天。當該不至有害。聯雲道。你不用管我。你去不去。都不成問題。你知道你的病方才好。癩病後。本應在家調理。這回匆匆來此。既然不能調理。飲食起居上也該謹慎些。像這樣旅館。在此間大約已是上等的了。旁的勿論。就是飲食上面。我總覺得太不清潔。你又何苦戀戀於此呢。英仲心上本極願到江家去住。但在聯雲面上。似乎有些過意不去。今聽聯雲一番苦勸。落得趁此允了。當下和筠秋商量。先去江家參謁丈母。行李暫留館裏。議定兩人起向聯雲作別。聯步而去。此刻劉氏早已和王氏離居。英仲自然逕到劉氏處。劉氏質的房屋。並不十分寬暢。約摸有五六間正屋。另有披屋數間。若爲英仲下榻。綽有餘地。兩人到了江家。筠秋先進去稟知他母親。英仲在客堂裏等了一回。見筠秋偕他母親出來。急忙趨前幾步。口稱伯母。劉氏連說不敢。筠秋也道。哥哥。你還是叫姨媽罷。

英伸道。妹妹你也太拘於俗。見了爾母。卽吾母自然應叫伯母。說罷。又請劉氏南坐。劉氏更是不允。英伸只得隨地下拜。劉氏還了兩禮。大家次第就坐。劉氏道。小女屢荷照拂。並辱青眼。我非常感激。此次又蒙遠道而來。更是不安哩。英伸道。伯母言重。旣承垂愛。許附蕙蘿。誼屬至戚。還望伯母勿太客氣。劉氏和英伸初次見面。談了數語。便無所言。劉氏細瞧佳婿。品貌果然一表人才。心中狠是得意。英伸也留心看他丈母。徐娘雖老。手韻猶存。而一種莊樸之氣。絕不似簪室人物。不覺更加欽敬起來。坐了一回。劉氏道。舍下主僕僅有四人。屋子雖小。還覺冷落。公子倘以爲尙可。側足儘有下榻之地。英伸道。得託宇下。自是極願。我和筠妹的感情。伯母諒必知道。能在此間多聚數日。正小婿所求之。而恐不得的。劉氏道。府上諸尊長俱好麼。聽說公子久病初愈。所以如此。清瘦。英伸道。家君家母幸託平安。小婿刻下尙未復元。幸虧去開學時候還遠哩。劉氏談了一回。先入內去了。筠秋便導英伸到東廂去。室中一切鋪設。早已佈置妥貼。圖書筆墨。各事俱備。英伸道。難得妹妹如此費心。只求一榻之地已足。何苦這般費事。筠秋笑道。都是家裏極便的。略費僕婦些手足。斷然沒有罪過。說罷。兩下同時坐下。英伸道。這

裏屋子雖舊。却狠幽雅。避暑極是相宜。較外面涼得多哩。筠秋笑了一笑。英仲又道。我看伯母的威儀。卓爾大雅。萬不似側室人物。筠秋道。家母原是大家閨媛。我記得外王舅尙做過某省的知府。因爲洪楊一案。籍沒家產。兒女亦俱充公。家母鬻爲人婢。先君以百金娶歸。以故家母提到身世。時常淚下。哥哥你的眼光利害。得狠。英仲道。有什麼身分。便是什麼氣派。這是斷然掩蓋不得的。筠秋聞言。又嫣然一笑。正是

兩小無猜情脈脈。喁喁私語小窗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東廂下榻。長對紅粧。真英仲所求之而不得者。今竟出自劉氏之意。筠秋之口。其歡欣。欣幸。自不待言。或者謂兩人雖有盟約。尙未踐行。留廂之舉。毋乃不中繩墨。甯能無瓜李之嫌乎。余獨不然。其說禮法也。者所以防君子。非所以防小人也。男女之際。苟欲爲蕩檢踰越之事。何時不可爲。何處不可爲。防且。不勝其防。苟此心皎白。可表天日。縱使同居同處。又何妨乎。若必以道學家之言。繩之。則非余之所致聞也。

第六回 麗句清歌卿多夙慧 憂時感事僕本恨人

話說吳英仲自寄居江府以後。和江筠秋朝夕聚首。話情說夢。狠是相得。筠秋爲人。桃李其豔。松柏其操。英仲亦磊落男兒。絕不肯稍有苟且。兩小行爲。可表天日。以故劉氏亦狠放心。轉覺英仲在此融融怡怡。非常熱鬧。惟恐不能久留。俗語說得好。丈母看女婿。越看越喜歡。劉氏就是個表證。光陰迅速。轉盼之間。英仲下榻東廂。不覺已是四日。一天午睡方醒。筠秋笑容可掬的走來道。哥哥。我今天譜成新歌四章。特來請你斧正。說罷。把手裏一章歌詞。交給英仲。又道。我久不彈此調。生澀得狠。你素擅長。請勿吝教。英仲接在手裏。展開一看。寫法狠是工緻。便讀道。

其一 韶華辜負自年年。阿儂真可憐。桃花鬪豔杏花妍。惟我獨愁牽。最傷心。三月。

春光粉蝶雙雙舞。還看窗前幾枝紅豆相思恨。無邊。

其二 蒲紅榴綠滿階前。鳴蟬繞樹邊。橫塘十里小遊船。爭採並頭蓮。可憐他。中道。

摧殘各自紛紛散。試想塵緣一場空。夢何日再團圓。

其三 秋窗寂寞思無聊。心頭恨未消。閑看牛女渡天橋。顧影暗魂銷。意中人千里。

關山兩地迢迢。夢還聽。扶搖幾聲。哀雁。淚點滿紅綃。

其四

一年容易。又西風。梅花報歲終。漫天雪影。照闌中。玉宇與天同。到今朝。且解貂裘。把酒匆匆。飲幽懷未融。新愁又添。此恨正無窮。

英仲讀過一回。不住的點頭。狠是讚賞。說道。原來是四季歌。歌是很好。只衰颯些。青春少女。作此口吻。太覺悲觀呢。筠秋道。我自己也是這樣說。寫了出來。不知不覺。就如此自己。也莫解。所以英仲道。第二首寄託最好。橫塘十里小遊船。爭採並頭蓮。兩句一意。雙關。只是讀之。令人淒然。妹妹胡作此語。筠秋道人聲之精者。爲言。言爲心之先聲。文字之於言。其又精也。我這回所編的歌。純發乎心裏之自然。所謂莫知爲而爲者。英仲道。我居常也歡喜讀哀豔的詩歌。不知究是何故。筠秋道。我患喜讀哀情小說。哩。哀情小說。讀到纏綿悱惻之處。我常彷彿身處其境。還要賠折許多眼淚。你想。痴不痴。麼。英仲笑了一笑。說道。閒日無事。你且去把琴來。彈了幾回。也是一種消遣方法。筠秋欣然應諾。立刻進內。叫僕婦把風琴。擡到東廂裏。面自己先踏起琴來。唱了一闋秋之夜。英仲請他唱新歌。筠秋允了。吭聲而歌曰。

G 調 4/4

3̣ 2 1 1	2 1 2 3 5 0	5̣ 6 5 3	2 — . 0	曼 花 影
韶華辜負	自 年 年	阿儂真可	憐	

1 2 2 3	2 1 2 3 5 0	3 4 3 2	1 — . 0	
桃花鬪豔	杏 花 妍	惟我獨愁	牽	

5 — 3 5	6̣ 5 3 3	2 2 1 2	3 — . 0	
最 傷心	三 月 春 光	粉 蝶 雙 雙	舞	

5 5 3 5	6̣ 5 3 3	2 2 3 2	1 — . 0	
還看窗前	幾枝紅豆	相思恨無	邊	

歌一闋。再一闋。歌聲朗朗如出金石。英仲聽罷笑道。燭天起雲霞之色。擲地成金石之聲。這兩句話奉贈妹妹。可以當之無愧。筠秋道。辱荷謬獎。何以爲情。大抵學堂裏唱歌。圖畫等課。與女子性情相近。故易於學上。若洋洋洒洒。日試萬言。女子斷不敵男子。這幾天內。我閑着無事。正在學詩。哥哥詩自然是唐朝最好。唐朝詩家又以李杜爲最。我現在該是從杜工部集讀起。還是從李青蓮集學起呢。英仲道。青蓮天縱英才。信手拈來。都成妙句。後世學他的絕少。非不願學。實不能學。只有鄭板橋的詩。略有青蓮氣派。你現在學詩。還是從杜詩學起的好。杜詩純是簡鍊揣摩之功。學杜詩而不得。猶不失爲樸厚。學李詩而不得。則畫虎不成。不反類犬。麼。筠秋點了點頭。狠以爲是正談話間。僕婦送進上海報來。筠秋揭開一看。向英仲道。我們這裏交通不便。從郵局裏寄到。至少要二三天。將來火車通了。或者可以快些。見不得當日的報。也是一件恨事。英仲道。我們南京和這裏也差不多。總只有隔天的報看說罷。兩人各取一張看着。停了一回。英仲忽然道。妹妹。你看今天京電。他們的醉夢。果然有一天醒寤麼。筠秋連忙去看。見報上有京電一條云。『昨日軍機處奉太后面諭。開單請簡出洋考察憲政大臣。載澤

端方極有希望』筠秋道：立憲兩字已經鬧得好久時候。我們女子左右沒有參政的責任。我也從沒去考究他。英仲道：據我看來。這種舉動不過欺騙百姓罷了。自從東三省開戰以後。我們眼見日本戰勝俄國。稍爲開通的人。就知道立憲的好處。政府裏面曉得專制是靠不住了。便把這預備立憲的話來欺人。其實開明專制還比實行專制利害些呢。你看他。如果有意維新爲什麼要派這班滿人去呢。他們是天潢貴胄。只知道錦衣玉食。那懂什麼憲政。唉。上頭有這種糊塗的政府。奴隸牛馬。我們是恐怕難免哩。筠秋聽道這裏也歎了一口氣。說道：哥哥。我們中國既然弄到這般地步。現在一班執政的老朽。斷然無作爲的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像你這樣少年英俊。担負。是不輕異日中國的主人翁。不屬新少年。還屬誰呢。哥哥。願你努力前途。將來做一翻驚天動地的事情。就是我也很光榮的。英仲道：我亦未始不作此想。無奈人生朝露。光陰如駛。一轉眼間便已老大。自傷。妹既云然。敢不努力。異日結褵而後。正賴妹妹臂助哩。筠秋道：女子能督理家政。不勞男子。分心。就算能盡職。若說蜚騰。高瞻遠矚。女子那來。這樣學問和精力去助男子。英仲道：現在女學方興。女子的事業。正未可限量。西方

多女豪傑。安知東方不產生呢。說罷。筠秋仍舊歸座看報。看罷。向英仲道。你到底何日回去。若說勾留一星期。祇有二天了。我有許多疑難問題。尚未解決。你去之後。功課要緊。非到底。我們不及把晤。這許多事。究屬如何處置。英仲道。我歸期無定。再展緩些。也沒有妨這裏的事情。幾時解決。我便幾時回去。筠秋道。如此狠好。我們當再開談判了。正是。

滿腔塊壘向誰訴。談笑幸逢解語花。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作者屢以兩人交情。光明磊落爲言。足爲踰牆鑽穴者。作當頭棒喝。非累贅也。閱者勿誤會。

詞是好詞。歌是好歌。可惜太悲慘了。便是日後不能久享。伉儷豔福之朕兆。論李杜之詩。卓有見解。英仲誠不愧爲積學之士。

英仲關心時事。恐國家滅亡。筠秋關心時事。望英仲有爲。要之均爲熱心愛國者。

第七回 並肩談心薄言情愫 彈棋遣興競奪錦標

話說當下江筠秋聽得吳英仲說出可以緩歸的話，心裏很是快活，便向英仲道：「那天我們所講的話，我已經和母親仔細談過了，母親也狠感激哥哥的用意，在母親的意思，日夜記罣在心頭的第一件就是我的親事，他說我若托身得所，死亦瞑目，只怕人生朝露，一旦西歸不及了，結這樁心念，落在他人手中，便是追悔也已無及，所以哥哥那天所講早日行禮的話，母親也贊成的，但是我爲母親計，却不願哩。」英仲道：「我們堂想個萬全之計，把這件事處置得妥妥貼貼，其實呢，舍下別無他人家，君家母脾氣性情均和我差不多，斷不至因爲令堂是側室，便存薄視之心，就是令堂爲人氣派何等純正，也不必避這種嫌疑，妹妹你還是再把這層意思和伯母仔細討論一番，或者伯母贊成我的說話，也未可知。」筠秋點了點頭，說道：「哥哥，你不知道這裏頭還有一樁爲難之處，母親雖和嫡母不睦，他究竟是正室，他若有意作難，不准母親離開揚州，說既然守節，那有到異鄉和人同居之理，這樣說法，表面狠是正大，就是旁人也少不得派母親個不是，勸母親不要出門，如此看來，哥哥的說話，即使母親贊成，也是使不得的。」英仲道：「妹妹差矣，他分家的時候，既然沒得分文給你母女，他顯然不承認你母女是

江姓的人後來訴到族長面前。族長又沒有爲你母女盡力。仍舊照着原議家產概給。瀟然族長顯然不承認你母女是江姓的人。他日伯母無論天東地西他們卽使要想作難也是開不出口的。說到這裏停了少頃。又道：「我和瀟然交情亦不算薄。他是讀書明理人。我迎着丈母同居。確是名正言順。他敢造蜚語。麼？筠秋道：「瀟哥此番沒有回來。大約要到放年假暫回哩。他雖讀書明理。却犯泥古不化之病。既然他不去勸諫。嫡母。嫡母那懂這裏頭。許多道理。哥哥試想。瀟哥倘然英明有識。我們家裏那至如此。惟其但知以順爲正。就是嫡母叫他去殺人。他殺了人不說犯法。還說是孝哩。說到這裏。英仲不禁嗤的一笑。說道：「妹妹。你也言之過火了。瀟然究竟是讀書人。我且寫封信給他。細細的開導他一番。或者能更有效力也。未可知。筠秋道：「你和他是朋友。疏不問親。說不上這層呢。英仲聽得這話。想了一想。知道和筠秋的婚事。王氏既未表示同意。瀟然自然沒有知道。貿然去講。他們家庭的事。確是有些冒昧。當下卽回答筠秋道：「你這句話確是不錯。但是我就此把這樁婚事和瀟然講明了。亦未始不可。筠秋道：「且待我和母親商量一回。母親若使贊成。再寫信給瀟哥。不遲。英仲允了。兩人便不再講下去。小

窗。寂。寂。人。影。雙。雙。呆。坐。一。回。筠。秋。道。哥。哥。你。在。此。間。不。覺。寂。寞。麼。我。上。年。在。上。海。到。伊。文。思。買。得。三。本。英。國。小。說。都。是。極。有。價。值。的。一。本。是。偵。探。小。說。兩。本。是。哀。情。小。說。我。不。甚。喜。歡。偵。探。小。說。看。過。幾。頁。便。卽。拋。開。惟。獨。那。兩。本。哀。情。的。我。却。讀。過。幾。回。他。們。外。國。實。行。婚。姻。自。由。照。理。應。有。狠。美。滿。的。結。果。那。知。不。如。意。事。什。常。八。九。名。爲。婚。姻。自。由。其。實。未。必。真。能。事。事。從。心。所。願。像。我。們。中。國。這。樣。那。是。更。不。必。說。了。英。仲。道。現。在。的。中。國。已。經。比。從。前。好。得。多。了。只。是。一。班。青。年。浪。子。借。自。由。結。婚。的。名。義。做。出。許。多。傷。風。敗。俗。的。事。人。家。不。知。他。的。真。相。以。爲。凡。講。自。由。結。婚。必。然。弄。到。這。般。地。步。就。此。把。自。由。結。婚。四。字。視。同。蛇。蝎。一。般。可。憐。一。班。真。解。自。由。結。婚。的。人。被。他。帶。累。着。還。要。受。許。多。不。明。不。白。的。蜚。語。令。人。思。之。痛。心。言。之。裂。眦。我。們。誓。發。宏。願。做。個。好。榜。樣。給。大。家。看。看。筠。秋。道。這。確。不。錯。就。是。我。和。你。這。樣。被。一。班。親。友。知。道。了。一。輩。子。的。含。血。噴。人。必。然。要。說。小。老。婆。生。的。到。底。輕。賤。多。呢。英。仲。道。妹。妹。卽。使。真。個。有。人。講。你。的。壞。話。你。就。是。親。耳。朵。聽。着。了。也。不。必。去。辯。他。辯。了。反。給。人。家。說。自。己。心。虛。蜚。語。必。然。造。得。一。天。利。害。一。天。辯。且。不。勝。其。辯。只。要。我。們。心。地。光。明。自。問。無。愧。罷。了。筠。秋。連。聲。答。應。幾。個。是。字。又。道。現。在。他。們。

還沒有說什麼哩。說時，僕婦送上點心來，請筠秋到裏面去。筠秋允了，偕同僕婦入內。英仲獨自用好點心，看見筠秋所譜的新歌，放在桌上，便拿到手裏，輕輕的唱了一回。想道：「今朝且解貂裘把酒匆匆飲，幾句狠有些豪氣，把前三首的苦味都打消盡了。」正玩誦間，筠秋又亭亭而來，說道：「母親叫我進去用些點心，其實我並不餓，我便把方才講的說話回了母親，他聽得你還可緩日回去和我一樣，歡喜他請你決計寫信給瀟哥，就把這件事情說明了，好在瀟哥沒有權力干涉我的事，就是不贊成也只好含憤在心，反對起來，他們既然沒有財產給我，我儘可置之不理，你去告訴了他，罷斷然不害事的。」英仲點首稱是。筠秋忽然去附着英仲耳朵說了數語，霎時紅上梨渦，春生寶鬢，也不知他說些什麼，但聽得英仲答道：「小春天氣好，是狠好，我覺得還太遲些，這幾個月內，你母女們住在這裏，叫我那能放心呢？偷能在中秋前後辦得到，那是最好，沒有了。」筠秋點了點頭，停了片刻，對英仲道：「哥哥長日無事，我們何不彈一回棋呢？」英仲道：「圍棋呢？象棋呢？你歡喜那樣？」筠秋道：「圍棋太費心思，還是象棋省力些。」我們就玩一回象棋罷。」說罷，筠秋便入內取棋子去。英仲等候一回，筠秋捧着棋子出來，笑嘻嘻

的。道。哥。哥。母。親。給。我。一。件。古。董。是。個。銅。質。的。獅。子。這。件。東。西。看。來。狠。小。分。量。確。是。狠。重。
 據。母。親。說。已。經。有。五。六。百。年。了。現。在。我。們。把。這。件。獅。子。做。個。錦。標。罷。那。個。得。勝。就。給。那。
 個。到。是。好。一。個。頑。意。兒。說。罷。把。獅。子。交。給。英。仲。英。仲。一。看。確。是。一。件。好。古。董。從。銅。色。上。
 看。來。足。有。五。百。年。了。便。道。使。不。得。的。倫。是。妹。妹。贏。着。自。己。取。自。己。的。東。西。狠。是。不。值。得。
 我。若。贏。了。妹。妹。到。要。輸。却。一。件。寶。貝。呢。筠。秋。道。我。的。東。西。就。是。你。的。有。什。麼。分。別。不。過。
 借。此。玩。一。回。罷。了。英。仲。立。即。允。諾。兩。人。對。面。坐。下。先。把。棋。了。按。位。擺。好。筠。秋。先。行。跳。馬。
 出。車。鉤。心。鬪。角。鬧。了。好。一。會。筠。秋。的。陣。勢。漸。漸。的。退。步。起。先。尚。能。攻。守。並。施。後。來。只。有。
 守。的。力。量。英。仲。却。長。驅。直。入。把。筠。秋。那。邊。的。士。卒。殺。得。個。落。花。流。水。元。戎。兒。東。讓。西。避。
 一。息。難。安。第。一。局。就。此。敗。了。接。連。幹。上。第。二。局。筠。秋。道。敗。軍。之。將。不。敢。言。戰。我。見。你。這。
 樣。精。銳。狠。是。胆。寒。你。讓。我。些。罷。英。仲。道。偶。爾。徼。倖。妹。妹。不。必。客。氣。勝。負。的。解。決。當。看。最。
 後。五。分。鐘。你。的。棋。子。狠。是。平。穩。我。却。歡。喜。冒。險。冒。險。得。好。固。然。無。他。若。是。有。個。失。著。便。
 不。免。全。軍。覆。沒。何。況。我。已。久。不。彈。此。調。狠。是。生。疎。妹。妹。你。放。心。下。著。罷。筠。秋。道。你。生。疎。
 了。尚。且。如。此。利。害。這。是。第。二。局。棋。已。經。習。練。了。一。回。我。更。敵。不。過。你。獅。子。一。定。是。你。的。

了說罷。笑了一回。依舊筠秋先行。到後果然又是英仲得勝。英仲不肯領取獅子。請筠秋重振旗鼓。想有意輸給了他。筠秋畢竟聰明。早已想到這層。便道多著太費腦力。緩日再下罷。獅子是你奪得的。分所當取。毋庸客氣。英仲道。講才妹妹說我的東西就是你的。我也是這樣說這件。錦標現在還請你收着。早晚總要歸我的。你也不必再推托了。筠秋笑了一笑。也就應允。把棋子收拾停當。依舊捧着進去。正是

如此清閒如此福。人生能得幾多時。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是回又以孝爲先。故極寫筠秋。因有寡母。在不忍先提親事。可見作者之意。實勿願天下人。身入情網。卽置父母於腦後。

英仲力斥自由之毒。爲不良女界痛下針砭。至理名言。自是可貴。

筠秋對英仲附耳數語後。卽面泛紅潮。閱者勿疑其作若何褻語也。女子聞人言及婚期。往往含羞而況出諸己之口耶。是無怪筠秋之面赤。

以古董作錦標。煞是韻事。恐張敞畫眉。無此樂趣。令人羨煞。

第八回 邪侵骨肉嬌女驚心 病入膏肓名醫束手

話說吳英仲寄居江宅。轉眼又是四日。鸚鵡。鱗鱗。相親相愛。此間誠樂不復。思蜀家裏。屢有信來。叫他早日歸去。預備假滿上學。英仲只是依戀不捨。相處愈久。相別愈難。那是斷然的道理。一天早晨。英仲還在漱盥。筠秋忽然走來說道。哥哥。昨天晚上。家母忽然生起病來。來勢狠是凶險。晚睡時候。便覺心裏異常納悶。到了夜半。忽起重熱。神經。耆亂。嚙語呢喃。鬧了一夜。滴水不進。也不知到底。是什麼病。現在已着人去請大夫。來看脈。哥哥。我心上着實焦灼。你想如何是好。英仲道。大約受些暑氣。有伏邪在內。和新冠。同時發作。但來勢過猛。又像重傷寒症。你且不用着急。着急也是徒然。且待大夫來看了脈。再作道理。筠秋點首答應了幾個是字。便道。哥哥。我無暇陪你了。裏面事情很多。他們做幫傭的。總是顧不週到。我去去再來。停刻大夫來時。還須你陪他一回。英仲滿口應允。筠秋便匆匆去了。英仲獨自用過早點。以筠秋之心。爲心。因筠秋之憂。而憂。心裏狠不自在。想道。照此看來。這幾天內。我斷回去不得。爲着筠秋稍效綿薄。自然是我所極願。怎奈有許多事情。我無從爲他分勞。偷是他着了忙。再害起病來。躑不躑呢。

躡。來。躡。去。左。思。右。想。約。摸。有。一。個。時。辰。非。但。筠。秋。不。來。連。大。夫。也。是。不。來。病。人。現。狀。究。竟。如。何。又。無。從。得。知。當。下。想。要。自。己。進。去。問。疾。走。到。後。廳。門。口。遇。着。一。僕。婦。英。仲。便。叫。先。進。去。投。報。自。己。在。門。口。立。待。停。了。一。回。見。筠。秋。出。來。迎。着。說。道。裏。面。穢。得。狠。家。母。剛。才。嘔。過。他。們。正。在。收。拾。哥。哥。你。且。坐。着。等。到。收。拾。好。了。我。和。你。同。進。去。但。是。家。母。此。刻。心。裏。模。糊。得。狠。恐。怕。認。不。得。哥。哥。呢。英。仲。便。問。病。勢。怎。樣。有。無。增。損。筠。秋。道。和。昨。夜。彷彿。沒。有。什。麼。變。動。說。時。僕。婦。適。來。報。知。整。理。完。畢。筠。秋。即。導。英。仲。入。英。仲。雖。來。已。多。日。內。室。確。未。到。過。這。回。才。是。第。一。遭。如。何。結。構。如。何。佈。置。也。無。心。去。瀏。覽。專。意。在。病。人。身。上。直。到。床。前。羅。帳。低。下。悄。然。無。聲。筠。秋。直。前。揭。開。帳。幔。英。仲。舉。眼。看。時。劉。氏。兩。頰。如。火。異。常。紅。絳。眼。兒。閉。合。口。兒。張。開。像。是。睡。着。一。般。即。低。語。筠。秋。道。能。穀。睡。着。當。無。大。礙。筠。秋。道。昨。夜。通。宵。未。眠。此。時。大。約。吐。過。之。後。心。裏。稍。舒。展。些。因。此。安。息。一。回。能。睡。便。好。確。是。不。錯。英。仲。道。我。且。到。外。邊。去。等。候。大。夫。在。這。裏。和。你。談。話。恐。怕。驚。覺。了。伯。母。筠。秋。點。了。點。頭。英。仲。便。自。去。了。在。客。廳。上。等。候。一。個。多。時。辰。大。夫。方。才。來。到。英。仲。接。入。彼。此。交。談。之。下。方。知。這。位。先。生。姓。謝。表。字。燕。卿。在。揚。州。城。裏。也。算。有。些。小。名。氣。當。下。英。仲。把。

病情和燕卿略談數語。僕婦已到裏面去報知。卽來請燕卿入內看脈。英仲一同進去。這時劉氏已經醒來。見英仲等入。略一含首。似乎有些認得。燕卿上前診視完畢。卽對筠秋道。女士不用着急。令堂之病。係暑毒內伏。新邪外侵。又帶些肝鬱心火。故有這種現象。且以清化之法解毒。去邪病勢自然能得減輕。筠秋聽完。謝了一聲。燕卿便和英仲辭出閫門。到外間立方而去。筠秋當卽差人去配好藥味。煎給劉氏服下。病勢沒有什麼變動。依然如故。一連數日清楚時候。喝些稀飯。此外則昏昏沉沉。不像是睡亦不像是醒。筠秋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夜不安眠。歡天喜地的女兒家。弄得終日淚痕。界面本是纖纖弱質。到這時候。瘦骨不盈一把。英仲對之也是朝夕愁眉不展。一天兩人相遇於客廳上。英仲看見筠秋兩眼腫得如葡萄一般。卽邀筠秋到東廂去談話。筠秋意不忍却。勉強允可。到了東廂。英仲悽然道。家中又有信來了。你看目下情景。我能放心歸去麼。讀書求學。無非爲異日立名計。立名爲誰。無非爲報答知己之故。你現在眠食無常。瘦骨鶴立。此心碎矣。還去讀什麼書。求什麼學。我但望你看開些。不是我說不道德。話生死爲人生。大數伯母萬一有不測。妹妹你是一點骨肉。碩果僅存。更當保重。

些哩。筠秋聽罷，不覺泣下失聲。且泣且語曰：哥哥誰非人子，誰無父母？我是與家、母、兩世一身，形影相依的家母的病，萬一竟無起色，我在世上從此便是孤女了。英仲道：那裏話來？你記否？世上還有個吳英仲麼？筠秋歎了一口氣，又道：就是，你也要共我分離的大喪期內，我斷不忍從權行事。但是，這三年之久，叫我何以自活呢？哥哥仔細想來，那得不哭？英仲道：爲今之計，還是去請幾位有名的大夫來會看，似乎有斟酌些。長此灑灑，殊非佳徵。筠秋道：昨天請的那位許伯謨先生，在我們揚州城裏，算得是一位名家。他說病根胚胎已久，深入膏肓，狠覺棘手。這明明是說已成不治之症。他尚如此再去請那個呢？英仲道：姑且去請幾位來，也是盡盡心念的意思。筠秋允着，當即差人去請。下午，次第來到一位姓何的，叫做次良。取范仲賢不爲良，相願爲良醫之意，命名本是讀書出身，也曾補過廩生。後來棄儒學醫，脈理很是精明。一位姓王的，叫做叔芝，是六世祖傳的世醫，也是揚州城裏鼎鼎有名的。還有一位就是昨天請的那位許伯謨先生。三位大夫會同看脈。次第入內診視一過，到客廳商議用藥。由許伯謨主稿，推三讓四，議得半個時辰，白紙上方才寫滿。當下許伯謨即對英仲道：令親的病沉重得

狠今天的脈息更不如昨天了。且把這方服下。倘使還是無效。兄弟只可敬謝不敏的了。英仲唯唯。向三人備道謝意。三人同時辭去。英仲送至門口。回到客廳。筠秋正在拭淚。對英仲道。方才許大夫說的話。我在屏後聽得。狠清楚。這分明是叫我們預備後事。已成不治之症。今天一個藥方。我看平穩得狠。恐怕難於見效。不過聊盡心意罷了。說罷。眼淚如泉湧。一般。酒得英仲衣襟盡濕。英仲亦不知不覺的陪了許多眼淚。停了一回。英仲道。妹妹你也不用着急。這是大夫的習氣。今朝說了病重。明天若然見效。他們便可賣弄本領。那可信以為真呢。妹妹你且安息。一回莫去胡思亂想。倘是你再急出病來。我又不便來伏侍你。家裏的事。誰來照料。不更糟麼。筠秋應了一聲。便入內。差人配藥去了。當晚劉氏照舊服下一劑。石沉大海。消息毫無。筠秋到此。真是焦急欲死。一天飯時。英仲正在進膳。筠秋忽哭着出來。道。哥哥了。不得不得了。家母居然拋下我了。英仲急忙起立。嚇得面如土色。正是

寸草春暉恩未報。星沉婺女太匆匆。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寫英仲之厚愛筠秋。若下許多不相干之辭。反多累贅。腫作者祇以「以筠秋之心爲心。因筠秋之憂而憂」十四字。描摹英仲之愛情。不須十分費力。一片深情。却躍躍在行間。字裏趣味盎然。

東廂一席話。英仲諄諄以大義勉筠秋。極力誘掖透達。十分蓋異。日能節哀。願變以慰死者。仍不違乎孝道。

余嘗謂小說家之筆。最利害。欲其生。則生。欲其死。則死。欲其作。陪客。則牽而出之。待陪客之本務已了。則又呵而斥之。無劉氏之死。不能寫大母之虐待。此是小說家慣弄狡獪處也。

第九回 說前塵回首猶浮夢 喪慈母低頭依短簷

話說吳英仲當下聽了筠秋的話。拋却飯碗。急忙趕到裏面。三步并做兩步。筠秋在後面跟着。到得劉氏房內。筠秋撫屍慟哭。英仲也不禁淚下如雨。筠秋且哭說道。媽媽你好狠心。拋下了我。教我靠誰生活。媽媽。你這番去和爹爹弟弟完聚在天之靈。好不熱鬧可憐。賸我一人形單影隻。舉目無親。媽媽。倘果愛我。還是攜我同歸罷。媽媽。你眼兒

不閉口兒不合這明明是記掛着我媽媽同歸罷。錡秋哭個天昏地黑好不悽涼。平時的顏色顏如桃李。此刻的慘容冷似冰霜。英仲前去勸住道。妹妹不要哭了。令堂駕返瑤池。妹妹追念罔極之恩。哀痛逾常。自是發於至情。但是永慕者孝女之心。不毀者終喪之典。妹妹你且節哀順變。辦理大事。太太還沒有知道。這件快派人去報知。這是應有的手續。不必去管他們。有人來不來。錡秋含淚應着。一面遣僕婦到王氏處。一面縱身倒入英仲懷內。如嬰兒投奔慈母一般。哭道。哥哥論起我一生的命運。得此多情夫婿。老天待我算是不薄。只恐幻夢鏡花。總成空歡喜呢。英仲道。那裏話來。錡秋道。這樣禍變無端。橫逆之來。那有底止。哥哥你是曉得的一月以前。母子姊妹團聚一堂。何等快活。今兒人亡家破。不是天絕我麼。以此例彼。你我前途還說什麼。說罷。又號啕大哭起來。眼珠如雪珠一般。洒在英仲衣襟上。英仲也不知陪了許多眼淚。停了一回。僕婦來說。太太知道了。麻雀沒有撞完。一時分身不開。一切事情聽姑娘主持罷。錡秋聽了這話。氣得啞口無言。天下竟有這樣冷血的人。好不令人髮指。英仲便對僕婦道。你去和太太說。姑娘年幼無知。一切還請太太原諒。些此間應如何報喪。如

何舉。哀。姑。娘。毫。無。閱。歷。千。萬。請。太。太。卽。時。來。到。否。則。禮。節。弄。錯。了。總。是。江。氏。的。笑。話。太。少。不。得。担。個。不。是。呢。僕。婦。應。命。飛。步。而。去。筠。秋。便。對。英。仲。道。哥。哥。你。看。麼。一。筆。寫。不。出。兩。個。江。字。來。無。論。平。日。有。何。種。芥。蒂。到。得。死。後。總。應。該。有。些。慟。隱。心。他。竟。漠。不。相。關。視。同。秦。越。一。般。哥。哥。我。不。去。理。會。他。一。個。人。無。從。過。活。去。落。在。他。手。裏。也。是。入。活。地。獄。唉。好。不。命。苦。呀。英。仲。道。你。且。安。心。太。太。義。不。容。辭。大。約。不。至。以。閉。門。羹。饗。僕。婦。或。者。來。到。我。隨。機。應。變。探。他。的。口。氣。替。妹。妹。設。法。罷。筠。秋。點。頭。應。了。恰。巧。僕。婦。回。來。說。大。太。太。卽。刻。就。來。英。仲。便。問。還。有。別。的。話。沒。有。僕。婦。道。大。太。太。臉。色。狠。不。好。看。並。沒。別。的。說。話。英。仲。便。對。筠。秋。道。伯。母。內。衣。已。經。換。過。麼。筠。秋。道。早。晨。已。經。換。好。外。面。應。用。那。種。服。制。我。不。敢。擅。自。作。主。且。等。大。娘。來。商。議。英。仲。道。灑。然。既。不。在。家。大。娘。雖。來。外。事。還。應。該。我。去。趕。辦。棺。槨。齊。備。沒。有。筠。秋。道。我。萬。不。料。猝。遭。大。故。就。是。母。親。年。方。強。也。不。意。遽。作。古。人。非。但。棺。槨。沒。有。預。備。就。是。衣。衾。也。要。等。大。娘。定。奪。了。再。去。置。辦。哩。英。仲。道。既。然。如。此。且。等。大。娘。來。再。說。不。上。一。刻。鐘。工。夫。王。氏。果。然。來。了。英。仲。和。王。氏。尙。未。覷。過。面。只。是。筠。秋。和。英。仲。的。事。王。氏。早。已。有。所。耳。聞。今。見。室。有。男。子。料。必。英。仲。無。疑。但。他。和。筠。秋。

素有嫌隙的。此時不免重念舊怨。當下英仲上前揖見。口稱伯母。王氏置若罔聞。回顧筠秋道。這位先生是誰。我却沒有見過。筠秋道。就是吳英仲。君王氏曰。吳家和我们有什麼。爛誼。筠秋一時回答不來。英仲見王氏置大事於不問。故意如此挑剔。心裏委實憤恨。祇緣初次見面。今又有求於他。不好發作。只得代筠秋答道。伯母不識我。我和瀟然同學多年。總算是世交呢。王氏道。原來還是世交。一向承蒙照拂。有勞得狠。說罷。筠秋便同王氏入視死者。王氏也哭喊幾聲。又說道。你們感情。究是不薄。今又一塊兒地方去了。不知泉下相逢。還要搗我的鬼麼。筠秋也不去接應他。過一回兒。筠秋便道。母親大殮。應用什麼衣服。還請大娘示知。王氏道。生前用什麼禮服。此時自然照辦。難道你還不知道麼。筠秋道。家裏有的。已經穿舊了。應該重辦一套。王氏道。你們有錢。儘可去辦。我是兩手空空。沒有這種閒錢的。筠秋雖是生氣。口裏却不去和他爭辯。即去和英仲商量。英仲道。款子我是能担任的。無奈遠水救不得近火的。你能有地方借貸麼。我回到家裏。就可匯來。歸還。筠秋道。我且再大向娘去說。他貪金子。或者允着也未可知。說罷。即把英仲的話。去向王氏述過。王氏假意道。我且去代你移挪利錢。起碼三。

分一月歸償。筠秋又和英仲允了。王氏回家取了五百銀子來，交給英仲。英仲寫好借據。王氏並不出面假頂一位親戚。英仲拿到銀款，方才去趕辦衣裳棺槨。又差人到幾位戚族家報喪。此時天氣狠熱，到第二日早晨，即行大殮。筠秋哭得暈去幾次。竟是三魂失一七魄，剩二的了。大殮之後，英仲和筠秋商議日後安居的辦法。筠秋道：我獨居太孤寂，恐多不。便。想。來。想。去。只。有。去。和。嫡。母。同。居。但。他。是。一。毛。不。拔。的。恐。怕。辦。不。到。哩。英仲道：你果肯和嫡母同居，我自然要津貼他些。筠秋道：你有力，量麼？這事必先求堂上同意。英仲道：這却無妨。津貼一層爲妹妹，目前計應該重些，方可不至受他薄待。但我的意思，擬不待終喪從權行禮。若是津貼豐了他，貪此進款，將來恐怕要留難我。意按月給他。一番妹妹，你意云何？筠秋狠以爲然。當下商議妥之後，筠秋即去把這層意思告訴王氏。王氏貪他津貼，一口承諾。到了三朝，劉氏就此出殯。筠秋把房屋回了。即日遷入舊居。英仲方才回南京去。筠秋雖和王氏同居，舉目無親，有誰疼愛耳聞的，目覩的，不免生出種種激刺來。起初，王氏待他表面尚是和平，那知不到十日，居然擺起主母面子，鋪床疊被，洒掃澆濯，事事使喚。筠秋竟是奴而蓄之。筠秋無可如何，忍氣。

香聲的挨一天過一天日中做事過勞晚間心緒不寧漸漸的得了不寐之症正是

滿腔恨事向誰訴

却後名花更可憐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筠秋之哭母胡馬嘶風無此哀也巫猿啼月無此悲也此斷腸聲也能令人卒聞哉

筠秋曰可憐贖我一人曰形單影隻曰舉目無親非不認英仲爲其夫也天下事使之不如激之筠秋欲堅英仲之心故作此反激語筠兒筠兒汝眞具操縱之術

前此一席話以爲猶未足以堅英仲之心也則又以幻夢鏡花爲言在筠秋初不過爲反激語不知日後竟成語讖

寫王氏是又毒又吝又狡獪之惡婦無意中淡淡寫來却具斧鉞之筆

第十回 杯弓蛇影弱女含冤 夜月荒江漁郎仗義

話說筠秋自和王氏同居以來受盡種種虐待非但鋪床疊被洒掃澆濯事事要使他他就是三天三次的飯食也只有殘羹冷粥聊以充飢王氏雖領受英仲的津貼但他

口。口。聲。聲。不。說。豢。畜。生。就。講。淫。貼。太。薄。三。言。四。語。傳。到。筠。秋。耳。中。沒。奈。何。他。祇。得。忍。氣。吞。聲。罷。了。有。一。次。王。氏。因。出。外。賀。壽。留。筠。秋。在。家。看。守。也。是。合。當。有。事。這。晚。王。氏。爲。着。親。眷。們。留。他。竟。沒。有。還。家。筠。秋。確。不。知。道。他。不。歸。家。自。從。上。燈。時。候。守。起。一。直。到。十。二。下。鐘。對。着。孤。燈。只。是。呆。坐。旣。沒。有。食。又。不。敢。寢。到。得。後。來。疲。倦。極。了。不。知。不。覺。的。昏。然。睡。去。只。因。連。日。困。苦。一。夢。醒。來。已。是。日。上。三。竿。陽。光。滿。室。了。恍。惚。昨。日。沒。有。把。樓。門。拴。上。趕。忙。起。來。看。視。走。到。樓。上。忽。見。王。氏。房。門。洞。開。這。一。嚇。非。同。小。可。三。步。并。做。兩。步。趕。進。房。裏。只。見。後。面。窗。子。已。經。擺。下。筠。秋。赫。得。渾。身。發。抖。一。時。手。足。無。措。左。右。不。知。所。可。想。去。告。知。鄰。居。但。王。氏。待。人。一。向。刻。薄。寡。恩。左。右。鄰。俱。和。冤。家。一。般。那。個。願。來。替。他。設。法。想。去。報。知。王。氏。只。是。家。裏。沒。人。照。呼。更。加。走。不。開。去。這。一。想。不。好。那。一。想。又。不。好。害。得。筠。秋。一。無。法。子。明。知。這。件。事。情。干。系。非。輕。王。氏。回。來。必。有。一。樁。禍。事。不。免。掩。面。大。哭。起。來。哭。一。回。歎。一。回。想。想。自。己。好。不。命。苦。從。前。何。等。快。樂。何。等。自。負。希。望。在。世。界。上。做。一。番。事。業。那。知。到。得。今。朝。連。赤。脚。婢。也。不。如。好。不。令。人。傷。心。人。生。在。世。必。有。一。種。希。望。方。才。有。戀。世。之。心。像。我。這。般。境。遇。還。有。什。麼。希。望。呢。咳。罷。了。罷。了。我。今。生。今。世。只。得。

辜負英仲的。想到這裏。又不禁淚下如雨。正在悲傷的時候。忽然聽得叩門聲。心裏猜是王氏回來了。連忙立起身來。不料飢餓過度。腳下無力。方跨下樓梯。三級偶一失足。一直滾到樓下。他本來驚恐萬分。怎當得起這一跌。一時回不來氣。暈了過去。連痛楚也不覺了。外面王氏只是叩門不見有人答應。狠是忿怒。用力過猛。門竟被他撬下。趕到裏面。看見筠秋睡在樓梯腳邊。便大罵道：「賤婢怎麼如此貪懶。這地也可睡麼？」罵罷。舉起腳來。向筠秋身上踢去。筠秋吃着驚痛。倒反醒了。轉來舉眼看時。只見王氏站在身旁。要想掙起腿骨。受了重傷。委實掙不起來。王氏看他這般光景。心下十分蹊蹺。便問道：「你到。底算什麼樣子。睡在這個地方。」筠秋便把跌傷情形。告訴一遍。後來說到賊偷這件事。王氏起先聽得筠秋跌傷。到還有些哀憐之色。及筠秋說到賊偷的話。便不禁怒上心頭。也不理會。筠秋一逕趕上樓去。大略看過一遍。仍跑到樓下。不問情形。揪住筠秋。的辮子。拉到樓上。叫他雙膝跪下。可憐筠秋傷勢重大。痛得正自利害。怎禁得悍婦這樣凌虐。早已氣也回不轉。來停了一回。王氏大聲道：「你和那個合謀引狼入室。把我室中寶貴的物件。擄捲一空。筠秋且哭且說。道：大娘明察。我委實沒有知道。」

昨夜偶然不慎鬧出這件大事。實在該死到這地步。我也沒有什麼分辯。分辯出來。大娘也不相信。索性大娘把我處個死罪。到也直捷痛快。王氏聽得這話。彷彿火上加油。怒發益盛。厲聲道。你做這種不明不白的事。還敢挺撞我。麼該死的賤婢。你不把物歸原主。老娘不是省油燈。決不輕易和你干休。筠秋道。要我什麼樣。是刀是繩。還是殺水聽便。大娘處治。若說要我物歸原主。就是把。我粉身碎骨。我還是說不知道的。王氏到這地步。倒也沒奈何。他想了。一回。說道。你既不能把原物歸還。叫你賠償我的損失。好麼。筠秋道。我的物件。都經大娘取去。現在是一身之外。無長物。叫我那裏變得錢來。王氏嗤的一聲道。叫你看。看老娘的手。段。不把你來變錢。老娘的。王氏顛倒寫給你。看。筠秋低聲答道。顛倒不顛倒。總是三劃一豎。呢。王氏就此也不做聲。把房裏失去的物件。仔細檢查。一過約摸。有。二三百元的數目。又對筠秋說道。不知你這副臉兒。賣給人家。值得這個數目。麼。筠秋聽了。這話。知道。王氏已拿定主意。把他鬻賣。他也不和。王氏分辯。知道。就是。舌敝唇焦。也是無益的。當下扶痛而起。一步一拐。走到自己房裏。睡在榻上。左思右想。挨到這條末路。已是。不得不死。這樣大的世界。竟無我。江筠秋容身之

地。老。天。好。不。狠。心。要。我。一。死。我。本。來。視。死。如。歸。只。是。那。情。義。兼。到。的。吳。英。仲。我。那。能。對。得。住。他。呢。想。到。這。裏。哭。了。一。回。又。想。道。我。和。他。既。有。盟。約。我。便。是。他。的。人。現。在。倘。使。失。身。於。人。不。是。辱。沒。了。他。麼。還。不。如。乾。乾。淨。淨。瞑。目。長。往。使。人。家。曉。得。吳。某。的。未。婚。妻。爲。著。貞。節。而。死。他。到。是。狠。光。輝。的。想。罷。主。意。已。定。只。是。呆。呆。睡。着。連。氣。也。不。歎。一。聲。王。氏。也。不。來。睬。他。獨。自。一。人。去。弄。飯。吃。筠。秋。此。時。非。但。不。知。餓。連。痛。也。不。覺。好。像。靈。魂。兒。早。已。離。了。軀。殼。一。般。等。到。晚。上。王。氏。上。樓。自。去。安。睡。筠。秋。又。等。了。一。下。多。鐘。約。摸。王。氏。已。經。睡。熟。方。才。輕。輕。起。身。恐。怕。王。氏。驚。覺。也。不。燃。燈。暗。中。扶。牆。摸。壁。輕。啓。後。門。走。了。出。去。依。舊。反。拴。著。門。這。時。候。天。昏。月。黑。四。野。無。光。彷彿。老。天。有。意。呈。此。悲。慘。景。象。送。這。絕。代。佳。人。到。來。路。上。去。的。模。樣。王。家。離。大。河。本。是。不。遠。筠。秋。獨。自。走。到。河。邊。要。想。向。水。中。跳。去。忽。然。想。道。我。連。一。個。信。息。也。不。給。英。仲。叫。他。怎。生。曉。得。我。的。去。路。呢。要。是。回。去。寫。恐。怕。又。生。變。故。要。是。不。去。此。地。又。無。筆。墨。想。到。這。裏。轉。自。呆。着。遙。望。中。流。彷彿。鬼。影。憧。憧。似。歡。迎。他。去。的。一。般。筠。秋。本。來。不。信。鬼。神。至。此。也。不。覺。打。起。寒。噤。來。正。在。左。右。爲。難。的。時。候。忽。然。聽。得。款。乃。之。聲。從。對。面。而。來。仔。細。看。時。原。來。是。一。隻。漁。船。船。上。尙。有。明。燈。一。

盞蕩漾中流彷彿和流螢一般。筠秋也不去管他。那知這隻漁船直向岸上行來。傍着岸時恰在筠秋身前。他恐怕遇了歹人也顧不得什麼。信不信竟向水中躍去。不提防被船上的人一手擋住。喊道：「姑娘珍重些。有話好講。怎麼年紀輕輕尋這短見呢？」筠秋倒被他吃了一驚。忙答道：「我要死我自為主權。請你放我去罷。」那人道：「姑娘且到我船上。老夫自能替你排難解紛。何苦如此固執？」筠秋聽得老夫二字舉眼向那人一看。原來是個五六十歲模樣的。老翁心上的狐疑就頓時釋了一半。便道：「老人高義。心感萬分。只待來世報答罷。」那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力一拖。竟把筠秋拉到船上。請他坐下。道：「姑娘安心船上。祇有老夫一人。年已五十三歲。姑娘不必害怕。老夫決不是歹人。」筠秋不語。只得坐下。以覘其情。正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筠秋之受苦。英伸不得辭其咎。明知王氏潑刺險毒。而以愛妻託之。君之愛妻。彼之仇人。女也能不受虐待哉。祇此一着錯誤。遂使筠秋幾瀕於死。春秋責備賢。

者。余。不。能。爲。英。仲。恕。雖。然。爲。彼。設。身。處。地。思。之。當。時。實。有。難。於。安。置。筠。秋。者。仍。當。原。其。心。也。

衰。世。未。俗。得。此。仗。義。之。漁。翁。不。啻。魯。殿。靈。光。也。作。者。嘗。告。余。曰。世。變。日。亟。肉。食。者。流。大。都。落。井。下。石。者。轉。不。如。野。老。細。民。尙。有。天。真。本。色。其。言。極。爲。沉。痛。若。漁。翁。者。非。其。類。歟。有。此。一。人。爲。全。書。生。色。不。少。此。人。果。猶。在。天。壤。間。雖。爲。執。鞭。所。欣。願。焉。

第十一回 訴悲懷可憐薄命女 聞禍事驚絕多情郎

話。說。漁。翁。請。筠。秋。坐。定。後。便。問。筠。秋。投。水。的。緣。故。筠。秋。先。請。教。漁。翁。的。姓。氏。漁。翁。笑。道。鄉。下。人。不。辨。表。字。名。號。人。家。都。呼。我。叫。老。王。姑。娘。也。呼。老。王。罷。筠。秋。看。老。王。顏。色。狠。是。慈。善。決。不。像。歹。人。便。把。如。何。受。王。氏。虐。待。如。何。被。竊。如。何。投。河。一。五。一。十。仔。細。說。了。一。遍。老。王。勃。然。道。世。上。有。這。樣。的。悍。婦。麼。像。我。們。雖。是。鄉。下。人。家。裏。却。狠。和。睦。做。老。的。對。待。做。小。的。愛。護。惟。恐。不。至。做。小。的。對。待。做。老。的。也。是。恭。敬。有。禮。像。這。樣。的。事。不。但。沒。有。見。過。就。是。聽。也。沒。有。聽。過。筠。秋。聽。罷。長。歎。一。聲。停。了。半。晌。說。道。從。外。面。看。來。我。們。這。樣。人。家。似。乎。比。你。們。快。活。實。在。那。能。及。到。你。們。呢。老。王。道。姑。娘。開。話。少。說。我。到。要。問。你。現。

在作什麼計算。筠秋道：我回去是萬萬行不得的。你還讓我去和魚鼈爲伍罷。老王道：這是斷然不能。天下那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姑娘我家離開這裏不遠，我是夜行慣的。你且到我家去逛了一回，再作道理罷。筠秋道：萍水相逢，怎麼驚擾到府上呢。這個是使不得的。老王道：我家屋子狠小，只是委屈姑娘些。倘使姑娘不嫌卑陋，還請不必客氣罷。筠秋謝了一聲，也就答應了。當下老王就搖起櫓來，船身便漸漸離岸，向中流蕩去。這時候約摸有三更天氣，兩岸人聲寂寂，但聞寒砧之聲和犬吠之聲，遙遙相應。筠秋呆坐船裏，聽得這種聲音，心上狠是淒慘茫茫，前路不知墮落到什麼地步。遇著這般情景，真令人肝腸摧斷。哩他一個人正在癡想的時候，櫓聲忽然止住。老王走進艙來，說道：船已靠岸了，請姑娘上岸罷。我家離此不滿百步。姑娘若嫌黑暗，老夫當攜燈前導。筠秋聽罷，隨卽立起身來說道：既蒙老人高義，我就從直了。老王笑了一笑，先白跨上了岸，再把竿子將筠秋扶着登岸。筠秋道：我們去了，把船停在這裏沒有緊要麼。老王道：沒有什麼緊要。這是慣常如此的。筠秋不語。隨著老王便走，果然不上百步，他便停住了腳。回顧筠秋道：姑娘這便是我家了。如此侷促，委實對不住。得狠。筠秋道：

那裏話來。老人義薄雲天。我正感激萬分。老王便輕輕向門上拍了幾聲。只聽得裏面有人答道。是你麼。怎麼。今天歸來這樣的晚。老王道。快開。快開。有客人在此。碰的一聲。門便開了。裏面走出一位老婦。向老王道。今天網得幾多魚蝦。帶回來。沒有。老王道。有的是。有的在船上呢。說罷。又指著筠秋對老婦道。這位便是我同來的客人。他是鄉紳人家的千金小姐。老婦看了筠秋一眼。黑暗中又看不清楚。一時摸不著頭腦。心下很是蹊蹺。筠秋見了老婦。知道必然是老王的妻小。便說道。姥姥夜深了。驚擾得狠。老王道。有話且到裏面去坐著。再說罷。筠秋等隨卽一同到屋子裏。老王向老婦道。阿黑。睡麼。老婦道。還沒有睡熟。說罷。便高聲呼阿黑。不多時。裏面有一位十三四歲的孩子跑出來。向老婦道。叫我做什麼。老婦道。是你爹爹叫你的。老王便對孩子說道。船上篋子裏的魚蝦。你去取了回來。今夜仍到船上去睡罷。孩子答應了一聲。是便如飛的跑向外面去了。老王便把如何遇著筠秋投江和筠秋自己所述的身世。向老婦說了一遍。老婦道。我看姑娘。狠是疲倦。莫不是餓麼。筠秋恐怕老婦費事。便答道。身體不大舒服。心裏不覺得什麼。餓不餓。老婦道。既然如此。姑娘請睡罷。以後的事。等到明天再說。筠

秋道：姆姆萬不可去費事。我要睡就在這裏椅子上睡。一回罷，倘使姆姆多費了心，我狠是不安。反而睡不熟的老婦道：那是斷乎不可。像我們這等樣人，尙且要躲避風雨，何況是姑娘呢？今天已是辛苦得狠，倘使晚上再著了涼，不是要的說罷。逕自向裏面去了。恰巧孩子背著漁簍回來，老王自和孩子去看魚蝦。筠秋獨坐了一回，老婦走出來道：姑娘床鋪收拾好了，就請去睡罷。筠秋道：費心得狠，委實不必如此勞動。說時，便隨老婦向裏走去。原來這所房子前後統是三間，前面一間做了憩坐中間，是柴房灶屋。後面便是臥室了。兩人走到臥室裏面，老婦笑道：我家統共只有一間臥室，褻瀆得狠。筠秋道：那裏話來？老婦便指著兩張榻道：這一張是阿黑的榻，他今夜到船上去睡了。就委屈姑娘在此休息罷。那一張是我們老夫婦的榻，更加糟蹋得不成樣。哩。筠秋道：我安睡在屋子裏，把小弟弟趕上船去如何是好？老婦道：姑娘不來他，也是要上船去的一月裏面。他住在船上的時候，倒有半月呢。所以他的榻上比我們干淨些。筠秋這時實在已經倦極，也就不再客氣，便和衣睡了。但是心中有事，身體雖乏，還是睡不熟。況且一天多沒有進下粒米，飢腸鹿鹿，餓火上攻，更使他不能成眠。後來聽得老婦

睡了。老王也拴上房門，到榻上去了。不多時，兩人都起了。鼾聲，他却還是清醒得狠。等到白光射入屋裏，方才昏昏懂的睡去。一夢醒來，老王夫婦早已起身。老婦捧着臉水進來，說道：「姑娘洗臉罷。外面早飯已端整好了。筠秋謝了一聲，就起盥漱，洗罷到外面去用膳。雖則不見出色，比較家裏的殘羹冷飯，還好得多哩。飯罷，筠秋便對老王夫婦道：『蒙你們如此厚待，我的感激真是非口裏所能講的。現在我主意已定，有一位親眷，他是我的表兄，在上海一個學堂裏讀書，我准備寫一封信給他，叫他來救我。但是這事至少要有十天的耽擱，我既住了這裏，房飯錢是一定要算的。』老人偷是允可。我如此辦理，老王道：『那有這理？』姑娘不嫌卑陋，我們已很歡喜，說什麼房飯錢呢？老婦也道：『我們這裏從來沒有貴客降臨，像姑娘這樣美貌的人來往，我們的茅屋，狠是光鮮的事。斷沒有要錢的道理。』姑娘如此說法，也太賄不起人了。筠秋被兩人說住了，也就不再作聲。當下老王去買著紙筆，回來，筠秋便寫上一信，寄給英仲信上的話。頭無非是敘那被禍的情形，話分兩頭，且說英仲自回南京後，不久就往上海，在學堂裏面屢次寄信給筠秋，總是沒得復音，就是偶然得了筠秋的信，也是前言不對後語，明知所

發的信。筠秋沒有收到。此中定然有人弄鬼。正自蹊蹺的時候。要想到揚州去走一遭。看看筠秋近狀。到底消瘦。如何模樣。主意尚未打定一天。忽然接到筠秋的掛號信。連忙拆開一看。驚惶萬分。嘆道。筠秋呀。倘使你真個投入清流。叫我怎樣呢。我要以身殉你。上有雙親。下無兄弟。斷然做不到的。我若獨自偷生。又怎麼能丟下我心坎上的人呢。者番如天之福。幸而遇着救星。不然真不堪設想了。當下便定了主意。決計即日赴揚。就向學監處請兩星期的省親假。匆匆忙忙乘舟而去。正是

聞道個儂遭禍事。忽忽又渡廣陵潮。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回分下解。

裴郝曰。此回極寫老王之義。勸人爲善之意也。作者鑒於今日古道之喪。奸宄之多。乃於筆端力揚老王庶幾足以挽頽風而救末俗乎。老王之婦亦是不易得者。此一雙夫婦。洵今日之鳳毛麟角也。

第十二回 相思愈苦相見愈遲 其室則空其人則遠

話說英仲從上海趁着輪船。直向揚州進發。心裏很是焦灼。恨不得脅下生上雙翅。立

刻飛到廿四橋頭心裏越。是着急越覺船行得遲。又是冷悄悄。的沒有侶伴更覺得度。日如年時而躺在榻上眼瞪瞪的向上直視時而倚窗遠矚。忽忽若有所思其實向上。沒什麼看就是向外也是一片汪洋水天相接英伸那裏是去看他無非免起鵬落作。種種胡思亂想罷好容易挨到那天居然到揚州了揚州地方英伸雖然住過幾旬但。他在江家和筠秋盤桓的時候多就是大街通衢也沒有幾條認識何況老王住的地。方是什麼一個小巷因為巷裏多半是漁家就叫做漁巷英伸想先到江家訪問無奈。江家此刻只有王氏是斷然去不得的左思右想只是沒個熟人好請他做識途之馬。後來忽然想上一計何不仍舊去找上次寄宿的旅館權且下榻他們本地人氏必然。能做鄉導這是極現成的怎麼我一時竟想不到呢想到這裏便去找着那個旅館居。停主人還能認得英伸笑語相迎非常歡喜英伸先揀定房間心上急欲和筠秋會面。便把來意向居停說知居停道這事很容易辦的我立刻喚茶房和先生同去英伸道難。得賢主人如此高義只要把地名方向指點明白我便能去找尋了居停道此間地方。和他處不同曲折狠多先生人地生疎不如和茶房同去的妥英伸答應個是居停喚

茶房阿榮至前把要到漁巷去的話頭吩咐一遍。阿榮便隨英仲去了。約摸走上三里多路，到了漁巷土屋茅檐，鱗次櫛比，好容易東訪西詢，找到老王家。英仲看時，但見當門一灣清水，淨可鑒人兩株垂楊，迎風飄蕩，雖是柴戶土階，却也別饒風趣。英仲先上前叩扉，裏面有位老婦應聲而出。英仲料是老王的妻，小便問道：「這裏是姓王麼？」老婦答道：「是英仲又道：「王翁在家麼？」老婦道：「早上出去釣魚，此刻還沒有回來哩。」英仲道：「大約什麼時候回來？」我可等一回麼？」老婦道：「客人有什麼事故，必定要見他，他是往往在船上過宿的，回來沒有定時，恐怕客人等不得呢。」英仲道：「我有要事到此，你們這裏不是有位姓江的姑娘麼？」老婦聽到這裏，急忙問道：「客人尊姓大名？我還沒有請教過哩。」英仲道：「我姓吳，叫英仲。」老婦道：「原來就是吳公子，那麼你來得太遲了。」英仲急問道：「來得太遲麼？」江姑娘那裏去了？」老婦道：「站在這裏，太不成樣，你且到裏面坐着，再講。只是偏促些罷。」英仲急欲探知箇秋的下落，也不客氣，竟隨老婦入內。老婦又要到裏面去，冀若供客。英仲連忙止住道：「姥姥，你不必多費心了，使我轉覺不安，還是快把江姑娘的信息告訴我罷。」老婦道：「公子，我簡直對你說，老王早已和江姑娘到上海尋你去了。」

英伸道：方才姥姥說王翁早上出去釣魚，現在怎麼又說到上海去看我呢？老婦道：公子有所不知，容我仔細道來。姑娘受了他大娘的委屈，忽然生了短見，要想投河自盡，遇着我家老頭兒帶了回來，住着幾天，不知如何被江家大娘得知，尋到我們這裏，賞給老頭兒一個拐匪的頭銜，幸而是我見機，看他來意不妙，忙把姑娘藏在柴堆裏，大娘尋了一番不見形影，垂頭喪氣的自去了。我們老頭兒反要和他算賬，他嘴裏雖硬，口口聲聲還說藏在別處，心裏却已暗暗叫苦自己，也覺得過於莽撞些。後來老頭兒說大娘恐怕還沒死心，這裏斷然再住不得，姑娘也是如此說法，他們商議一番，便趁輪船到上海看你。但是老頭兒斷沒有平白地裏向上海去的道理，倘若被人知道了，不是欲蓋彌彰麼？所以方才對先生說是釣漁去的。現在先生已來此地，恐怕他們很是失意，你還是快些回上海罷。英伸聽得這一夕話，不覺長歎失聲，向老婦申謝一番，便和阿榮同返旅館。這時候的苦處，哭不得，笑不得，說又不得，一夜沒有合眼。恨王氏如刻骨一心，要想去和他理論，替筠秋出口氣，主意已定。明天早上用過晚膳，便往江家，恰巧王氏出來啓門，一見英伸心上非常突兀，英伸連忙叫道：伯母，我是剛纔從上

海來的王氏倒也不好意思發作。便道：公子請坐。英仲見王氏已經招待他，了郎逼緊一步，問道：筠妹健麼？在家裏麼？王氏故作驚訝色道：公子問筠秋麼？前幾天不是你有一信來，叫他到上海去的麼？他動身已有一星期，還沒有信回來。我方思念着他，怎麼你倒來問我？我還要問你呢。英仲被他劈頭反咬一口，幾乎答不出來。幸虧還算機警，勃然變色道：伯母那裏話來？我此次匆匆而來，原爲秋妹的事。我日前接到他的絕命書，說因受不住你的虐待，故願與魚鱉爲伍，顯見得他已死了。我把生的秋妹交給你，你連死的也還不出，倒出此反噬之言。你說我有信來，我的信究在那裏？我還要向四鄰打聽個明白呢。王氏亦大怒道：公子這不是你有意做這圈套來欺弄我寡婦麼？我不向你要女兒，已是格外通融。你反來向我要人麼？女兒是我的女兒，即使我家裏出了變故，也用不着你來插嘴。我這裏事情狠多，你請快些自便罷。英仲道：筠秋是我的未婚妻，我有夫權，當然可過問的。王氏道：你的婚證在那裏？英仲道：無論這事是他生，母面許的就是你月受我的津貼也，明明是承認的證據。不然那有路人來給津貼的道理？總之我斷不和你干休，若不把秋妹給我，我惟有請法庭解決了。王氏究竟是婦人。

聽說要向法庭起訴。心裏便有些怕懼。嘴裏不覺軟起來。說道：「公子何至於此。我老實告訴你罷。我們這裏有個漁翁。老王爲人狠是不端。不知他把什麼話頭哄着筠秋。筠秋竟被他拐去了。前幾天我也去尋過。無奈我是隻身的婦人。拗他們不過。反被奚落一場。公子你狠精明。你何不自己去和老王理論。英仲嘆了一口氣道：「伯母既然如此說法。我也不問他真不真。只是我把人交給你。我可向你要人。老王從你手裏誘着筠秋去。你可向老王要人。老王與我無干。我却不能向他要人。這個理路是狠明白的。只要伯母能把筠秋還我。我不妨等待一二天。就是等三天四天。如果能達到目的。我也是情願的。」王氏道：「我儘可依你去走一遭。無論尋得着尋不着。我總算已經照辦。以外的事。我却不能再管了。」英仲不欲爲己甚之事。也就默允了。忽又道：「筠秋臥房是那一間。我要去看。」回王氏道：「他房裏沒有什麼。你不必去看。幾天沒得人去。恐怕滿屋子都是鼠糞塵埃哩。」英仲道：「我就去看。」一回也沒有什麼要緊。王氏便喚僕婦導英仲到筠秋臥房裏去。原來就在客堂後面一間披屋。十分黑暗。走到裏面。四下看時。只有舊衣箱兩只。書架一座。檯檯各一件。檯上紙墨筆硯安放得狠是齊整。榻上雖是敗絮布衣。

也狠有條理。足見筠秋平日的爲人。英仲見物思人。不覺凄然。淚下。從書架上翻了一回。要想拿幾件東西做個紀念品。看來看去。件件好的。拿不了許多。便想道。我何不設法把這許多東西一概拿去。在王氏看來。這種東西。值不得幾個錢。大約還可以辦得到。想罷。便走到外面。對王氏道。伯母。我還有一事。要向你要求。筠妹房裏的東西。可能一概給我帶了去麼。王氏道。這個使不得。莫非你已經把人騙去。現在又來騙我的東西麼。英仲道。伯母。還要反噬麼。我沒有他法。只有請鄰舍出來做個見證。問個水落石出。王氏聽得這話。不再嘴癩。連英仲的要求。也做個順水人情。答應他。了原來。王氏一向刻薄寡恩。鄰舍沒一個不說他的壞話。何況這件事情。大家知道。因虐待而起。偷然。英仲真個去問鄰舍。勢必和盤托出。王氏益發難下台了。所以不如就此敷衍過去。英仲便叫阿榮去喚兩名脚夫。自己又把筠秋的東西整理一番。一概裝在箱子裏。面不上一刻。阿榮同脚夫來到。英仲便把兩隻箱子交給阿榮。自己也起身告別。再三叮囑王氏。三天裏頭。一定要回信的。王氏含含糊糊答應了他。英仲就此去了。過了一天。他恐筠秋在上海久待。卽趁了輪船。溯江而下。也不去告知王氏。前次兩天。

三天的限期。他明明是把王氏開胃。一輩子總是找不到的。不過小小的替筠秋出口氣罷。這番到揚州。雖沒遇着筠秋。但是能把筠秋的東西弄到手裏。心上也狠是得意。彷彿和兵士們得了戰利品。奏凱一般。正是

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僕僕風塵。所爲何事。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天下事有欲其然而偏不然者。正切合先哲所謂恃人者不久。望人者不至之義。英仲之欲見筠秋。意何其切。心何其急。不謂文人之筆。慣弄翻江倒海伎倆。必使經許多跋涉。受許多磨難。始得一面。蓋不如是。則平鋪直敘。坦率而無味矣。

本回用筆。紆徐縈迴。曲折耐人尋味。英仲之訪老王也。始則老婦以未知英仲爲何人。乃答以釣漁去了。後知英仲卽筠秋之夫。遂以護送筠秋赴滬相告。英仲之訪王氏也。盛氣而去。倒被王氏劈面反咬一口。幾乎爲之語塞。文筆時作波瀾。便見其妙。英仲向王氏索筠秋。自是正理。卒至王氏無可用其奸謀。益見英仲英明十分。智巧迴不侔俗。

第十三回 夜雨昏燈追談離緒 秋風蕪菜借返故鄉

話說吳英仲從揚州起身。到了上海之後。先尋了客寓。把行李安置妥當。即趕到學堂裏面。招着聽差詢問。前幾天有無人來看我。聽差道。並沒有人來。只有幾封信在這裏。英仲便叫他去把信拿來。聽差去了一回。果然拿着幾封信來。英仲一一看過。信面有三封。是朋友的信。筠秋果有兩封信在內。就也不去看。朋友的信。先把筠秋的信拆開。閱看第一封道。

英哥足下。妹頃抵申。權寓鹿鳴旅館七十二號。幸即命駕來此。一腔情緒。專待面罄。速速。速。蘊玉匆上。

看罷。又看第二封道。

英哥再鑒。前寄寸簡。計已兩日。望穿秋水。足音不來。妹之焦灼。何如。大約吾哥已赴廣陵。非然者。妹知哥聞汝意中人。翩然而至。無論課務如何繁冗。亦必忙裏偷閒。來此晤敘。即有他故。亦當有復書至矣。第妹既來之。則安之。准留寓中待駕。無論吾哥何日返滬。即至鹿鳴視我可也。蘊玉再上。

英仲看罷，連忙趕到鹿鳴旅館，問着筠秋往的是樓上第七十二號房間。走到樓上看見七十二號緊緊關着，輕輕敲了兩下，便聽見有人來開門，門啓處，果然是極盼望的意中人，驟然見面，喜出望外，到了房內，彼此坐下，筠秋先說道：「哥哥你果然是到揚州去的麼？怎麼今天纔來呢？」我在此地等你莫說度日如年，就是度一刻還覺得比一年長哩。英仲一語不發，停了一會，嘆了一口氣，說道：「妹妹，怎麼你瘦到這般田地呢？倘使不是在此地會面，我幾乎要認不得你了。」筠秋道：「遭了這樣的變故，受了這樣的罪孽，那得不瘦呢？」英仲道：「已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過去的事情一概丟開些罷，以後的命運，或者可以否極泰來了。」筠秋答應着，是英仲便問老王怎麼不見。筠秋道：「我這回難爲他，得狠他一家幾口全仗捕魚度日，今番非但要他跋涉，一遭并此累他，少了許多進款，我心上真是不安，其實我一人來此，也是輕車熟路，沒有什麼不便，只是他老頭兒熱心得狠，總不放心，讓我隻身就道：『現在他被我再三催請，已經回揚州去了。』英仲道：『怎麼我遇不着他呢？』倘使我遇着他，我還要重重的謝他一番呢。若是沒有這位救命星君，我今天還看得見妹妹麼？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也不

過說罷了。說到這裏，不免落下幾點英雄淚。筠秋本來要向英仲號啕大哭一場，把心頭的幽鬱發洩一番，只爲英仲征塵匆匆，喘息未平，不欲重傷厥心，強把眼淚藏過，拿出一副笑容來敷衍他，不提防英仲先下起淚來。筠秋也就禁不住了。兩行熱淚撲撲簌簌像珠子一般的滾下。英仲看見筠秋如此光景，狠是不忍忙到筠秋身邊拉着他的手，勸道：「妹妹，我已經勸過你了，過去的事情總是丟開些的好。」筠秋道：「我非不知你說的是好話，無奈這種眼淚他自然而然的淌出來，我也禁他不住。」哥哥你還是讓我哭個爽快罷，是哭不壞的。」鬱結在心頭，倒要成病的。英仲道：「我那忍看你這種淒慘的模樣，我看見你的眼淚比刀挖我的心，還痛你不要哭罷，你自己譬解譬解，也不要鬱結在心頭。妹妹，你心愛的人在你眼前了，你我的還怕不能達到麼？還有那個來做我們的阻力呢？妹妹，你樂觀些罷。」說到這裏，筠秋果然不哭了。停了一回，筠秋說道：「哥哥，我把已前的事講給你聽罷。」英仲道：「把舊事來做談助固然很好，但是你切不可再觸動悲懷。」筠秋允了，便把如何失竊，如何受辱，如何投河，如何遇救，一五一十告訴了英仲。英仲道：「原來有如此曲折，你在王家寄來的信語意簡略，只得其大概罷。」

筠秋又把和老王來滬的情形述過一遍。英仲道：我在揚州遇王媽時，已得其梗概。我且把我的事告訴你。你的衣服書件，我已替你帶來了。現下還在客寓裏哩。筠秋急問道：怎麼你能拿到我的物件？真是想不到的。不是虎口裏搶肉吃麼？英仲道：老虎也有失算時。他究不及我智呢。筠秋急要悉其詳情，立催英仲備言。其詳英仲即將如何對待王氏做弄，王氏領取物件的實情，仔細說過一遍。筠秋登時居然轉悲爲喜，說道：哥哥你快差茶房去把行李拿到此地來罷。英仲道：行李自是要去拿來，但是我還是寄宿在那裏的好。筠秋道：我們不是第一遭相逢，你也住過我家多天。我們只要自問無愧，其餘的就可不去管他。倘使你一定要避這嫌疑，也不妨在這裏另開一個小房間。究經比分住兩地便利得多。英仲道：人心不古，浮言可畏。我准另開一個房間罷。至於行李，我當自己去取，還要把棧租算給他哩。筠秋道：既然如此，你速去速來。我等你來同吃晚飯。前幾天因心緒不寧，常是三餐便做兩餐吃。今天你來了我心裏快活得狠。正好努力加餐哩。英仲當即立起身來說道：妹妹，我准去了。筠秋點了點頭。英仲向外便走。趕到寓裏把諸事舒齊好了，仍舊到鹿鳴將行李搬到筠秋房裏，叮囑茶房再去。

揀一個獨睡房間。這時候已是上燈辰光。停了一回茶房，卽把晚飯送上。三葷一素，還堪下箸。英伸道：「我們學堂裏的飯菜，也不過如此。」筠秋道：「公衆地方的飲食，總沒有精緻的。」英伸不語。二人便用起飯來。飯後重新聚話。英伸道：「現在最要緊的是你的善後問題。住在此間，自然不是長久之計。就是揚州也斷然回去不得。若說讀書呢，本學期已經過了一半，也沒有什麼學堂可以插進去。你有什麼成見？若是我辦得到，總依你的。」筠秋道：「我那裏有成見呢？我現在是丁零孤苦，毫無依靠的人。只有求你替我想個善處之法罷。」英伸道：「我們兩人就是一人，還說得着求的一字麼？既然有了婚約，我就應該盡保護你的責任。不過恐怕我沒有你細心，故先和你商量。你到底有成竹在胸麼？」筠秋道：「我也着實思量一番。過真個沒有什麼好方法。哥哥你的見識究竟比我高得多。怎麼反要問我呢？」英伸道：「我想客裏生涯，總不如家鄉的好。你能從我到南京去告訴了我，再說辦不辦？」英伸道：「我想客裏生涯，總不如家鄉的好。你能從我到南京去麼？」倫使你肯去那一天的風雲就可消歸。烏有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筠秋沉吟了一回，說道：「我此刻去見世伯父母，不僧不道，到底算什麼樣子。世間有毛脚女婿，沒有毛」

脚。媳。婦。的。英。仲。道。毛。媳。婦。更。多。哩。童。養。媳。不。就。是。毛。脚。媳。婦。麼。筠。秋。道。童。養。媳。也。有。過。
 門。之。禮。像。我。這。樣。子。一。輩。子。行。不。去。的。英。仲。道。閒。話。少。說。我。們。且。把。正。事。研。究。妥。了。再。
 講。別。的。筠。秋。道。你。還。有。別。的。方。法。麼。英。仲。道。只。有。此。法。是。千。妥。萬。當。除。却。此。法。再。沒。別。
 的。好。方。法。了。我。的。意。思。你。既。到。了。南。京。我。們。可。早。日。結。婚。若。做。到。這。一。步。今。生。今。世。如。
 願。以。償。真。是。畢。生。第。一。件。快。事。呢。筠。秋。道。怎。麼。又。說。到。這。一。層。呢。你。從。前。和。我。指。環。交。
 換。時。候。不。是。有。『。桃。穠。梅。熟。之。子。于。歸。待。高。等。畢。業。後。舉。行。』。的。話。麼。現。在。離。開。你。畢。業。
 期。限。已。不。滿。兩。學。期。何。必。急。急。於。此。呢。英。仲。道。你。方。才。不。是。說。你。是。丁。零。孤。苦。的。人。麼。
 既。然。如。此。我。們。就。該。早。些。團。圓。早。團。圓。一。日。你。便。少。受。一。日。丁。零。之。苦。所。以。我。的。意。思。
 要。想。變。通。辦。理。你。的。心。事。我。未。嘗。不。曉。得。也。不。用。多。拘。執。了。筠。秋。道。你。既。迫。我。走。這。條。
 路。我。又。沒。得。法。想。只。得。照。此。辦。了。不。過。不。能。終。喪。實。對。不。住。家。母。英。仲。停。了。一。回。說。道。
 妹。妹。我。記。着。一。件。事。了。方。才。被。旁。的。說。話。歪。開。沒。有。說。完。老。王。去。的。時。候。你。到。底。如。何。
 酬。謝。他。的。筠。秋。道。我。身。邊。是。向。來。不。帶。錢。的。何。况。倉。皇。之。中。去。尋。死。路。斷。然。想。不。到。取。
 錢。更。想。不。到。有。用。錢。的。去。處。所。以。分。文。不。名。首。飾。呢。自。從。家。母。故。後。我。久。已。卸。除。幸。虧。

我恐怕遺失。一向藏在裏衣的袋內。那天竟也帶着去投河。這真是個救命星。若從揚州動身的時候。我把金耳環和金鈕。交給老王去兌。兌得三十五元。我給老王十元。謝他救命之恩。後來用去川資四元。老王去時。我又給他五元。我本要多給他些。只是此地房租還沒付清。或恐你不能即來。就是你來了。還恐你帶的錢不多。所以我不得不留些餘糧。英仲道。你真想得周到。現在房租已付去多少了。筠秋道。我已先付五元。約摸要再給他這個數目。哩。英仲道。現在你身邊還有首飾麼。筠秋道。有是有的。只是我寧可乞食。不願兌去一件。是家母給我的遺念品。一件是和你的定情的禮物。我當與存俱存。與亡俱亡。英仲道。我原爲這件事問你。但我知你決不輕於割愛的。令堂的遺念品。也是約指麼。筠秋點了點頭。英仲取出時記一看。短針已指在十二時上。忙起立道。明天還要早些起身幹事呢。怎麼長談不輟。把時候都忘却了。筠秋道。自應該睡了。明天會罷。英仲便往自己房裏就寢。一宵無話。到了明天。英仲要到學堂裏去告假。後來仔細一想。前次告假。是說回寧省親。怎麼方才到校。又要續假。回家呢。不如不去。銷假。等到回家之後。簡直來請婚假。如此倒覺圓轉些。商諸筠秋。筠秋亦贊成。不去續假。

兩人便預備啓行。英仲不便到校中去取行李，所以並不攜帶什麼。不過仍是幾件筠秋的東西和買來的上海土產。筠秋道：哥哥幸虧你把我的物件拿了來，否則我此刻南京去連一件潔淨的布衣服也沒有。若是要做起來，既耗時光，又費周折，那能及這樣的妥當呢？英仲狼以爲是當夜兩人把諸事俱預備完全，卽去趁招商輪局金陵號包定一個房間。英仲此番有說有笑，和上次隻身孤行迥不相同。就覺得一路山明水秀，不復有苦風淅雨的景象了。正是

坐對可人心已醉，未曾真個也魂銷。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此回文字，所以警淫慾也。英仲何如人，筠秋何如人，乃能見色不亂，等是人也有能有不能，吾爲世之論愛情以肉慾者愧矣。

患難以後，第一次見面，自有一番傷心酸目之談話，如系以累贅堆砌之慰語，非獨不見其長，抑亦未矣。乃作者以一口氣中出之，益見其用筆之佳。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二語也，是大解脫語。

人心不古。浮言可畏。二語簡而捷。當世之照妖鏡也。

第十四回 佳婦佳兒天生佳偶 慈父慈母齊展慈顏

話說吳英仲和江筠秋登輪之後。一路上有說有笑。毫不覺風塵僕僕之苦。筠秋道。金陵名勝。爲江南當首屈一指。南朝遺跡。明代故宮。都是我夙夜神往的。揚州和南京。雖然相去沒有多路。我確沒有到過。這番隨你回去。大可領略一番。英仲道。以古蹟論揚州也。自不弱。不過南京爲帝王所居多些。宮殿遺址。就更覺得荒涼。二三勝國遺老。和一般心存漢室之徒。嘗借此賦詩悲歌。以見其志。就把南京聲名鼓吹得一天大似一天了。筠秋道。揚州究非南京可比。英仲笑道。還有一層。南京爲江南第一重鎮。兵家必爭之地。國家無事。則已有事。必殃及南京。自經紅羊之劫。南京的勝蹟。不知已墮壞多少。來日方長。隱憂無已。今日的南京。已不及從前的南京。後日的南京。恐還不及今日哩。筠秋道。這話狠是。但是現在的南京。尙有可觀哩。我到了南京。左右總要你領我飽瞰一番。英仲笑道。你一輩子總是要長住南京的。說罷。兩人不禁相與粲然。照這樣情形。看來可見他們路上。狠是快活。就是一路所談的也。無非是這派閒談。不知不覺到

了南京英仲請筠秋在招商旅館暫時安置自己却先歸家老夫婦見兒子突然歸來又驚又喜英仲先把校中情狀稟過一番然後將江家的事從頭至尾細訴一遍王氏道江家姑娘既然在旅館裏面應該快些去請他來英仲道且慢停了一回兒當自己去領他來王氏道那麼你快些去罷他初到這裏事事生疏總有些不便就是冷清清的獨在館裏守候也覺乏味得狠英仲連忙答應幾個是字便告辭出門去了當下僱着一輛馬車逕往江岸招商旅館筠秋的行裝早經英仲攜回此時只賸個空身正在獨坐尋思忽見英仲來到連忙含笑相迎心裏且喜且憂不知老夫婦聽得這事究竟意見如何正要動問英仲已先把歸家上稟的情形告知筠秋又道父母親的意思狠是懇懃臉上也非常歡喜筠秋方把心裏一塊石頭落下兩人卽同登馬車叫御者加鞭疾行車中仍是唧唧細語筠秋道我對令尊令堂是否稱世伯伯母英仲道我雖尙未和你結婚但是這個稱呼太覺普通些筠秋道那麼叫寄父寄媽罷英仲道省得將來改口不如就跟着我叫罷筠秋道未經正式參見似覺有些唐突英仲道既然如此還是依着你罷筠秋點了點頭向外面一看都是些田野景象便對英仲道怎麼南

京城裏荒涼到這般田地。英仲道：「南京城裏地廣人稀，少不得把閒空的地來做菜園。你看城裏居然能行火車，地方不遑闢，能做得麼？」筠秋道：「明初時候，當該不至如此。華屋山邱，好不令人傷感。」正說間，馬蹄忽止。英仲道：「到了。」請妹妹下車。罷。筠秋此時心裏突突的跳，覺得進退兩難，木然不知所爲。英仲先自下車，笑攜筠秋的手道：「妹妹不必害羞，已經到此。左右總是個樣兒，趕快隨我進去罷。」說着，便輕輕把門敲了三下。裏面卽有家人出來開門。英仲導筠秋到客廳上，請筠秋坐下，自己隨到裏邊告知父母。老夫婦處早有僕婦去告訴他。王氏急欲見筠秋，不待英仲來到，已經起身外行。英仲趕在前面，子厚也跟着王氏到廳上。英仲攜着筠秋的手，走到二老面前，對筠秋道：「這位是家君，那位是家母，妹妹就在此地行個禮罷。」筠秋連忙跪下，叩首，口呼「寄父、寄媽、子厚、夫婦」，連說不敢當。此大禮，王氏就一手攙起筠秋，滿面笑容的說道：「我怎好生受你這大禮呢？」筠秋正要答話，英仲道：「這是做兒婦的應行之禮。」王氏又道：「好姑娘，你安心住在這裏，我膝下正少一個女兒。今朝看見了你，我好生快活。」筠秋道：「蒙寄父、寄媽格外垂憐，收留孤女，俾得長侍蔭下，我的感激真是無言可喻。當下子厚便對王氏。」

道。你可領姑娘到裏面仔細去談。叫僕婦把西廂收拾起來。鋪設當格外整齊。他們年輕的人。總喜歡潔淨的。王氏果然攜着筠秋。進內走過天井。仍是五開間正屋。和大廳遙相對照。正中一間。用做客座。王氏便對筠秋道。東邊兩間。是我的臥房。你到我房裏去坐罷。筠秋便跟王氏到房裏。見一切陳設。很有秩序。坐定。王氏道。西面兩間。一間是英仲的臥室。一間是他的書齋。側裏還有三開間兩進的屋。一進是花廳。一進現在還關着。後面零星小屋。統共有十餘間。園裏又有空屋多間。我們人少。屋多。平日。狠是寂寞。難得姑娘來。此熱鬧得許多哩。筠秋道。這樣的大宅子。寄媽真是不易照管。王氏道。豈不是呢。所以我。要娶個精明強幹的媳婦。哩。筠秋紅着了臉。笑了一笑。王氏道。我們這裏。雖然人少。沒有什麼遊伴。但園裏的景緻。尙堪自樂。其樂你儘管安心住。在這裏。今兒我們是一家人了。說罷。高喚周媽。便有一中年的僕婦進來。王氏道。你。去。叫。福。喜。壽。慶。姚。媽。和。廚。下。的。夫。役。俱。來。叩。見。江。姑。娘。周。媽。應。聲。而。去。不。一。回。男。女。僕。婦。一。齊。來。到。俱。站。在。門。外。王。氏。立。起。身。來。對。着。衆。人。說。道。方。才。來。的。一。位。江。姑。娘。是。我。家。的。至。戚。江。老。爺。一。向。在。揚。州。做。官。去。世。之。後。姑。娘。無。人。照。顧。所。以。這。回。少。爺。到。揚。州。去。領。來。

的。你們都應該上去請個安。衆僕役齊聲答應。筠秋走出房外。衆人一上。前請安。王氏代筠秋頒過賞錢。衆人次第謝賞退去。筠秋又向王氏謝過。王氏道：「你的臥室已叫他們去整理了。就是這裏隔壁的廂房。」筠秋道：「煩寄媽費心。得狠。」王氏道：「我已經說過。我們是一家人了。我就把你當做女兒一般看待。你以後切不要再說客套話。你連日勞乏得狠。現在到你自已房裏去休息一會罷。他們正在預備晚飯等一回叫他們來請你罷。」筠秋應聲起立。王氏便喚周媽入房。叫他送筠秋到西廂房去。筠秋又向王氏告辭。然後隨着周媽而去。到房裏一看。果然異常整潔。一張馬鞍式檯。一張梳粧檯。丁字兒排着靠壁。排着兩只玻璃書櫥。琳瑯滿架。大約是英仲書齋裏移來的一式的。籐椅四只。上面俱用着繡墊。帷裏是一張紅木的獨睡榻。被褥帳幔俱是簇新的心裏狠是喜歡。見周媽尙侍候在旁。便道：「這裏沒有什麼事。你去罷。」周媽去了。筠秋休息一回。見自己攜來的行李都已置在床後。便去略爲整理一番。忽然英仲來了。筠秋趕忙前去招呼。且笑且說道：「哥哥真是費心得狠。我彷彿從地獄裏升到天堂一般。」英仲道：「都是家裏現成的。這兩櫥的書是我恐你閒着無事給你消遣的。」筠秋道：「我此刻的快

活真是說不出來。同是一個人。我見着大娘。怒目睜睜。總像十殿閻王一般。見着寄媽。那種慈講可親的顏色。令人如對冬日哥哥。這種家庭。才是美滿的家庭呢。英仲道。我是方才從母親處來。母親說你言動舉止。狠有大家風範。他狠贊我的眼力。不錯。從這裏看來。可知母親狠疼愛你呢。妹妹母親最喜歡熱鬧。你有空閒時候。可常去和母親談天。家庭之中融融怡怡。使母親覺得你來了之後。比先前熱鬧得多。他必定益發疼愛你了。筠秋狠以爲是說道。寄媽真是疼我愛我。方才當衆僕役面前替我掩飾一番。虧他老人家想得周到。我心裏着實感激。英仲道。我家裏的情形。現在你都已眼見過。你可放心了。筠秋道。哥哥覺得寄父的意思。什麼樣。英仲道。父親是個男子。自然沒有母親那樣和你親暱。但我知道他也狠是愛你。從前你把小影寄來。第一個看見的就是父親。當時狠蒙父親贊賞。方才我到母親房裏。父親正在和母親談話。我遠遠的聽得兩句。大約是「相貌雋秀。得狠比照上還好得多哩。」後來見我走進去。兩人便不再談。從這兩句話看來。可見父親也狠合意你妹妹。你生得這般怪可憐的模樣。那個見了不疼愛。像你大娘的待你。真要墮入畜生道的。筠秋聽了這話。眼圈兒忽然紅了。

英。仲。道。你。又。觸。動。傷。感。麼。筠。秋。道。你。的。話。說。到。我。心。坎。上。面。我。那。能。毋。動。於。中。呢。正。說。話。間。周。媽。忽。然。來。請。吃。飯。英。仲。便。領。筠。秋。到。膳。堂。裏。去。膳。堂。就。是。東。邊。的。一。間。廂。房。沿。着。廊。下。走。去。沒。有。多。路。平。日。是。這。有。老。夫。婦。兩。人。同。殮。今。天。英。仲。筠。秋。歸。來。老。人。滿。心。歡。喜。叫。他。們。在。一。塊。兒。用。膳。英。仲。筠。秋。到。膳。堂。時。老。夫。婦。已。先。在。那。裏。等。着。王。氏。含。笑。說。道。你。們。今。天。在。一。塊。兒。吃。罷。明。天。還。是。照。這。樣。子。或。者。各。自。另。吃。均。聽。你。們。的。願。意。英。仲。道。還。是。這。樣。的。好。又。省。事。又。熱。鬧。筠。秋。道。我。是。應。該。侍。候。寄。父。寄。媽。吃。過。再。自。己。吃。的。王。氏。道。這。是。縉。紳。人。家。的。惡。習。氣。無。論。你。現。在。是。客。斷。無。此。理。就。是。將。來。你。和。英。仲。結。了。婚。也。不。用。如。此。多。禮。說。罷。就。叫。英。仲。筠。秋。坐。下。子。厚。先。已。坐。定。筠。秋。告。坐。過。了。方。行。就。席。這。回。的。飯。菜。比。平。日。格。外。豐。盛。雖。然。長。者。對。於。幼。輩。說。不。上。接。風。却。也。是。家。庭。裏。面。團。圓。歡。敘。的。意。思。飯。罷。英。仲。自。和。父。親。去。談。天。王。氏。筠。秋。各。自。回。房。盥。漱。筠。秋。把。事。情。做。完。之。後。便。到。王。氏。房。裏。去。逛。恰。好。王。氏。閒。着。無。事。見。筠。秋。來。到。便。道。姑。娘。你。快。進。來。坐。一。回。去。筠。秋。笑。道。我。原。是。來。侍。候。寄。媽。的。當。下。便。即。告。坐。王。氏。道。我。想。你。房。裏。沒。有。使。女。狠。是。不。便。我。已。經。吩。咐。福。喜。叫。他。到。荐。頭。家。去。知。照。一。聲。大。約。明。天。就。可。

送人來。筠秋道：我本沒有什麼事，何必再多累寄媽呢？王氏道：僕婦究經沒有了，豈伶巧年輕的姑娘們多半歡喜？我從前也這麼樣，明天保你揀選一個極伶巧的女子。筠秋見王氏這樣願憐，又歡喜，又感激，真個看得和自家裏一般。又談了一回，筠秋告辭出來，到自己房裏，知道此時英仲斷然不來，便把房門拴上，從書櫥裏抽出幾冊洋裝書，一本是右台僊館筆記，曲園老人著的，一本是池北偶談，漁洋山人著的，翻了幾頁，覺得池北偶談的趣味，比右台仙館筆記好，便把筆記仍舊藏着，就將偶談逐段看去。一壁看，一壁聽得窗外蟲聲唧唧，相與鳴和，偶然觸動感舊的念頭，想道：這秋燈夜讀的滋味，我久不領略了。自經患難，早已拼着一死，不料苦盡甘來，還有這樣日子，且看且想，漸有睡意，恐怕被人議論，掙着精神，不願即眠。後來，到得躑躅聲寂，方始熄燈就枕。一宵無話，明天早晨梳洗之後，便到老夫婦處請安，恰好老夫婦剛才起身。王氏道：姑娘你怎麼不多睡片刻？現在時候尚早，你已梳洗完畢，起身過早了。子厚也道：姑娘你以後不必這樣多禮。一家的人，從直些罷。子厚話雖如此，心下確狠贊筠秋知禮喜悅之情，面上自然流露出來。筠秋道：年紀輕的人，不比老年人，應該早些起身。

的說罷。不便久坐。卽退出正寢。仍到自己房裏。周媽已經洒掃得整整齊齊。筠秋道。以後這些事情。讓我自己幹罷。周媽道。太太昨夜吩咐下的。叫我仔細侍候姑娘。倘使姑娘自己去幹。被太太知道。反要說我貪懶哩。筠秋就不作聲。過了一回。周媽到廚下去。拿着早點來。筠秋用過。正要立起身來。英仲笑嘻嘻的走來道。妹妹早呀。筠秋道。哥哥你用過早點麼。英仲道。我也剛才吃過。來領你到園裏去看菊花。你還沒有到過園裏。園雖不大。却是一邱一壑。也有些小結構。你願去麼。筠秋道。我左右沒甚事。就隨你去逛一回罷。說罷。兩人便偕往園裏去了。正是

凌晨無所事。相約去看花。花滿三三徑。林泉隱士家。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出地獄。登天堂。筠秋果苦盡甘來歟。早知必出於此。何必寄人籬下。多受幾番苦痛。多經幾回波折。其筠秋之命薄歟。抑作者之狡獪歟。藉非如是。不成其爲趣味濃厚之名家著作。

筠秋以憂患餘生。忽得慈翁慈姑讀者。至此當爲浮一大白。

欲知心上事。且味口中言。讀者觀王氏所云。無一語不極端滿意。披書至此。彷彿撥雲霧。而見天日。慈翁慈姑佳兒佳婦歡聚一堂。洵家庭大快事也。

英仲罵江王氏當墮入畜生道。語嚴斧鉞爽快絕倫。

第十五回 卜良辰共證鴛鴦夢 渡蜜月初尋伉儷歡

話說英仲筇秋同出西廂。穿過側面兩進屋子。後邊有月亮門。兩人踏進門來。便是花園。約摸七八百朶。早有管花園的過來請安。英仲道：「這幾天菊花開得齊整。」管花園的道：「今年開得很多。只是此刻已漸漸的凋零了。」英仲不語。便攜着筇秋的手。前行筇秋看時。當門是一圓形之花田。這時候都栽菊花。嬌紅姹紫。鬪嬌爭妍。煞是好看。外面的路用磁片砌成。各色花紋。修潔無倫。後面綠竹數十株。臨風搖曳。可滌塵心。兩人看了一回菊花。從竹林下面小路穿過。曲折歷房廊數處。便有小山一座。嵌空玲瓏。極臻妙境。兩人便入山洞。高低升降。五花八門。彷彿誤入羊腸。筇秋對英仲道：「我想不到府上的園竟有這樣的精緻。就像這座假山。曲折廻環。不啻鬼斧神工。直欲令人叫絕。」英仲道：「這園據地不過兩畝。幸是佈置得好。還看得過去。且走且說。走盡山洞。拾級登高。」

蜿蜒數折綠蘚蒼苔屐痕隱約山巔有古松一株大可合抱松樹旁邊有石筍兩支蟲然而立望之作老人僂僕狀筠秋道這兩件東西狠是名貴大約有百年多了英仲道不錯這是從西園買來的足有二百年了說罷筠秋便隨英仲下山的背面竹籬茅舍間栽桑麻別有村居風味筠秋道這樣的佳境真是祇應天上難得人間了或午倦拋書或永晝敲棋北牕高臥謝絕塵纓這不是羲皇以上人麼哥哥你真個領我到天堂裏來了英仲道便是我也最歡喜這裏每逢暑假歸來常把這裏做自修室地當山陰不見炎陽如處小綠天裏真好個行樂窩妹妹我們且到裏面休息一回罷筠秋應着兩人便同到裏面茅舍兩間中懸橫額一方筠秋看去上面是城市山林四字壁懸琴几疊書小坐其中令人悠然意遠筠秋道這園是府上蓋造的還是買人家的英仲道是買來的後來經父親重新佈置過一番比較本來面目略覺可觀筠秋道我們去罷恐怕久坐有勞兩位老人的盼望兩人於是走出茅舍茅舍旁邊有一條小徑循徑而行漸行漸闊前面便是方塘護以石欄水光清碧綠波漣漪石欄上面盆菊成圍紅鮮綠肥猶作媚人之態繞塘東行有亭一亭外小屋數間給管花園的住着再向東行

便是竹林。仍到月亮門了。兩人便走出月亮門。筠秋回到房裏。英仲到書齋裏。各自分手而去。午後。筠秋正在房裏做事。英仲又來看他。含笑問道。妹妹。我有一件要求。你能曲從麼。筠秋一時摸不着頭腦。答道。你是讀書君子。斷不至以非禮要人。你能說。出我即能答應。英仲道。剛才母親對我說。他昨天已經和父親商量過。說你既然來此。還是早日成婚的妥當。但是你母親方新。不知能曲從麼。筠秋道。寄父寄媽的意思。狠是可感。我既到府上。早經說過。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聽憑寄父寄媽的命。令罷。英仲道。妹妹。你肯這樣。我感激你。得狠。筠秋道。我家裏面。大娘是自然不用再去理他。你對瀟哥如何呢。英仲道。你看如何的好。筠秋道。我的意思。他們把我母女攆出的時候。早已視同陌路。我後來去和大娘同居。純是寄養的性質。這番的事。儘可不必通知瀟哥。你和他究竟不是知己朋友。就是因此斷絕交情。也沒什麼希罕。所爲難的。就是我母家。沒有一人。臉面上。狠不好看。英仲道。這層倒也無妨。我家原籍湖南。這裏沒甚親戚。那個來管閒事呢。筠秋道。既然如此。就照我的話做罷。英仲道。吉日已請人占去。大約不出本月的。正說話間。王氏忽差周媽來喚筠秋。說。孝頭領着兩個丫鬢。在

外面要請姑娘。自己去揀。英仲道：大約是在母親房外客座裏。你就去罷。筠秋立即起身而去。英仲也往外邊去了。筠秋到客座那邊。果然看見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帶着兩個女孩子。站在王氏旁邊。王氏看見筠秋。來到便對那婦人道：這位就是我們的姑娘。現在買的丫鬟。就是伏侍姑娘的。那婦人便叫一聲姑娘。筠秋走到王氏面前。說道：由寄媽揀着罷。王氏道：這是你貼身伏侍的丫鬟。還是自己揀的。合意。筠秋對兩個女孩子仔細看過一遍。便問婦人：幾多年齡。那婦人道：大的十四歲。小的十二歲。筠秋覺得小的比大的伶俐。便對王氏道：寄媽。我看小的好些。王氏道：小的恐怕不能做什麼事。你不嫌費心麼。筠秋笑了一笑。王氏已明其意。便叫婦人等退出。喚周媽去和他議價。議定一百二十隻洋。婦人去把賣主招來。立下賣身券。諸事完畢。婦人方去。王氏對筠秋道：我這裏沒有現成的女孩子衣服。你把你的給他幾件罷。你左右就要做新衣服。的。筠秋應着。問起那女孩叫什麼名字。那女孩道：我叫阿毛。筠秋道：什麼阿貓阿狗。難聽得狠。請太太賞給一個名字罷。王氏道：你是胸羅萬卷的女博士。你替他取一個雅緻的名兒罷。筠秋想了一回。說道：秋環二字好麼。王氏道：很好。筠秋便對那女孩道：

秋環你跟着到我房裏去說罷。便和秋環去了。到得房裏，筠秋問起秋環的家世。他茫然不知。又問署券的男子是否你的父親。他說那裏是我的父親。我也不知道。那時候認識他的一向模糊得狠。筠秋聽秋環的話，心裏很是傷感。想道：我若不遇着英仲，恐怕也要墮落到秋環這般地步。當下便理出兩套身材細小的衣服給秋環。秋環拿着，招周媽去了。後來英仲又來看筠秋，說吉期擇定本月二十六日，不到三星期。我們便可團圓了。筠秋臉上雖像看得狼狽，其實心裏也着實歡喜。光陰迅速，吉期就在眼前。這幾天裏不免着起忙來。筠秋因爲吉期不遠，見着英仲轉覺不好意思，加以卒卒寡暇，他們會面的時間就少了。這回的禮節因爲筠秋沒有母家，是參酌新舊禮行的禮堂，就設在家裏。到得吉日，雖無幾多戚族女賓，但子厚、舊日同寅和英仲同學來賀的，濟濟一堂，也極熱鬧。這種禮節做書的人也不贅述了。到了晚上，賓客次第散歸。英仲方才進洞房去，洞房就住在老夫婦的對房。一式兩間，分作裏外房。英仲的書齋移到花廳後的一進屋裏。當下英仲進房之後，便對筠秋道：妹妹，今天熱鬧，心裏歡喜麼？筠秋道：今天是你乘龍佳日，我怎麼不歡喜呢？英仲笑道：一向說如願以償，總是

個空話到得今夜真個如願以償了。筠秋道：你且靜坐一回。方才結婚，便唧唧噥噥起來。屬垣有耳，恐怕傳笑柄。英仲道：這時候已經十二下鐘，大約沒人來了。再停一回。我們就可到老人家那邊去請晚安。今天父親母親因你也叫父母親心裏狠是快活。筠秋道：我既然沒有父母，自然應該和翁姑親暱些。英仲聽着筠秋的話，坐在粧台旁邊，默然無語。約摸有十分鐘的時候，喜娘來了。對英仲道：老爺太太將要安置。少爺奶奶就去請安罷。英仲夫婦便立起身來。筠秋在前，英仲在後，跟着喜娘走到對過房裏。老夫婦都在裏房，見兒婦來到，滿面是歡容。喜娘道：少爺奶奶來請老爺太太晚安，說罷，把紅氈鋪下。英仲夫婦雙雙叩首。老夫婦立起身來，還了一揖，說聲免禮罷。英仲夫婦坐下，談了一回，告辭歸房。喜娘送兩人到房裏，也就反扣房門而去。英仲把門拴上，反身笑向筠秋道：妹妹睡罷。良夜千金此其時矣。筠秋微微一笑，走到粧台前，把首飾一一除下，然後卸去外套紅裙，裏面穿的是淡桃紅的摹本小襖。這時候映着紅燭之下，愈顯得嬌豔欲滴。英仲當此早已情不自禁，笑語筠秋道：看你這個模樣，真是未曾真個已魂銷。筠秋不語，走到床後去了。英仲道：快睡罷，防着受寒。筠秋道：你且先

睡我停一刻就來。英仲忙卽解衣入帳。筠秋過了一回。被英仲再三催促。方始就寢。這時候的情景。做書的不再寫了。諸君若要究問。請去把西廂記上。酬簡一齣讀了罷。三朝之後。新夫婦商量消渡蜜月的方法。筠秋道。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何必別求方法呢。英仲道。你一向對我說。狠愛南京的名勝。這回來了。日夜趕辦婚事。未曾出門一步。但是我時常記掛在心裏。我們何不稟知堂上。湊着蜜月的機會。出去飽覽一番呢。筠秋道。我是無可無不可。你既然這麼說。且去稟知堂上看堂上的意旨。再行定奪。英仲立到王氏處。將這層意思訴說一遍。王氏自然無不允許。子厚素來聽信王氏。此時順水推船。也答應了。英仲就去回復筠秋。兩人心裏。很是快活。商定明天出門。過了一宿。雇着一輛橡皮輪的馬車。並不攜帶女僕。老夫婦爲慎重起見。叫福喜同往侍候。登車之後。御者加上幾鞭。那馬便如飛而馳。先到北極閣。英仲忙叫御者停下。兩人次第下車。囑福喜在下面等着。攜了筠秋的手。拾石級而上。這座閣是建築在欽天山的頂上。地勢高崇。登巔遙望。南京全城的形勢。一目瞭然。兩人且走且談。英仲道。這旁邊的屋子。叫做鷄鳴寺。寺因鷄鳴山而得名。鷄鳴山和欽天山相接。正面便是玄武湖。我們

也。要去遊玩的。筠秋便問鷄鳴山的掌故。英仲道：六朝時候齊武帝到鐘山遊獵。在這裏射着一個雉。恰巧鷄鳴五更。就把這事題做山名。說到這裏已走進北極閣。英仲道：我們到上面曠觀亭去罷。說着兩人仍攝衣而上。英仲道：這亭是從前江寧藩台許振禕所建的。走到亭裏有座殘碑。上面刊着一個觀字。大可徑尺。筠秋道：觀字上邊一定是個曠字。怎麼破碎到這個樣子。英仲道：大約經過兵燹。毀壞的兩人這時憑欄遠眺。後湖風景一覽無障。覺得很是爽快。英仲道：妹妹如此。湖山可以終老。還求什麼。白雲鄉呢。筠秋道：世上神仙的話頭本是荒誕無稽。人生能得浮游塵埃之外。矚然不滓。便是神仙像我們這樣算不得神仙。麼。英仲道：你的話很不差。我看世間只有三件是可愛的。第一美人。第二勝景。第三名花。這裏面也有層次。有了勝景名花。沒有美人居住。便覺得太寂寞。所以美人是第一件事。有了美人。自然應該居之安之。若說金屋藏嬌。實在太俗。不如卜居於湖山佳處。同享清閒之福。至於名花呢。無非爲美人作伴。勝景點綴而已。故是第三件。偷然沒有了他。也是美中不足。我現在第一件已如願以償。但第二第三兩件還沒沒有十分滿足。像家裏的花園。不過尚堪容膝罷了。筠秋道：怎麼

你的膝有這樣大。我是覺得很快。愜意。人生到此。還求什麼呢。我祇望二老長壽。我兩人也百年偕老。除這二事外。我便無他求了。英仲道。不知能天從人願麼。筠秋變色道。哥哥那裏話來。怎麼不能。英仲自知失言。連忙把別的話去岔開。說道。妹妹。我們下去罷。站在這裏好。一回。了。筠秋允着。兩人便攜手下亭。英仲道。我們到鷄鳴寺去遊。一回罷。筠秋贊成。上車之後。便向鷄鳴寺而去。不一刻。到寺前。荒涼梵宇。並無可觀。祇有巨鐘一座。是千餘年前的古物。發聲極大。英仲叫人擊了幾下。真是洪鐘大呂之聲。兩人出了鷄鳴寺後。乘車到清涼山。清涼山是南唐清涼台的故址。山半有掃葉山房。兩人聯步入內。進來。青閣。登山樓。樓山四壁。題滿名人詩詞。非寫某某方丈。指正。便是和某某大和尚。筠秋道。這裏定有高僧駐錫。故能如此提倡風雅。英仲笑了一笑。也不暇去細看什麼詩詞。憑欄有頃。英仲指着南面向筠秋道。那裏便是莫愁湖。我們方才說要到玄武湖去。不料遊過鷄鳴寺後。竟忘却了。現在先到莫愁湖去罷。筠秋從懷裏取出時計一看。答道。將近飯時了。我們先回去。午飯罷。英仲道。我想還是先到莫愁湖去遊過了。湖立即歸家。飯後便在家休息。明天再往別地方罷。筠秋自然無不聽。英仲

的兩人乘車進水西門。到莫愁湖。十里池塘。水波不興。池裏的殘荷。枯葉。早經剪除。水光漣漪。直可鑑人。兩人在湖旁閒步。一回。筠秋道。何物莫愁。居然名垂千古。和天地同壽。英仲道。不有明太祖和中山在這裏。彈棋莫愁湖三字。那能這樣響呢。從此推想。可見人生窮達。半在人爲。半在機會。哩。筠秋不語。兩人走進鬱金堂。上勝棋樓。坐過片刻。從側門走上。曾公閣。英仲道。這座閣是曾文正公督兩江時造的。所以就他的姓題做閣名。筠秋道。方才的勝棋樓大約就是明太祖和中山王的典故了。英仲點首稱是。兩人這時有些口渴。便在閣上品茗。一回。遠眺湖上風景。好個心曠神怡。約摸有半個時辰。方離別莫愁湖乘車歸家。正是

鳳侶雙雙。相親相愛。湖上騎驢。神仙不啻。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英仲筠秋如願償矣。閨房豔福。令人健羨。不置。雖曾經憂患。然既得此代價。前事當可去懷。披讀至此。爲之撫掌稱快者再。

吳氏家園於此處補敘出來。確毫無補敘痕跡。是老斲輪手筆。園中佈置固佳。作者

寫來層次分明亦屬難得。

兩人成婚之前未及筠秋除服一層似是漏筆然前既云從權行禮則後之從權除服已包括在內不必複述此正作者省文處。

『諸君若要究問請去把西廂記上翻簡一齣讀了罷』兩語暗藏春色描摹盡致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者此等用筆可爲小說規範。

英仲議論美人勝景花一節卓具見解我亦云然。

第十六回 束新裝小別亦傷心 感寒氣沉疴忽侵骨

話說英仲夫婦一連幾天遊玩南京名勝到的地方不下二十多處約略說給諸君聽聽雨花台（俗呼聚寶山在聚寶門外梁武帝時爲雲光法師講經之處有雨花之異因以爲名山脊曰石子岡出五采寶石甲於天下）燕子磯（在神策門外觀音門江濱磯上有御碑亭多石洞極奇詭天圍山中江轉石底稱異境焉三面懸壁勢欲飛去故名）玄武湖（俗稱後湖在豐潤門外萬柳垂隄中有五洲）燕雀湖（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時有琉璃盃紫玉杯二器皆武帝所賜既薨詔置梓宮後將葬爲閩人所竊

有燕雀數千擊之。闖人卒爲有司所獲。二寶得歸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無數銜土來歸。湖在墳側。故卽以名。桃葉渡（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昔之桃葉渡。卽今之利涉橋。）景陽井（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在臺城後。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殯俱會入井。）明故宮（卽明代紫禁城。清以爲駐防城。）血蹟碑（在明故宮內。相傳卽方正孝草詔時。嚙血所灑之石。）鐘鼓樓（在城內黃泥岡東。上有清聖祖戒碑。高二丈餘。下有石龜馱之。大如屋。）夫子廟（在東牌樓文德橋。卽孔廟也。）明孝陵（在朝陽門外十五里。陵門石人石馬侍列兩旁。今俱無恙。明太祖之陵也。）南京的故蹟很多。做書的也記不清。上面所述幾處。大約是他們都去逛過的。省得多作衍文。所以這樣寫法。他們遊玩的事。至此便算結束了。唉。看官。好會無多。驪歌遽唱。上面寫的何等風光旖旎。忽然又逢着煩惱事。提起筆來。真覺比千鈞還重哩。話說吳英仲的假期。轉瞬已滿。這時候將近歲攷。免不得要到上海去。熱刺刺的新婚夫婦。生生的兩地拆散。好不傷心。何況他們兩人的愛情。更非尋常可比。這裏面的悲酸。淒楚。自然也。比尋常利害動身的前一日。筠秋把英仲的行李收拾得妥妥當當。英仲在上海並沒有攜帶。

寒衣這番都經筠秋整理。一過給他帶去。新夫婦乍經分離不免有許多別話。這一宵的憐愛熱度比洞房第一宵還覺得高些。唧唧噥噥嗚咽。直是一夜沒有合眼。英仲道。像家裏這樣境遇。我就是長守田園也不至於餓死在父母親的意思。並不指望我什麼。顯親揚名只是我總覺得老死牖下做一世的廢人。實在可恥得狠。所以到學堂裏去讀書。從前我還想負笈出洋。自從與你定情之後。這個念頭便打消了。筠秋不辭說完。攙下說道。那麼我累你不淺了。英仲道。話雖如此。就是不和你定情。堂上因我。是個單丁也。斷然不放我去的。筠秋道。我從前也指望你出洋的。現在是……說到這裏。聲音低了。便說不下去。英仲道。現在是怎麼。筠秋道。現在是……是……說着仍是停了。英仲道。我知之。秦你大約說現在是一刻捨不得你麼。妹妹這個心理。豈但是你。我也是這樣的。剛才我不是說已經摺出洋念頭打消麼。我再進一層說。連這遊學他鄉的志向也幾乎要中止了。妹妹情到濃時。便有不能自禁之勢。何況這樣的家庭。更足以造就我到這般地步。妹妹。我便和你一輩子荆布相守罷。萬里封侯。我也無此福。命筠秋嘆了一口氣。停了半晌。說道。這個使不得的。倘使真個如此。叫人家知道不要。

說我到底是庶出的究經沒有教訓戀着私情便把丈夫的前程都丟掉了我能忍受這樣的話麼英仲道這是以後的話現在且不去管他此番的行程是一定不易的了幸虧只有一個月多幾天便是年假這幾十天內我指望你多給我幾封信就是沒有說話也不妨把家常瑣事來告訴我我知道了總可略解愁懷筠秋道我的信不宜多寫學堂裏面目衆多倫使被旁人知道是我的信難保不藏匿起來和你開個玩笑家裏的事情落在旁人眼裏總覺有些不便英仲道這話狠是有理其實我們心心相印天涯咫尺也不必多寫信的寫起信來無非是些別恨離愁徒亂人意又何苦呢筠秋道你真想得通透了英仲道我回來時候還可和你踏雪尋梅呢園裏的梅花向來開得狠盛今年大約差不多你好些護持着秋環人狠伶俐你若好生指導他無有不能的筠秋道我前天到過園裏看見梅樹枝頭新芽狠少今年恐未必繁盛哩英仲訝道真個麼父親從前和我說這梅花極是奇怪年年開得狠盛惟有祖父去世的那一年憔悴不堪怎麼今年又現衰象了筠秋道現在尚未開放我也是以意度之即使開得不及往年繁盛那是培養不足什麼奇怪不奇怪呢像祖父去世那年的情形不過

適逢其會罷了。英伸雖被筠秋解釋一番，他總以為奇怪，怔怔呆望，無精打采。筠秋也不知不覺發呆了。兩人眼圈兒都漸漸的紅起來。筠秋悽然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理想上的禍福原是說不得的。」英伸道：「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冥冥之中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道，裏我實在不能放心。」筠秋道：「我們講別的事罷。」天快亮了，俗語說得「好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看這臨歧話別的時間還不止千金一刻哩。英伸默然不語。筠秋又道：「明天我送你到江干罷。」英伸道：「明天福喜送我登輪，你若要去，狠是便當。」筠秋道：「父親不去，我准送你父親去。」我「不送你」了。英伸道：「父親大約不去，我是時常出門的，沒甚希罕，何苦累老人家勞動呢？」說到這裏，筠秋猛然道：「哥哥，我有一層意思要叮囑你：你千萬記着寒煖，是你自己當當心的，不用我說了。最要緊的你切勿再去運動現在的身體，非從前可比。自己當量力自愛，我是不能處處叮嚀你。你想着我時就要想着我的說話，我便安心了。」筠秋說一句，英伸應一聲，說罷，英伸道：「贈我良言，重於金玉，感激得狠，我望你自己也保重些。」像你這般瘦弱，更經不得疾病。」筠秋道：「我是安居家裏，斷沒有意外的。」兩人談了許久時候，天也明了，隨即披衣而起。這番子厚果不

去送英仲筠秋陪到江干趁的是招商輪船的漢口號筠秋跟着英仲進了大餐間英仲道我當初和你邂逅相逢的地方不就是在這隻船上麼一轉瞬間我們已成夫妻今天居然有你來送我了筠秋道原來前次趁的也是漢口號怎麼我竟沒有留心英仲道明年你仍舊到上海去讀書罷我們可以同去同歸免得兩地繫念了筠秋道你既不能侍奉堂上有虧子職娶了媳婦原爲家裏熱鬧起見若是仍舊到學堂裏去讀書老人不嫌寂寞麼我們能安心麼英仲道你是決計不能去的我不過說罷了說罷筠秋又坐了一回叮嚀珍重含淚而別英仲囑筠秋不必等着開船筠秋當卽坐着來的馬車回去雙雙而出踽踽而歸以後的事情不必去問就是這馬車裏的淒涼已是難堪得狠回到家裏把剛纔的情形稟過堂上從此便長領空閨相思的滋味幸虧秋環這個丫鬢狠是靈巧每見筠秋鬱鬱不樂便把話去替他開懷所以筠秋還不至十分無聊光陰如駛不覺過了半月英仲屢有竹報到家說旅况狠好筠秋也屢有復信寄去一天早晨筠秋起身下床覺得頭裏有些脹痛昏沉沉的站不住脚便對秋環道環兒我今朝怎麼狠不舒服難道要病麼秋環道辰光還早奶奶再睡一會罷夜裏

睡得不足。早晨自然要頭痛了。筠秋實在支撐不住。只得聽了秋環的話。仍舊睡下。不一回。老夫婦俱知道媳婦有病。王氏是極疼愛媳婦的。且因兒子出門在外。更加憐惜。媳婦即忙到筠秋房裏。輕輕揭開帳子。筠秋瞥見阿姑來到。連忙掙起道。媳婦並沒甚麼病。環兒這小婢大驚小怪。怎麼累母親費心呢。王氏道。奶奶你快睡下。防着再受風邪。筠秋立即睡好。王氏又道。就去請大夫來看脈罷。我看你的病並不是昨夜起的。你懨懨無力的模樣。已經有多天了。筠秋道。且等一回罷。如果能穀起床。也不犯着去請大夫。王氏在他額上摸了一摸。覺得熱度很高。便一定要去請大夫。說道。我們這樣人家。還捨不得醫金麼。筠秋聽了這話。也就不再阻擋了。王氏立即出室。等到將近飯時。大夫才來。這位大夫姓陳。名叫子良。當下由子厚陪着。到筠秋房裏看過脈。笑吟吟的走出來。道。恭喜恭喜。少夫人的脈象恐怕是害酸哩。子厚聽說害酸。心裏很是歡喜。便問道。沒有旁的病麼。陳大夫道。並沒旁的病。如果府上不放心。吃幾劑安胎藥。便千穩萬安的了。說罷。開上一個安胎藥方。告辭而去。王氏叫周媽如法煎成藥汁。給筠秋吃。下筠秋自己知道害酸。心裏就鬆了一半。以爲這樣算不得什麼病。吃過藥後。還勉強。

出來梳粧一連幾天吃藥也有四五服了病情不見其減只見其重筠秋心下漸漸疑惑起來雖然生平沒有害過酸總覺得人家的害酸並不是這樣熱烘烘的心裏發燒就是老夫婦也以爲大夫的話不甚可靠後來又重請一位姓孔的大夫這孔大夫脈裏頗好他說喜脈確是不錯但是少夫人的病源却不在此他是受着新邪兼有鬱結在內同時並發打動了胎脈所以這病不但應該保胎清理風邪還是第一着以前吃的藥直是把風邪閉住現在病入膏肓用藥狠是棘手倘使把重藥去攻孕婦有許多藥犯忌斷乎不可否則無非清化但清化斷沒速效緩則又未免養癰貽患子厚聽他說得鄭重非常着急請他開好藥方便叫人配藥去王氏看筠秋的病服下藥去毫無起色也着實憂愁眼望孔大夫的藥有些效驗那知依然石沉大海絕無應響把一雙老夫婦險些兒急煞了正是

三生夙願今方了 十日沉疴竟莫廖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禍變之來其有已時乎英仲行筠秋病一天麗雲皓月至此復爲陰霾所蔽

豈紅顏必至薄命而始已耶。抑文人之好爲矯揉造作。耶。向使作者以吳江結襁爲本書之煞尾。寧非一至快心愜意之事。乃必申之以行重之。以病果何故歟。讀者當知吳江之成婚。實造物之欲縱姑擄作者之著本書欲爲未來之吳江棒喝。故不於結婚而止。非蛇足也。

梅花報消息。英仲其知機乎。顧何以仍不能止。其行似筠秋之病。英仲難辭其咎。實則不然。唐人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筠秋賦命已然。吾於英仲何尤。

第十七回 緣長緣短總是無緣 淚少淚多莫非血淚

話說子厚夫婦見筠秋病勢日重。兒子又不在家。急得沒有法子。便打電報到上海。叫英仲立刻回來。就是筠秋這時候也狠思念英仲。只因英仲離家沒有多時。不好意思叫他回來的話。如今兒子厚打電報去。狠是合意。從此一家的人都是眼巴巴望英仲回來了。過了一天。又是一天。筠秋的病愈趨愈重。起先每天尚能吃兩碗。糜漸漸的連米粒都咽不下去。每天只喝口米湯。有時竟糊糊塗塗似睡非睡。口裏還噙哩咕嚕。

說個不休。像夢。變的模樣。一天。王氏在筠秋房裏。子厚也在門外盤問病情。只聽得筠秋說道。雲冷。月明。人影。寂。廣寒。高處。結。精魂。說了兩句。下面便含糊得。狠。辨不清楚。以後又說道。紅塵。滋味。苦。白首。姻緣。慳。說着。又。聲。大作了。子厚道。媳婦。說些什麼。你快把他叫醒來。王氏道。他時常這樣的。我已喚過他。他除非自己清楚時。認得我是那個。否則一輩子。總是糊裏糊塗的。還要叫他做。甚。子厚便不再說。歎了口氣。獨自去了。不一回。筠秋醒來。却很清楚。見王氏坐在床沿上。便道。母親。這時候。是甚麼時候。我方才見英仲回家。他此刻那裏去了。王氏道。你口渴麼。我拿湯給你喝。筠秋道。我並不渴。我要見英仲哩。王氏笑道。他並沒有回來。大約你盼望過切。夢裏見他回來的。筠秋被王氏這樣一說。恍然醒悟。倒不好意思起來。只得仍舊合眼。睡去。自己想到。我的病。不知還有希望麼。像這樣的光景。恐怕凶多吉少。哩。唉。若說我和英仲無緣。那能到得這般地步。若說我和英仲有緣。怎麼只有兩個月的緣分呢。想到這裏。又昏然睡去。又隔着一天。英仲居然回來了。恰好這天。筠秋的病。覺得輕減些。兩人見了。面。默無一言。各自垂淚不休。後來英仲先揩乾淚痕。細問筠秋病情。筠秋約略告訴了他。英仲道。怎麼。你

有時糊裏糊塗。有時神清氣爽。糊塗的時候。自己覺得麼。筠秋道。自己只當做睡着。那裏還覺得什麼。英仲道。我自從接到電報之後。心裏的難過。簡直像刻心的一般。我今生今世。只愛一個你。我的愛情。一度。屬人是萬劫不移的。你若有病。比我自已害病。焦急得多。哩。筠秋道。病要痊時。也是無可如何的。英仲道。你平素還算謹慎。怎麼受了這許多風邪。筠秋道。我本不祥人。天要派我如此。還有何說。英仲道。剛才父親對我說。你口裏時常唱詩句。這樣話。頭。究竟還是神經作用。你偷把那種念頭。打消。自然沒有這樣不吉之語了。筠秋道。哥哥。我從實告訴你。我們的緣分。就此完了。你看開些罷。我想這兩個月的夫妻。是老天欲擒姑縱的手段。明明是播弄我們。英仲不待說完。忙接口道。妹妹。你怎麼說出這樣的傷心話來。何所見而云然。筠秋道。說他做甚。你方才回來。快些去幹你的事。我也要休息了。英仲坐着不語。看筠秋真個睡熟。他只管呆呆的注視。筠秋臉上兩頰深陷。雙溝如白眉目之間。帶着濁氣。大非從前可比。一壁看一壁想。道。這樣的晦氣。色狠非吉兆。難道是我吳某福薄。消受不起這樣的妻室。所以有此意外麼。又想道。前番的戲言。園裏的梅花。難道都是預兆麼。對於陌路的人。見死不救。尙

非仁人所爲。何況是我心愛的人。眼見他病到這樣。那可不想個挽回的方法呢。想到這裏。便去和子厚商量。子厚道。揚州城裏有名的大夫。幾乎都請教過。且我的意思。中醫有一種普通惡習。第一個醫生開的方。第二個醫生必指摘他的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等到第三個醫生來時。又定說第二個用錯了。藥必然改絃易轍。以顯他的技能。你想病人有多大本領。給他們做弄。因此小病變成大病。大病便沒救藥。你想是不是麼。我以為藥方對證。還是專請一人的好。這兩天請的是厲大夫。既然今天病勢稍鬆。還是請他。看下去罷。英仲聽了這話。覺得很有道理。隨即允了。這天仍是請厲大夫到家看脈。他說。病勢確沒有昨日那樣利害。只是總要他沒有變症。方才可有把握。英仲聽得醫生這般說。自然萬分着急。王氏更是求神問卜。忙個不休。英仲雖是不信。到此地步。也只得姑妄爲之一天。筠秋對英仲道。哥哥我的病。大約已是不救。我心裏狠。是明白此刻也沒甚悲苦。譬如前番蹈水而死。遇不着老王死後。還要受魚鼈的糟蹋。衆人的議論。那能及得現在的妥貼呢。但是有一樁事。是我永遠記惦着的。這樁事不待說明。你也知道。是關係我們的希望。最好自然能百年偕老。如今既然到不得不分。

手處也。只可分手了。說到這裏。不禁撲簌簌的。弔下淚來。英伸先。前尙噙着眼淚。不放手。落下這時也。忍不住了。筠秋見英伸。和他哭。更加哭個不休。英伸一手拍着筠秋。的肩。一手將手絹替他拭淚。說道。妹妹。這般情景。真令我肝腸摧斷哩。你有話。還是講下去罷。快不要哭了。筠秋道。你上有雙親。又無兄弟。斷然不至貿然以身殉。我我不可必慮到這層。我只恐怕你抱定愛情。一度屬人。萬劫不移的念頭。青燈古佛。長伴身。以爲不是如此。不足以表愛我的心。這是大非。我所贊成的。父親母親。都已年高。日夜盼望。舍館弄孫。迄今還是個空。我應該替他們想想。倘使斷絃不續。你對得住父母麼。就是我死。而有知不特不感激你。還要罵你不識大體哩。我爲你計。快把用在我身上的愛情。完全收了回去。天下多美。婦人正不少。用情之地。你譬如沒有遇着我。我又沒有一男半女。你何妨重登愛情舞臺呢。英伸道。你的意思。固然極可感激。但是我那能忘却你呢。我做一天人。就有一天的知覺。有一天的知覺。就一天不能忘你。倘使還要教我。再入情場。我的心。已像古井一般。還能。有波瀾麼。筠秋怔怔的望着英伸。停了一回。欲言又止。英伸道。現在心上。覺得好些麼。筠秋道。和昨天差不多。也不甚好。也沒甚。

不好。英仲道：「腹裏怎樣？」筠秋道：「我正想告訴你哩。下邊酸痛得狠，像有什麼似的。只管向着下脹。英仲道：「這個狠是要緊，莫非動了胎麼？」我去稟知母親，立刻叫穩婆來問個明白。筠秋道：「你不要大驚小怪，我沒有精神和他們說話來，也是這樣不來，也是這樣。何必多此一舉呢？」英仲歎口氣道：「我與你總是無緣，故此枝枝節節生出許多變故。你若沒有這孽種，這病早已好了。」筠秋道：「自古無不散的筵席，百年無不拆的鸞鳳，你我雖不能同生同死，還做過兩個月夫婦的比那……」筠秋說到這一句，便咽住了。英仲也不禁大慟起來。筠秋又說道：「誓海盟山都是夢，人間天上兩傷心。」英仲素來不會哭的，此刻也不知不覺變做淚人兒了。筠秋又安慰他一番，說道：「你能聽我的話以後的幸福，正多現在快不要再哭。我心裏已難受得狠，見着你哭，我更像剜心一般的痛。」英仲也就拭乾眼淚，不再哭了。正是：

花開花落情何以堪，一死一生誰能遣此。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楊柳風前，方開解語之花。芙蓉露下，甫交連理之枝。乃滿樹鮮花，忽來暴雨。

一池春水遽被狂風執卷至此予欲無言筠秋以兩月夫妻爲造物之欲擒故縱諒哉筠秋其憬然覺悟歟

筠秋叮嚀英仲一段語語從血誠中流出是名言是至理此他日英仲以秋環爲妾之張本

筠秋謂此時之死勝於曩日蹈水而死余獨以爲既是紅顏命薄白首緣慳不如曩日不遇救星爲愈一夜夫妻百夜恩而况兩月之多情眷屬既繼之而又擒之其苦甚於逕擒之也嗚呼英仲嗚呼筠秋何以堪之哉

第十八回 午夜淒清輝沉婺女 空帷寂寞悼等潘郎

話說英仲筠秋當下哭過一番之後英仲仍舊到外面去料理雜事又把筠秋腹下酸痛情形告知王氏王氏定要去喚穩婆因爲福喜壽慶都差到他處去了英仲便自己去喚恰巧穩婆不在家英仲又到他的處辦了別的事約摸耽擱一下鐘方才回家纔走進門口福喜接着道奴才回來了奶奶忽然小產聽說裏面不好得狠少爺快進去罷英仲不等說完便三步并做兩步一直趕到裏面在天井裏碰着秋環忙問道奶奶到

底。怎。樣。秋。環。道。胎。是。已。下。只。是。暈。厥。數。次。覺。得。十。分。不。好。英。仲。趕。進。房。裏。滿。地。污。血。狠。是。腥。臊。筠。秋。色。如。金。紙。閉。着。眼。睛。靠。在。僕。婦。身。上。王。氏。還。在。替。他。撫。摩。英。仲。走。到。王。氏。面。前。問。道。這。回。怎。麼。樣。了。王。氏。連。忙。搖。手。道。你。不。要。作。聲。讓。他。定。一。回。神。穩。婆。已。趕。不。及。現。在。着。人。去。催。厲。大。夫。了。英。仲。又。低。聲。問。道。他。到。底。暈。厥。過。沒。有。王。氏。道。剛。才。血。暈。過。的。幸。虧。趕。着。握。住。頭。髮。和。灌。下。參。湯。方。才。漸。漸。的。醒。過。來。所。以。我。現。在。叫。你。不。要。煩。他。的。神。英。仲。便。不。再。說。只。聽。得。外。面。嚷。着。厲。大。夫。來。了。英。仲。便。出。去。接。客。也。不。及。和。大。夫。談。話。便。同。他。到。房。裏。厲。大。夫。看。了。一。回。脈。說。道。你。們。應。該。去。請。產。科。專。家。英。仲。道。事。出。倉。猝。已。經。來。不。及。了。（南。俗。延。醫。到。家。應。午。前。往。掛。號。午。後。醫。生。出。門。掛。號。即。止）

這。時。候。全。仗。高。明。營。救。定。個。神。方。偷。能。轉。危。爲。安。一。輩。子。不。敢。忘。大。恩。的。診。罷。英。仲。仍。和。厲。大。夫。到。客。廳。裏。邊。英。仲。道。脈。象。到。底。怎。樣。大。夫。搖。頭。道。脈。息。已。散。狠。不。好。呢。我。現。在。且。立。一。個。方。姑。盡。人。事。如。果。過。得。今。夜。十。二。下。鐘。以。後。便。有。把。握。只。恐。怕。在。六。個。鐘。點。內。有。凶。象。哩。英。仲。聽。得。這。話。真。是。心。如。刀。割。禁。不。得。淚。下。潸。潸。停。一。回。厲。大。夫。去。了。英。仲。便。叫。福。喜。去。配。藥。自。己。仍。趕。到。房。裏。筠。秋。張。目。看。見。英。仲。說。道。天。下。事。總。要。翻。轉。

想。想。譬如。你。當。初。認。不。得。我。說。到。這。句。噎。着。咽。喉。說。不。下。去。了。英。仲。忙。安。慰。他。道。妹。妹。你。掣。定。了。心。不。要。悲。痛。也。不。要。慌。亂。筠。秋。道。我。的。心。一。絲。不。亂。今。天。和。你。講。的。話。你。總。不。可。忘。却。要。依。我。做。的。現。在。我。的。父。親。母。親。都。來。叫。我。去。了。苦。你。呀。一。陣。血。暈。人。又。暈。絕。英。仲。沒。個。主。意。只。得。隨。哭。隨。叫。又。和。筠。秋。接。上。幾。口。氣。好。一。回。才。回。轉。來。恰。好。厲。大。夫。的。藥。煮。好。了。趕。着。灌。下。筠。秋。吃。過。了。藥。心。神。似。乎。安。靜。些。但。不。能。給。他。睡。下。只。得。幾。個。人。抬。他。上。床。仍。舊。叫。僕。婦。給。他。靠。着。諸。事。佈。置。妥。當。英。仲。便。問。王。氏。產。下。的。胎。有。多。大。王。氏。道。你。想。兩。個。月。不。足。的。胎。有。多。大。現。在。坐。桶。裏。面。你。何。必。還。問。他。呢。王。氏。說。過。到。外。面。去。了。這。時。候。房。裏。只。剩。着。英。仲。夫。婦。和。周。媽。深。院。寂。寂。鴉。雀。無。聲。又。是。將。近。黃。昏。時。候。更。覺。得。陰。沉。沉。的。滿。目。都。是。淒。涼。之。色。到。晚。飯。時。候。穩。婆。方。來。英。仲。正。是。十。分。煩。惱。見。穩。婆。這。樣。誤。事。竟。把。他。痛。罵。一。番。這。天。英。仲。連。晚。飯。也。沒。有。喫。對。着。病。人。沒。了。主。意。一。味。發。怔。而。且。疑。心。見。鬼。覺。得。房。裏。到。處。黑。影。憧。憧。燈。光。如。豆。暗。淡。不。明。禁。不。得。毛。髮。豎。起。連。打。幾。個。寒。噤。這。夜。所。有。內。外。上。下。的。人。沒。有。一。個。去。睡。王。氏。和。英。仲。等。自。是。陪。伴。病。人。就。是。子。厚。雖。不。到。媳。婦。房。裏。也。坐。在。房。外。獨。自。看。書。靜。聽。房。中。的。消。息。將。

近十二下鐘時候。筠秋忽然氣喘起來。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嘴裏只是啊啞。啊啞的喚。難過衆人看見這般情形。個個着起急來。英伸瞧着筠秋兩頰。緋紅也覺得不好心裏。突突的亂跳。通身發起抖來。起先和筠秋輕輕摩胸氣喘似乎好些。後來連摩胸也是無效。反而越喘越利害。猛聽得筠秋叫道。哥哥哥哥。便兩目低垂。雙牙緊閉。絕代佳人從此脫離塵網而去了。英伸大慟伏着牀沿。且跳且哭。這時候恨不和死者同行。其餘諸人也都號啕大哭起來。過一會衆人方才議論。後事英伸還是哭個不休。王氏勸他道。媳婦青年不祿。固然可痛得狠。但你自己也要保重些。快不要哭。後事一件沒辦要緊。料理哩。英伸道。我那料他猝然身故。所以毫沒預備。王氏道。正爲毫沒預備。所以要你料理哩。英伸於是一壁拭淚。一壁走到外面。子厚正在籌畫喪務。但他是享福慣的家裏。無論甚麼大事。他總不去過問。所以此刻正是皺眉無法。這回見英伸出來。便說道。家婦的體制不妨稍爲隆重。你去斟酌辦理罷。英伸道。他還沒有生子。倒是照尋常體制辦的好。虛榮過實。總不免給人議論。子厚點了點頭。英伸便叫福喜壽慶等進來。把明天的執事。一一派定。又叫他們一早上去請賬房。喚和尙及打吹僕役人等。諸

事說得略有頭緒。東方已經透白了。打吹手漸卽來到，當下就發起喪來。掛孝。舉哀。由陰陽生。揀定。側屋第二進。停靈。就是英仲的書齋外邊。一間。筠秋是十二月十八日丑時病故。擇定二十日辰初一刻進棺。因爲翁姑俱存。並不鋪張。然兩代的世交。仍不免前來弔唁。這兩天裏。英仲又忙又痛。覺得人世彷彿苦海一般。幾不可一日居。到大殮時候。英仲蹬足痛哭。泣不成聲。王氏自然也是痛哭。就是一般旁觀的人。看筠秋這樣青年美貌。不永其年。也個個墮淚歎息。這天晚上。英仲走進房裏。覩物思人。覺得滿目淒涼。無限哀感。幾非筆墨所能形容。獨自一人坐在凳上。噙着眼淚。自言自語道。暫時不見。還相憶一別如何。竟不來。（清嘉興秦光第焚寄亡婦鷓鴣天中句）說着。便哭起來了。忽然秋環進來。說道。太太叫我來陪少爺外面的人。因連天沒有安睡。都已休息去了。少爺也快睡罷。英仲道。你仍舊去和周媽睡。我這裏沒有你的睡處。秋環道。太太因爲少爺太冷靜。所以差我來。我就在地上打起鋪來罷。英仲只是不允。秋環也就去了。這時候外面人聲俱寂。英仲便把房門拴上。省得他們再來囉哩。仍舊回到剛才坐的凳上。想道。世上的事情。真是和做夢做戲一般的。這場姻緣的結果。如此如此。豈

初意所及料筠秋呀你是一梢長閉萬事都已只可憐我一人求死不可求生又無生趣這空帷獨守的滋味真是一刻難受何況一生一世呢想到這裏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癩癩的走到床前又復坐下又問道昨夜你還在這裏雖不能和我說話還有個形兒可見此刻并這形兒沒有了咳古人有鬼妻靈魂不滅之說果可信麼如果可信我空帷寂寞你夜台冷靜何不聚在一起呢這時的英仲胡思亂想竟像發痴一般坐一回走一回走了想坐坐了想走走不是坐也不是又想起筠秋平日待他的好處真是纏綿體貼無所不至像這樣的人世上能遇着幾個後來的日子真是不堪設想死並不苦要死不得死勉強求生還比死苦得多哩想罷又仰天長歎一聲道像筠秋如許做人竟罹此難天公憤憤還說甚麼這時新月如鉤重霜罩上樹頭映着月光從玻璃窗內向外看去益覺得陰沉沉的傷心慘目有時還有幾個凍雀把月光當做天明啾啾出巢夜靜時候聽到這般聲音彷彿鬼哭神號心裏更是悽慘英仲又滴了無數的淚方才上床安寢連衣服也不卸去但是心有所思翻來覆去總睡不熟從前和筠秋做的事彷彿輪迴一般一件件的從腦筋裏轉過哀憤之極幾類狂癩將近五

更鷄唱方昏昏沉沉的睡去。纔經合眼。又復醒來。次日一早便起身。從此之後。咄咄書空。浪浪雪涕。撫今追昔。不知揮却幾許紅淚。東陽帶圍減。此盈握。潘岳病髮時元一莖。洪北江自歎之語。無異。替英仲寫照。唉。世間最可憐的。便是這孤鸞寡鵠。了一天英仲走過園裏。恍恍惚惚。信步漫行。不覺在梅花樹下。坐着抬頭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他從上海回來以後。始而因筠秋病重。既而辦筠秋喪事。一向未曾進園。此刻看見梅花。想到和筠秋臨別的話。却也作怪。怎麼今年一派的憔悴模樣。還不及祖父死的那一年。真個是預兆。壓古人說道。『人之情。其平素所篤信者。一旦遇非常之故。或逕翻然改變。』這話確是不錯。照這梅花看來。我即不相信。也要相信了。想罷。對着梅花。出了一回神。又到各處週行一過。那類樹。曾經筠秋灌漑的。那盆花。是筠秋心愛的那地方。會和筠秋並坐談心的。到處是個紀念。到處覺得傷心。良景美景。都變做恨海愁城了。嗚呼。英仲可憐。嗚呼。可憐。英仲正是。

玉。賈。香。消。一。剎。那。鍾。情。荀。榮。倍。傷。心。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人生斯世，其誰不死？死又何悲？英仲之悲憤欲狂，母乃不達乎。雖然，此特旁觀者之冷語耳。試問：普天下之悼亡者，其孰無慟於中？矧多情之潘郎耶？

寫筠秋臨終情形，層次分明，雖極忙迫之中，一筆寫來，依然從容，不迫真一副好筆墨。

寫英仲第一夜孤帷况味，左之右之，何等入細，足令人悲足令人泣。真如杜工部所謂：挽強弓，硬弩滿到十分時也。自此以後，一路淒涼，不忍卒讀矣。

第十九回 幽明路隔環珮空歸 殯葬禮成色香長瘞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從來才子佳人，莫不富於愛情，又莫有圓滿結果，真令人大惑不解。像吳江兩人的故事，真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讀者設身處地，替英仲想想，來那得不悲傷呢？光陰匆匆，筠秋死後，轉瞬五日，英仲鎮日悶守家裏，也不出門。一步把筠秋生前的東西，另外收拾，在一間屋裏，做個傷心的紀念。老夫婦恐怕他抑鬱成病，時常去安慰他，他總是面樂心不樂，急得兩位老人無法可想。後來王氏忽得一計，向英仲說道：你從前狠注意劉世伯家的翠翠，當時因有種種不便，娶爲正室，則

給人家做笑柄。娶爲側室。又沒有不先娶妻而先置妾的道理。所以未曾允你。現在你是娶過媳婦的了。我就娶翠翠來給你做妾罷。你是狠孝順的。父母這些年紀尙沒有孫子。你也該想到這層。何況你終日愁眉不展。萬一抑鬱成病。叫我們兩口兒靠誰呢。我想媳婦有靈也斷不願你這麼樣。我的說話他沒有不贊成。做人須向大路走。做事須向大處想。可不是呢。英仲凄然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王氏道。既這樣說。你認識翠翠還在媳婦之前。就不該娶媳婦了。英仲道。母親怎麼把媳婦和丫鬚相比起來。從前的事。我自己也知道。是中破格求偶。四字。的毒。幸虧回頭得早。現在倘死灰復燃。不是明知故犯麼。王氏道。那麼你竟一輩子不再娶麼。英仲道。這是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那能說到這層呢。王氏看他如此決絕。也就不做聲了。廿四日是頭七。廿三廿四廿五。家裏禮懺三天。英仲料理各事。很是忙碌。因爲南方的習慣。須斷七過年。從頭七之後。便把一天當做一七。算到歲終。恰好斷七。廿六日休息一天。英仲下鄉看地。揀定梅花塢旁邊陳姓的地。廿八日是五七。又經陰陽生揀定。這天夜裏接煞。故自廿七日起。重復理懺。廿八日夜半。英仲特備祭筵。向筠秋靈前奠祭一番。並做一

篇祭文措辭狠是哀痛。說道。

維光緒三十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己亥不杖期夫吳瑛謹以時羞之奠祭於亡室江女士筠秋之靈曰嗚呼筠秋人之生也若浮漚之迅速兮誰無死而不悲傷以子之德以子之年夫豈當死不當死而死人情莫不悼惜而况所夕相共如吾與子者乎嗚呼筠秋既有生誰不死譬諸騁六驥過決隙者艾頓其轡天札加之鞭彭祖八百顏回三十何遲何速等是一死吾以達觀處之似可毋悲雖然不悲者天終其祿耳若子則誤於庸醫厄於小產本不至死而竟難免斯誠天下之至冤吾又安能毋悲耶自子之喪轉瞬一句吾痛而憤憤而狂日忘餐夜廢寢憔悴潘郎子當不復能識憂能傷人其信然耶吾非不欲從子於九原第念堂上年高吾又子立無雁行侍奉需人嗣續尤重吾乃不得不委曲求生嗚呼筠秋委曲求生不如死吾之肝腸寸寸斷矣汝知之耶其不知耶吾聞之人死爲鬼鬼之爲鬼果有知耶世俗每執無鬼之說吾則深願其言不驗日守子之寢室以求與子一晤而冥冥終無所覩鬼果無知耶抑子之不靈耶吾雖欲不信無鬼之說其可得乎使吾一朝或化異

物。泉。壤。茫。茫。烏。從。覓。子。不。將。與。子。同。歸。於。無。知。與。不。靈。耶。嗚。呼。筠。秋。今。夕。何。夕。非。子。之。回。煞。期。耶。子。而。有。靈。當。此。鬼。泣。天。陰。之。夜。必。能。化。鶴。歸。來。一。審。家。中。近。况。寢。室。無。恙。書。齋。無。恙。粉。奩。脂。盒。俱。無。恙。子。所。愛。者。吾。胥。珍。而。藏。之。吾。不。知。子。觀。之。作。若。何。之。感。想。吾。不。能。必。子。之。有。靈。吾。惟。望。子。之。或。有。靈。耳。嗚。呼。筠。秋。吾。已。於。梅。花。塢。畔。買。得。吉。壤。種。樹。築。壙。經。之。營。之。將。以。來。年。春。日。葬。子。以。子。弱。質。獨。處。荒。原。吾。滋。爲。汝。懼。吾。不。知。汝。亦。知。懼。否。耶。葬。子。而。後。吾。不。復。有。事。於。子。矣。然。事。可。了。而。情。不。了。吾。之。思。子。雖。地。老。天。荒。而。不。已。也。嗚。呼。筠。秋。尙。饗。

當下英仲哭祭一番。俗例煞神來饗。應該迴避。英仲本不甚信。欲觀究竟。王氏不許。英仲便往書齋裏去了。這時候正是月盡半夜裏的天氣。冷得格外利害。一種陰沉悽慘的景象。幾疑非復人世。英仲獨坐齋中。想念從前和筠秋的爱情。久之。儼然欲寐。忽聽得窗外有脚步聲。很像筠秋步履。把英仲的睡魔突然驅除。抬頭一看。門帘啓處。彷彿筠秋一閃而過。英仲不覺連作寒噤。毛髮悚然。壯着膽子。趕到齋外。便是筠秋。的靈幃。看了一回。並沒什麼見幃上掛着的像。流盼送睽。盈盈欲下。想道。妹妹真個顯靈。

麼。還。是。我。做。夢。呢。好。不。奇。怪。我。方。才。看。見。的。模。樣。不。就。是。平。日。着。的。衣。服。麼。奇。怪。奇。怪。
再。走。近。一。看。更。加。愕。然。變。色。你。道。爲。何。原。來。英。仲。向。在。靈。台。上。供。列。粧。具。有。鵝。蛋。式。的。
厚。邊。鏡。子。一。面。這。時。濕。痕。微。暈。像。鵝。蛋。般。大。彷彿。噓。上。的。汽。水。英。仲。冥。想。移。時。究。竟。莫。
明。其。妙。泉。下。人。化。鶴。歸。來。見。我。的。悽。慘。情。形。也。落。淚。麼。剛。才。祭。文。上。說。他。無。靈。難。道。他。
有。意。顯。靈。給。我。看。麼。想。到。這。裏。忽。然。秋。環。來。了。說。道。太。太。恐。防。少。爺。靜。坐。睡。着。叫。我。來。
請。少。爺。到。太。太。那。邊。去。房。裏。的。事。情。已。經。完。結。羽。士。也。去。了。英。仲。不。語。跟。着。秋。環。便。走。
到。王。氏。房。裏。講。起。剛。才。的。事。情。王。氏。道。這。是。你。想。得。太。切。所。以。有。這。種。幻。象。或。者。媳。婦。
有。靈。真。個。歸。來。亦。未。可。知。英。仲。道。時。候。已。不。早。母。親。可。睡。了。王。氏。道。連。日。辦。理。喪。事。又。
趕。着。年。事。我。真。心。力。俱。疲。你。自。己。趕。快。保。重。些。你。若。有。痛。癢。更。難。爲。我。了。英。仲。連。聲。答。
應。着。是。便。退。自。己。房。裏。去。睡。了。一。瞬。三。天。便。是。新。歲。英。仲。對。此。笙。歌。子。夜。聲。裏。更。看。得。
世。上。像。愁。城。恨。海。一。般。王。氏。又。屢。次。把。續。娶。的。話。去。和。他。說。總。是。言。者。有。心。聽。者。無。意。
後。來。英。仲。仔。細。一。想。覺。得。過。拂。親。心。也。非。人。子。之。道。便。對。王。氏。道。母。親。定。欲。如。此。兒。也。
不。敢。不。從。秋。環。人。狠。伶。俐。又。是。媳。婦。所。愛。的。兒。當。推。愛。屋。及。烏。之。義。收。他。做。側。室。倘。能。

生男育女替我吳氏傳宗接代和續絃有異麼王氏道秋環年紀狠小你何苦等他這許多時候呢英仲道現在哀痛方深倫要我急就斷然做不到的王氏也就不言從此對於秋環便另眼相看了有話便長無話就短這是做小說人的慣技英仲的悼亡情景暫且擱筆不題且說英仲買定梅花塢畔陳姓的地後就請陰陽生擇日安葬看定正月二十一日到元宵以後家裏又不免着起忙來這番是筠秋最後的大事所有一切喪儀自然格外隆重外面送下的幛聯倒也不少墓上的碑文是英仲自己撰稿其文如下

嗚呼人之壽夭其有命耶運之否泰其有數耶玉貞而實蘭秀而摧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洵可哀也然而長逝者軀殼不朽者精魂所憑依與天同壽又烏分於壽夭否泰耶余妻儀徵江孺人名蘊玉字筠秋生有夙慧詩書靡不精工中年而後怙恃先後棄養遭家不造屢經困躓以光緒甲辰九月歸余事親相夫克盡婦道吾母愛之尤摯嘗謂余曰吾未生女輒引爲憾今得兒婦無遺恨矣孺人之賢不言而喻余頻年旅學他鄉常疎定省方謂娶婦能得親心可以代供子職詎料孺人長於才而

短於壽。厚於德。而薄於命。耶。病革之日。余獲急報。自瀝。遄歸。孺人雖或昏迷。猶時以。後事囑余。而於吳氏。嗣續尤叮嚀。周至不辭。舌疲。嗚呼。於此更足見孺人之賢矣。孺人得年二十。歿於光緒甲辰十二月十八日。踰年正月。葬於金陵之梅花塢。畔。余既營其墓穴。復爲之銘。銘曰。魂歸來兮。識新碑。新碑如玉。我孔悲。天長地久兮。終與子同穴。同穴可期兮。分不多時。

上面寫的是亡室江孺人壙志銘八個字。下款一行是吳瑛謹譔字機。到二十一日。那天。下葬時候。英仲號啕痛哭。幾乎要投入墓穴。衆人極力勸慰。方才拭淚。止哭。回到家裏。正是

淨土傍精魂。我來泣數行。斯人不可作。此恨終難忘。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裴邨曰。翠輦一層。自是補筆。投其所好。仍不動心。英仲洵屬難得。從淺處看來。是英仲母子之談話。從深處看來。純係形容英仲夫婦之愛情。投以所好。而不動心。非愛。

情。真。擊。者。能。如。是。乎。

英。仲。祭。文。哀。感。淋。漓。誠。不。愧。至。情。之。文。卽。所。誤。曠。志。銘。亦。復。簡。潔。老。當。落。落。大。方。環。珮。歸。來。一。屑。寫。得。隱。隱。約。約。似。真。是。假。似。假。是。真。令。人。目。眩。神。迷。捉。摸。不。定。真。是。絕。構。讀。者。若。誤。會。爲。迷。信。之。談。則。謬。以。千。里。矣。

第二十回 淚和墨揮成長恨歌 色卽空悟澈春婆夢

在下本是個逍遙自在放蕩不羈的人。有一年約上兩回朋友。趁着火車到南京去逛山水。住在三牌樓寧垣旅館裏面。有一天侍者拿進一張報來。是南京人辦的地方報。叫做金陵日報。在下閑着無事。一行一行的仔細看去。看過專電。再看新聞。看過新聞。再看小說等遊戲筆墨。忽見那詩詞一欄裏面。有一大篇的悼亡詩。哀感頑豔。寫得狠是沉痛。便朗吟道。

無。端。邂逅。潤。江。濱。一。見。傾。心。有。夙。因。今。日。思。量。猶。昨。事。可。憐。少。却。並。肩。人。（余初遇

筠秋於京口鬢蟬鬢鳳猶在眼前一轉瞬間美人已黃土矣）

我。來。邗。上。訪。婢。娟。說。夢。話。情。別。有。天。舊。日。繁。華。今。未。改。如。何。紫。玉。已。成。烟。（甲辰夏

日余過揚州訪筠秋止於其家

聞說卿家遭禍殃。倉皇又復到維揚。劉郎重上天臺路。空牘桃花照夕陽。
(余於滬校得筠秋落難消息趨往揚州則筠秋已先赴滬)

花開花落總關情。聞說無花暗自驚。春水一池吹皺盡。可知此事却干卿。
(園梅年年盛開惟祖父去世之年發花極少去年更形憔悴)

梅花有意傳消息。底事阿儂冷眼看。倘使征車留得住。猶能多結兩旬歡。
風邪誤服保胎湯。不是庸醫不遽殤。縱有華陀時已晚。回春何處覓靈方。
(筠秋初病時醫者信爲害酸投以保胎藥遂致風邪內閉重延名醫已不及救)

自從被謫下紅塵。小住人間一季春。今日精魂化碧去。廣寒高處識前身。
(筠秋得年二十臨終前數日有廣寒高處結精魂之句)

倚欄絮語約歸期。記取梅花競放時。我已歸來汝怎往。空帷顧影不勝悲。
(婚假既滿余赴滬校臨別以踏雪尋梅爲約)

一封攝影色猶新。(用筠秋句)何處重尋舊笑顰。留得斷腸雙絕句。燈前環誦淚沾

巾。(去年暑假余返寧垣筠秋以攝影見寄繫以兩絕)

冰絃頓絕。伯牙琴。紅粉知音莫可尋。天上人間何處是。夢魂難覓倍傷心。

黃泉碧落兩茫茫。賦鵬招魂枉斷腸。一自乘風歸盡後。等閒已度十星霜。(甲辰除

月二十八日回煞期作去筠秋之死已旬日矣)

七七縮完剛歲盡。孤燈隻影度殘宵。明朝爭說新年樂。我獨悲吟歎寂寥。(筠秋故

於十二月十八日以二十四日爲頭七因俗例須斷七過年故自頭七之後卽以一

日爲一七縮至除夕恰是斷七)

買得青山葬玉人。夕陽殘月伴荒榛。梅花塢畔松楸裏。三尺孤墳簇簇新。(余以百

金得地於梅花塢畔以葬筠秋)

我乏西堂筆底才。詩成枉自說悲哀。淚珠易盡愁難盡。對此茫茫百念灰。(近世悼

亡之作以西堂哀絃集爲最佳)

吟完喟然歎息道。情生文耶。文生情耶。這署名的吳英仲。究竟是誰呢。他雖不是孫子荆

我却可做他的王武子哩。(昔王武子讀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未知情生於文。文生於

情覽之懷然令人增伉儷之重。話猶未了，忽然旁邊走來一位老者，高聲說道：「先生看什麼事情要這樣的長吁短歎？在下舉眼一看，原來便是居停主人，即忙說道：『你看這樣的斷腸詞，就是木石心腸，也不能無所感動，怎生教我，我不歎息呢？』居停隨手取去，一看說道：『這位做詩的人，我還認識他哩。』他詩裏明明寫着『年代不是五年前的事麼？』不知那位先生多事，去把他的舊稿登在這張報上，在下道：『他說得非常悲悼，你知道他們的底細麼？』這到是絕好的故事，可給在下做著書資料哩。居停道：『老夫那有這樣好記性，你果然要探聽明白，我當以曹邱生自任，改日和你去訪英仲罷。』在下聽得這話，狠是歡喜，請居停立刻就去。居停道：『這人是謝絕交遊，不輕見客，的你要見他，須先寄他一信，把你的目的告訴了他，他若贊成，不特就能見你，還非常歡迎哩。』在下無可如何，當下便恭恭敬敬寫一封信給郵差送去。隔天接到英仲的復信，居然約我前去，並說我輩千里神交，不用俗人介紹，這是顯然不要居停同去，在下不好意思謝絕。居停便把復信捺住，連這相約的期也不去告訴他，獨自一人尋到吳府，先把名刺投入，不上一會，即有人出來招呼，一位少年公子降階相迎，神采雖則憔悴，氣宇還是做。

岸在下知道就是吳英。仲方要行禮。英伸道：我們本是文字神交，彼此免行俗禮。罷在下也不客氣。一直同到花廳裏面坐定，便把來意直說。請英伸略告一二。英伸道：鄙人久聞大名，何幸屈駕。惠顧亡室的往事，鄙人久欲傳之一則，無才二則，無名所以延宕至今。先生偷能爲泉下人吐氣，魂兮有知，一輩子不忘大恩的，在下道闡發幽光，當仁不讓。先生毋須客氣。英伸道：這裏頭的事情，非一朝一夕可述完。我們初次相逢，以後見面時候，正多。我次第奉告罷。在下允了。英伸便把他夫婦的歷史，詳詳細細述給我聽。一連三日，在下足跡常在吳府。英伸也屢次到寓裏看我。兩人狠是投機。後來在下問起筠秋殯葬以後情形。英伸道：入土是最後的事，以後便無可述了。在下道：先生果續娶麼？英伸道：爲堂上計，不敢使我無嗣。昨年收秋環做妾的，在下笑道：以嗣續爲重，這才是正理哩。就是推屋烏之義，你也當然如此。如夫人不是尊夫人的化身麼？把芳名拆開解說，不是說筠秋之環麼？英伸道：秋環兩字原是亡室取的，在下道：尙有此道，可以慰情，你也不必悲傷了。英伸道：慰情麼？我於情之一字，四五年間已參得狠透。佛家說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這八個字，可當做慈航寶筏，普渡情海，冤魂入土，太上莫

如忘情。情之爲情。直如蛇蝎。一般逢場作戲。偶一爲之。尙無大礙。若是拖泥帶水。纏個不休。總沒有好結果的。我後來的置妾。純是嗣續問題。我的心早已像死灰槁木一般。非但對於秋環毫無愛情。可說就是對於筠秋也作大解脫。觀靈台方寸。空無一物。所以我並無所謂悲傷也。無所謂不悲傷。只待堂上百年之後。我一身的大事。便完結了。在下道。先生真是達人。但又何苦做這幾首詩呢。英仲道。這還是五年前做的那時候。我還未跳出情網哩。先生倫把我現在的說話。普告衆生。我知喚醒痴迷不少。在下應着。又問起英仲生子沒有。英仲道。如天之福。新舉一雄。所以我除却父母身後之事。心頭無復他念。在下道。我這番回去之後。准把賢夫婦的事。編成小說。只是將小說傳賢夫婦。不嫌褻瀆麼。英仲道。那裏話來。先生儘可自便。在下也就不贅說。盤桓幾日。離開南京。英仲送我到車上。我們兩人就此分手。我就做了這部曇花影小說。寫到這裏。枝枝節節都已收束。也就擱筆了。列位不嫌鄙俗。在下還有胡謔的一首山歌。聽我道來。

青燈一卷已功成。發噴震聾午夜聲。

墮地作麼來智慧。誤人畢竟是恩情。

蘭因絮果休提起。地老天荒總不平。

孽海衆生多似鯽。大家快些莫紛爭。

裴邨曰。余屢謂作者著書宗旨。以孝爲先。今於末回。猶不惜叮嚀再三。英仲以情劫餘生。重違親命。仍置筵室。可見人倫爲重。私情爲輕。於此見作者之微意矣。

本回忽掉換寫法。突從作者方面入手。具見源源本本。不蹈空地。且如此寫法。可以縮短四五年來的事情。否則若仍挨次敘述。豈不累墜。

悼亡詩哀痛非常。足與漁洋二十六首曲園百篇頡頏。

寫英仲娶秋環爲妾一語。輕輕帶過。不大書特書者。正所以見英仲之情有不得已也。

英仲一番解脫語。真是迷津寶筏。願一切衆生懺悔懺悔。功德無量。方不辜負作者一番苦心。

曇花影終

中華民國七年五月再版

專 版
有 權

總發行所

花影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著 者 李 定 夷

校 訂 者 包 醒 獨

發 行 者 國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國 華 書 局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